悲怆的灵魂

BEICHUANG
DELINGHUN

〔苏〕索尔仁尼琴著
林佛园 译



ISBN7-5317-0116-2
I·117　定价：1.80元

悲怆的灵魂

〔苏〕索尔任尼琴 著
林佛园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译自英文版《企鹅丛书》

责任编辑：牛　耕

封面设计：姜　录

悲　怆　的　灵　魂

Beichuang De LingHun

〔苏〕索尔仁尼琴　著

林佛园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12/16·　　字数116,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984

ISBN 7-5317-0116-2/I·117　　定价：1.80元

出版说明

一部《悲怆的灵魂》，使数学教师索尔任尼琴，成了轰动世界的人物。主要地因于这部书，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到了索尔任尼琴手里。

《悲怆的灵魂》叙述的是苏联劳改营的生活，着力表现不幸的人们的被扭曲的精神状态。国外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书是作者几部著名作品中，最易读懂，最富于俄罗斯文学风格，最有魅力的一部。更有甚者，认为《悲怆的灵魂》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功力。

评论家的结论不一定准确，但作品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实感，确能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

那天清晨五点钟，起床的信号又照例地响了。信号由干部办公室附近传了过来，那是用锤子敲击一截挂着的铁轨而发出的音响。断续的响声，好不容易渗入了那结有两指厚冰霜的玻璃窗，可是，它几乎是一传进来便消逝了。外面照旧是冷冷的。营区卫兵依然在意兴懒散中，将起床令不断地敲了许久。

那铿然的响声，终于停了下来。但，当伊凡·丹尼索维奇·苏可夫起身去厕所的时候，外界的一切，看起来却仍然似在午夜时分。除了那三盏灯——两盏在外界，一盏在集中营内——朦胧的黄光投射在窗户上之外，则是一片漆黑。

没有人去开营门；也没有人用扁担将便桶抬出去的动静。

苏可夫从来没有睡逾起床钟过，他总是在起床钟一响的时候，便腾身起床。因为，往后的九十分钟，直到集合上工为止，是属于他自己的，并不受当局的管束。况且，任何一个资格老的囚犯，经常可以趁此赚点外快。比如说，用旧袖子布为某人缝制一双手套；或是替队里某一个有钱的懒虫，把干毡靴摆在他的床上，使他不必赤脚绕着靴堆找自己的那双；或者到仓库一带，提供收这取那的服务；要不然，就是

去食堂收集桌上的碗盘，把它堆摞好，交给洗碗碟的人。这样确也能在那儿弄到一点东西裹腹。尽管竞争的人多，多得不得了！但，最糟的也不过是：倘使你发现碗里还有余下的残羹，你便情不自禁的把它舐光罢了。然而苏可夫却从不曾忘记第一任小队长库兹奥缅——他是个顽强的囚犯，到一九四三年，他便已在奴工营待了十二年——的话。那时，他们正坐在一簇火堆旁，那是在森林中砍辟出来的一块荒地，他当面对着新来的人说："大家注意！我们要遵守这里的森林法规，即便在这种地方，人好歹还得设法活下去。不守法的人，就是该舐别人残渣的人；也是指望医生来救你脱险的人，而且是出卖伙伴的人。"

对告密者来说，他的话可就错了。因为，那些人都确信，他们能安然地熬过集中营的日子。不过，他们只都是些以别人的痛苦来保护自己安全的人。

苏可夫经常是在起床钟一响的时候就起身。但，这一天却不然。他在前一天晚上便觉得不对劲儿。发烧，周身都感到疼痛。他整整一夜都没有暖和过来。在睡觉的时候，有一度他曾感觉，自己的病在逐渐加深，后来，却又觉得渐趋好转了。他曾巴望着，早晨永远不要来临该是多好呀！

然而，早晨毕竟是一如往常般的降临了！

总之，在象这样一个地方，哪里还有让你取暖的场所？所有的窗户都结满了冰，沿着整个墙壁与天花板相接的大营房，到处满布着蜘蛛网式的严霜！

他没有起床，躺在顶层的床铺上，把头埋在一条毯子和一件外套里，将棉夹克的其中一个袖口扎住，把双脚塞了进

去。

他看不见，可是，耳朵却告诉了他正在营房里进行的一切，尤其是他那个小队所在的角落。他也清楚地听见那沉重的脚步音，那是勤务人员正将一大桶粪便由走道朝外搬运。这亦被认为是一项轻的差事了，一般都是由身体赢弱的人担任。然而，在处理粪便的时候，却须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有丝毫溢出。他又听到七十五小队的一些人，正在专供烘干靴子的小屋里，将一捆捆靴子猛然地朝地上掷。而今则是他自己队里的人在做这工作（也轮到他们那小队做弄干靴子的事）。虽然，他们的小队长杜林和他的副手巴夫洛，是在默然中穿好了靴子，可是，他却听见从他们床上传来的叽嘎声。此刻，巴夫洛是要去面包库，杜林则是到干部办公室去向生产计划处报到。

嗳，当然不只是去就日常任务向当局做例行报告啰！苏可夫这才记起，他这天早晨的命运是挂在天平上，因为，他们想要把一〇四小队从现在的建筑工地调到另一个新址去，那儿是"社会主义者生活方式"的村落。它坐落在覆盖着深雪的旷野中。当然，在别的项目没有动工之前，他们必须先行掘地竖桩，然后在桩上附加带倒钩的铁丝网，把他们自己团团围在里面，为的是让他们不能逃走。唯有这些事完成之后，他们才能着手建筑工作。

那儿整月都不会是个温暖的地方，甚至连狗窝都不如。要生火取暖，自然是更甭谈了，因为，根本找不到起火的东西。让你的工作来使你发暖，那便是你唯一的自救之道。

无须奇怪，碰到这种场面，小队长自然会面现难色了。

因为，他有义务把这档子差事推给别个小队，或者某些没见过世面的笨蛋，而不让一〇四小队到那儿去。当然靠赤手空拳是办不通事的。纵然没有两磅，他也该送一磅腌猪肉给营区里的高级官员，唯有这样，才有不被调走的希望。

试试总是无妨的，如果有办法，何不到医务所走一趟，这样也好趁便告假几天。想到此，他终于觉得，每一只手脚都犹如脱了臼似的。

此刻，苏可夫又想着另一件事，他不晓得那天早上是哪个卫兵当值。他想起来了，多半该是依梵的班。依梵是个高瘦而长着一双黑眼睛的军曹。乍看之下，活象个坏蛋。但，当你认识他之后，便会发现，在所有值勤的卫兵中，他是最和蔼的一位了，他不会关你的禁闭，他也不会在当局的面前出卖你。于是，苏可夫打定了主意，他还可以在床上再躺一会儿，至少在九号营房的人还在食堂吃饭的这段时间，他是可以睡着的。整个四层床的床架子，开始震动摇晃起来了，有两个铺上的人正在同时起身：是与苏可夫同睡顶铺的邻居，一个是浸信会教徒亚拉沙，另一个是布依诺夫斯基，他是下狱的前海军舰长。

勤务人员把两桶粪便抬走之后，却在为谁该去取热水而争论了起来。他们喋喋不休地争执着，就象是老太婆似的。

"嘿！你们叽哩呱啦象两只母鸡似的没个完！"二十小队的电工怒吼着，"去做你们的事吧！"说着，他又把一只靴子猛力向他们砸去。

靴子砰的一声击中了一根柱子，争吵这才止住。

在另一个小队里，他们的队副则在悄声地抱怨着："费奥

多鲁维琪！供应站的人们又在骗我们了。那帮下流的小子！他们该给我们四个二十五盎斯重的面包，而我只拿到三个；又轮到谁要少吃点了！"

虽然他压住自己的嗓子说话，但，队里每一个人当然还是听见了。而且，都在心怀恐惧地等着要知道，那天晚上哪些人要少吃一片面包。

苏可夫还躺在装着锯屑的床垫上，由于用的时间太长，整张垫子已似木板一般的硬了。要是真能煞有其事地病一场，该有多好啊！——让他真发一场高烧，要不然，就让他那疼痛的关节舒畅起来。

这边亚拉沙则正在喃喃地念着祷告词。布依诺夫斯基已打厕所回来了，他没有特别对哪一个说，倒是怀着一种不存好心的乐劲儿，向大家宣布道："这下可好了！潇洒的小子们！外面冷得有你们的牙齿打抖的了！现在是零下二十度，一点不假！"

苏可夫决定要向上级报告他生病的事。

就在此刻，毯子和夹克已被使劲地掀掉。他用力把盖在脸上的外套丢开，然后坐了起来。这时，那个身材干瘦，个儿有顶铺那般高的鞑靼人，视线朝上地正在瞪着他。

因此，轮到值勤的人，也已然偷偷地开始行动。

那个鞑靼人，从缝在他那黑夹克背后的白布条上念着："S八五四。"紧接着又说："罚劳役三天。"

此刻，大家都听见了他那特别得就象被扼住了脖子似的吼声。整个幽暗的营房，所有的床铺都已成了臭虫的天下，二百个人便睡在这里面。由于那鞑靼人的出现，使每一个还

未起床的人，不得不似生龙活虎般地赶紧穿衣下来。

"为什么，人民长官？"苏可夫以比他的话声还要急恨的心情问道。

只是罚做工的话，还不致会怎么糟。当你被留下来不准工作的时候，那才是真的要坐牢呢！

"不按规定号令起床。跟我到营区司令办公室去。"那鞑靼人懒洋洋地说道。

他那满布皱纹而未生胡须的脸，显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他转过身子，向四处搜寻另外的倒霉鬼。可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已不象鞑靼人刚进来时那个样子了。有的在昏暗的角落里，有的在灯光下，有的在上铺。都在硬把脚丫子往黑棉裤里塞，或是已经穿好衣服，然后便用外套裹着身子，匆忙地往门外走出去，直到那鞑靼人离开为止。

如果苏可夫的受罚是罪有应得，他自然是不会感到愤慨，莫非因为他经常是头一个起床而害了他？

他知道，向那鞑靼人恳求是徒劳的。再说，就算是抗议，也不过是形式而已。因此，他只好扯起裤子（裤子上缝着肮破的布头，正好在左膝上，上边还有着一个褪了色的黑编号），匆匆穿上夹克（同样的番号出现在夹克上两处——胸前及背后），从地上的靴堆里把靴子捞了出来，戴上帽子（钉在帽前的一块布上写着他的编号），便随那鞑靼人走出了寝室。

整个一〇四小队都目击着他走出去，可是，却没人发一言——有什么用呢？再说，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小队长或能试着帮点忙，但，当时他却不在场。苏可夫也没对任何人说什么，他毕竟是不愿激怒那个鞑靼人。总之，他可以指望

队中的人，替他把早餐留下来就是了。

两个人离开了营房。天气真冷，苏可夫简直要透不过气来。

两盏强烈的探照灯，自远处的瞭望塔上直射过来，扫索着营区。边境上以及营内的灯也都亮着，灯光简直多得令星星也要为之相形失色。

带着靴底的雪碎声，囚犯们都在匆忙地各做各的事。有的去包裹领取室，有的则取出麦片到"小厨房"煮早点吃。所有的人都垂头丧气地埋首在扣着的外套里。大伙儿都冷得直透骨髓。其实，并不是真有那么冷，只是，想到又要整日在天寒地冻中工作，便不期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冷上加冷的感觉。然而，那魁粗人却穿着一身旧了的军用外套，垂着两只油腻的蓝袖子，迈着稳健的步子，精神十足，犹如冷对他丝毫不起作用似的。

他们走过了禁闭室，它的四周围着高耸的木栅，也是这营区中唯一的砖砌建筑物；又经过一道铁丝网，那是为防止囚犯侵扰面包库而设的；随后走过干部办公室的转角处，一条霜棒正挂在那里的一股粗大的铁丝上；最后又经过一根柱子，上面悬挂着一个温度计（温度计放在一个有遮蔽物的地方，以免上面所示的温度降得太低）。苏可夫怀着希望的心情，斜着一只眼，注意地偷看了一眼那根乳白色的管子——如果上面所显示的是零下四十一度，他们便不会被派到外面去工作。然而，今天却没有一处接近零下四十一度。

他们走进了干部办公室，那魁粗人领着他直往卫兵室走去。此时，苏可夫已体会出，正如他在来这儿的途中所猜想

的一样，这一定不是要送他去坐禁闭——只不过是卫兵室的地板需要人洗刷而已。那个鞑靼人首先告诉他，会让他走的，然后便命令他开始刷洗地板。

洗刷卫兵室地板的工作，向来是由特殊囚犯担任的。而且，在此工作便不用被派往营外工作——算是营区本部的勤务。他老早就对干部办公室不感拘束了，这给他造成了接近营区司令和安全官的办公室的机会。司令官是主管纪律的，他们称安全官为"告诫神父"①。在替他们工作的时候，有时他还能听见甚至连卫兵也听不到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变得有点自大了。而且，还有点瞧不起那些吩咐他洗刷地板的卫兵。派他洗刷过一两次之后，卫兵们也发觉有点不对劲儿。因此，便开始欺负其他来洗刷地板的囚犯。

卫兵室里的火炉，散发着猛烈的热度。两个身穿肮脏军服的卫兵正在下棋，另一个则只管躺在一条窄凳子上打鼾。他或许是嫌麻烦，连羊皮衣和靴子都没脱。室中的一角，放着一只里面装了块破布的空桶。

苏可夫不禁喜上心头，他一面对说放他走的鞑靼人道谢，一面又说："往后我绝不再逾时起床了。"

这儿的规矩只有单纯的一项：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走。而今，既然派了差事给他，苏可夫原有的疼痛和痛苦，似乎全都烟消雾散了！于是，他光着手提起水桶——因匆忙而忘了带枕头下的手套——就去打水。

---

① 原文系Father Confessor，天主教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凡是自觉内心有愧疚的教徒或常人，便可到教堂中一个特设的小室中，向告诫神父悔罪，倾诉出心中的忏悔，以求得心里的平安。此处故意用此词以讽刺之

有几位走在往生产计划处途中的小队长，这时正聚在悬挂温度计的柱子旁。其中一个年轻的——他是苏维埃联邦的一位英雄人物，正爬在上面擦拭温度计。

其他人则在下面嚷着忠告他：

"小心点儿，不要在上面哈气呀！不然，温度会上升的哟！"

"温度会上升？别他妈的瞎说了，我哈的气不碍事的。"

一〇四小队——苏可夫所属的小队——的杜林没混在他们中间，因此，苏可夫放下了水桶，把手插在袖管里，有趣地望着他们。

爬在柱子上的人，带着沙哑的嗓子喊道："十七度半，该死的！也不升高一点儿。"

说着他又仔细地朝温度计看了一眼，才懒洋洋地滑下来。

"哦！那不是胡闹吗？经常是骗人的，"有人说道，"你们想，他们曾挂过表示真实度数的温度计吗？"

等那些小队长散了之后，苏可夫这才跑去提水。寒霜刺痛了他耳罩下的耳朵，因为，他把耳罩放得太低了，还没有系牢。

井口结了一层厚冰，因此，他只好将水桶用力往井里砸，然而，系桶的绳子却僵硬得似棒子一般，很不顺手。

他用冻僵了的手，把一路滴漏着的水桶提回了卫兵室，然后把手浸入水中，这一来才觉得暖和些。

那鞑靼人已不在那儿，卫兵们——此刻已有四个——聚

成了一团，也不再下棋和打瞌睡了。他们在议论着，一月份能获得多少小米（在边区，食物供应缺乏，尽管限额配给早已取消，可是，他们还是得从老百姓那儿将余下的东西打折买回来吃）。

"把门关上，你这饭桶，风会从门缝里吹进来的！"一个卫兵喝道。

苏可夫却在胡乱想着，若是一大早就把靴子弄湿，定然不是滋味。因为，纵然他能急速地跑回营房，也找不出另一双换脚的靴子。在八年监禁的日子里，他已熟知了各种配给鞋袜的制度；他曾好几次根本没有靴子过冬，碰到这种倒霉事儿，他就得穿用绳子编制的鞋子，或是以一种由车胎废料制成的橡皮套鞋来做代用品——他们称这种橡皮套鞋为"却特色司"，穿起来就象是"却莱宾斯克"牌的曳引机，笨死了！目前，鞋子的供应情况似乎好些；十月间，苏可夫弄到一双普通而耐穿的皮靴，大得足以容下一双穿上两层厚袜子的脚，但，他还得感谢巴夫洛呢！因为，是他带苏可夫到仓库里去弄来的。有一星期之久，他都穿着那双新接受来的皮靴，踏着新钉的靴跟晃来晃去，犹如被赏赐了一件生日礼物似的。十二月，又运来一批新靴子，啊！人生不是蛮美妙的吗？

可是，在账务室却有一个恶魔对司令窃窃私语，说靴子①只应发给那些缴回旧靴子的人，一个囚犯同时拥有两双靴子是违反规定的。因此，苏可夫必须在两者之间加以选择。

① 本书中是以boot和valenki来指长及膝盖的靴子，这是专供冬天穿的。除此处系指皮质的靴子之外，其他各处凡是提到靴子的地方，均非皮靴，而是一种毡质的靴子，专供囚犯穿用。

要么决心整个冬天都穿皮靴，不然就缴回皮靴，即使在融雪的季节也穿毡靴。然而，他曾对这双新到手的靴子狠下过一番保养的工夫（他费了挺大劲儿，用油脂将皮革弄软），缴上去真舍不得！唉！在集中营整整八年来，他从不曾有过象对这双靴子那种难舍的感受。缴回的靴子都被丢弃在一堆，等到大地春回的时候，自然没有希望再找到自己的那双了。

现在，苏可夫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他灵巧地将毡靴脱下，放在一个角落，并把袜子塞在里面（他的汤匙叮当一声摔在地上——虽然他在匆忙中准备前去坐禁闭，仍旧没忘了带着它），然后便赤着脚泼水，水正好泼在卫兵的靴子上。

"嘿！你这懒鬼，忙个什么劲儿？"其中一个卫兵，一面把脚架在椅子上，一面嚷道。

"米？"另一个卫兵接着说，"是一种不同的米，你不能将小米和米相提并论的。"

"你打算要用多少水，白痴？世上有谁是这个洗法的？"

"难道你没见过你老婆洗刷地板吗？笨猪！"

苏可夫站起身子，手里还拿着滴着水的抹布，张着缺了牙齿的嘴，无声地笑着。对了，那是一九四三年在陶利普—以色马，被人家故意撞了一下的结果。那一撞可真惨呀——空着胃，什么也不能吃，便解出来的只是血似的液体。而今，那旧创所留给他的，却只是使他再也难以口齿清晰地说话了。

"我四十一岁那年就跟我老婆分了手，人民长官！我已忘了她是怎么个模样了！"

"就着才那样洗法……他们连跟老婆睡觉的事都算计，而且又不想学。他们不配让我们给他们面包吃，该用鸡蛋剥壳喂他们。"

"不过，每天洗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谁受得了那湿气，八五四号，只要轻轻地把它抹湿就行了。"

"不，你不能将小米和米相提并论。"苏可夫又听见有人在说。

伙计。苏可夫对任何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

工作就像是具有两端的棒子一样。在为对你有所认识的人工作时，你不妨向他们显显本事，在替一个傻瓜做事时，你只好糊弄他了事。

否则，大家老早就都熬掉了，他们都懂得这层道理的。

苏可夫用湿抹布擦拭地板，以使地板上不再有留下的垃圾屑。随后，他又把未加拧干的抹布扔到火炉旁，在近门处穿上靴子，把余下的水泼在专供营区专员行走的小道上，便抄近路经过澡堂和那温暖寒冷的俱乐部，朝食堂拼命地跑去。他必须找个适当的机会到医务所去。因为，他全身都感到疼痛。由食堂外有卫兵躲藏着——营区司令曾发布一道严厉的命令，凡是单独行动的囚犯，一律加以逮捕坐监。

今天早上——真侥幸——食堂外并不拥挤，也没人排队，因此，苏可夫毫不费劲地走进了食堂。

空气密得象是在土耳其浴室里似的，一股冰冷的寒风打门口吹进了食堂，正好与大锅菜腾腾上升的热气汇成了一团。各小队不是在用膳，便是拥塞在桌间的甬道上，等待空档腾

射。拥挤不堪的人群里，传出了相互对嚷的喧嚣声。每一小队都有两三个人，用木质的托盘端着好些碗大锅菜和燕麦粥，设法在桌上找空位给同伴们用膳。大家凝视着那个该死而顽固的呆瓜，他对别人叫他让路的话，跟聋子似的听不见。哗啦一声，把一只托盘撞翻了，因此，你准会气得用空着的那只手打他的颈项！对了，别阻塞在甬道上想偷东西。

那边桌子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在汤匙还没放进碗里之前，首先用手在胸前比划一个十字。这举动显示出，他是个乌克兰人，也是这儿的新客。

至于这里的俄国人，他们早忘了该用哪只手在胸前划十字了。

他们都坐在寒气逼人的食堂里，多数人戴着帽子用膳，细嚼慢咽，同时从那煮过了的包心菜叶下，把那既脏又小的鱼骨头拣出来吐在桌上。当鱼骨头在桌上堆成一堆的时候，便该轮到另一小队就坐用膳了。到时，自然有人会把那堆鱼骨头扫到地上去，然后，人们又会在无意中将之踩成一块块软绵绵的小饼。不过，若是把鱼骨头直接吐在地上的话，便会被认为是一种极不礼貌的举动。

打从食堂中段以下，设置了两排支架，一〇四小队的菲杜可夫便坐在其中一只支架的旁边。他替苏可夫保留着早餐。菲杜可夫在队中的地位最低，还不如苏可夫。队中每个人，从外表看起来并无二致——一律穿着写有黑色编号的外套——但，在队里面却有着悬殊的差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阶级。就以布依诺夫斯基为例罢，他还不是可以坐着由别的囚犯替他端碗的人物。而苏可夫则不用担任这种老差事了，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囚犯地位不如他。

菲杜可夫发现了苏可夫，同时向他做了个让位给他的手势。

"冷死了！我正想接着吃你这一份的，我还以为你得坐禁闭呢！"

他没再逗留——纵是留下，也甭想在苏可夫的碗里刮出一点儿残羹。

苏可夫从靴子里拔出了调羹，这是他的小宝贝，在北方那段时间，它也是终日陪伴着他的。那是他亲手用铝质缆线铸成的，上面还镌刻着"由司特—以色马，一九四四"的字样。

然后，从剃得精光的头上，把帽子摘下来——或许是觉得冷，不过，他向来没有戴着帽子进食的习惯——并搅拌着碗里的大锅菜，很快地对之扫了一眼，看看他们留给他的那份到底是何等货色？这一份还算过得去，不是打锅面浮舀出来的，也不是锅底剩下来的。但是，菲杜可夫这家伙却不老实，在替别人照应饭碗的时候，他经常会把人家碗里的马铃薯拣出来吃掉。

虽然大锅菜的优点是热，但，苏可夫这一份却已变得冰凉了。然而，他仍象平常一样，慢条斯理地吃着，不慌不忙，甚至也不必象要去救火似的赶。除了睡眠之外，其他唯一由囚犯自己支配的时间是：吃早饭的十分钟，以及吃晚饭的五分钟。

大锅菜每天都是如法炮制，而配料则要视冬天所供应的蔬菜种类而定。去年吃的只是脆的红萝卜。也就是说，从九月

到次年六月，大锅菜的原料仅只红萝卜一样。今年则是洋白心菜。一年当中最富营养的时间是六月，此后，一切蔬菜的供应便告终止，取而代之的是麦屑，最糟的时期是七月——此时他们便以切碎的荨麻往锅里倒。

小鱼也尽是些骨多于肉的玩意儿，鱼肉早在锅里的时候就被煮得纷纷散散了，仅在首尾上还留着一点象征性的肉。苏可夫却是连粘在鱼骸上的一丁点儿肉也不放过。他继续嚼动牙齿，并吸吮着鱼骨头，然后把残渣吐在饭桌上。他什么都吃——鱼鳃、鱼尾、鱼眼，只要还粘在鱼身上，不是被煮脱而离异，仍旧飘在碗里。尤其是大鱼眼，更是他爱吃的东西。直到吃到没有可吃时才罢嘴。因此，别人都为这而讥笑他。

这天早晨，苏可夫倒是吃得蛮节省的，因为，他没回营房去领配给，早餐就没面包吃。稍后再吃不迟，或许这样还不错呢！

吃完了大锅菜，余下的便是那讨厌的燕麦粥了。这时，粥也冻成了一块硬巴巴的冻坨儿，于是，苏可夫不得不把它捣碎了再吃——但这东西即使在热的时候，也是食而无味的，而且，也不会让人有填包肚子的感觉。看似黄色的小米，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草。据说，他们是有意整人，故意不给真小米吃。煮好的这种粥，一大碗就将近有一磅重。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燕麦粥，只是姑且把它当做是粥罢了。

苏可夫舐了一下调羹，然后把它塞回靴里，戴上帽子，就上医务所去了。

天色依旧黯淡阴沉，营灯驱走了星星，那两盏探照灯凶

狠的亮光，仍然不停地对着这一带扫索。在这个营区，这个"特别"(奴工)营区设立的时候，此间的安全部队曾获得大量由战后留下来的信号弹。因此，在每感兵力不足的时候，他们便会把信号弹射在这一带上空，以助警戒——白的，绿的，以及黄的——象是真在作战似的。后来，他们又停止使用了，或许为的是想省些钱罢？

虽然外界还象是在敲起床信号时一般黑，但是，天天看惯了的眼睛，却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小讯号轻易地分辨出，不久就要发布上工的命令了。克洛莫的助手(克洛莫是食堂的勤务人员，助手是他豢养的)，其中一位年迈而有胡子的画家，正踉跄地向文化教育处走去，他负责粉刷和作画的工作，也常替囚犯把模糊了的编号重写在制服上。那个鞑靼人又在那边出现了，他正横穿过操场，迈着大而快的步子，向干部办公室走。此时，现常是很少有人在附近晃荡的，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利用那最后而宝贵的几分钟，躲在某个角落里取暖去了。

苏可夫也真够精的了，他居然藏身在营房墙角的附近，闪避着那鞑靼人——如果卫兵再抓到他，将会盯着他不放的。总之，千万不要引人注目，第一要务，就是别单独让营区卫兵看见，除非是跟一群人聚在一道。谁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正在找人做点什么？或是想方设法教训人，以显示他的威风？他们不是曾经在营房附近宣读过新规定吗？在你从一位卫兵面前走过的时候，前五步就须脱帽致敬，过后两步才许复帽。有些卫兵还不是懒散地走过去，犹如瞎了眼似的，对敬礼的事根本不屑一顾。但是，对别人而言，这一新法规便是一项

禅谕。多少囚犯，不就是为帽子的事而被关禁闭吗？哦？算了罢！还是站在角落处妥当些。

那鞑靼人走掉了，苏可夫还是决定要上医务所去一趟。可是，他突然记起，七号营房的高个儿——莱特人——曾告诉他，那天早上出去做工之前，到他那儿去买两杯国产烟丝。在极度兴奋的时候，苏可夫往往会把某些事忘得一干二净。前一天晚上，那莱特人才收到一个包裹，然而，又有谁晓得，到了明天不会一点儿也不剩呢？如此，他又须花一个月去等另一个包裹了。那莱特人的烟丝品质极佳，抽起来够劲儿，而且有香味，呈灰褐色。

苏可夫举棋不定。他该折返去找那莱特人吗？可是，医务所就在不远的眼前了，他终于还是磨磨蹭蹭地继续往前走。当他接近门口的时候，足下的雪碎声已经清晰可辨了。

走廊里一如往常，干净得令他根本不敢涉足在上面走。墙上粉刷着白色的光漆，而且，所有的家具都是白色的。

外科诊室的门全都是关着的，医生们一定还在睡梦中。值班的是一个医务助理——一个名叫司利亚·多芙修金的年轻人。他坐在一张洁净的小桌旁，戴着一顶小白帽，身穿一件乳白色的工作服，好象正在写些什么似的。

视线里没有别的人了。

苏可夫脱下帽子，犹如晋见一位官员似的，眼睛却在转动着打量所见的一切。按营中的惯例，他们连转动眼睛的时间也是甭想的。他留意着正在按照规律写作的可利亚，端正地空了几行，而且每一行都向里挪了一点才落笔，同时，每行的起首都是写的大写字母。他当然即刻体会出，可利亚

不是在办公事，而是在做旁的事情，那自然与他无关了。

"尼克来·山约尼奇！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不……舒服。"苏可夫羞怯地说，那模样就象妄想得到一件不屑于他的东西似的。

可利亚·多芙修金，从工作中抬起他那大而温文的眼睛，他的编号已被工作服遮住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为什么昨晚不报告生病的事？你很清楚，早上是不看病的。病患名册已呈到计划处去了。"

这一切苏可夫都知道，他也晓得，想在晚上名列病患名册之上甚至更难。

"但是，毕竟……可利亚……你是知道的，当我晚上该……来的时候……并不觉得疼。"

"那么现在疼吗？哪里疼？"

"如果不去想它，倒也不疼，但是，我还是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苏可夫不是一个象那些赖在医务所不走的人，这一点，多芙修金是知道的。但是，早上他只有权免除两个人的工作，而且已经免过了——他们的名字都记在桌上那块绿色的玻璃板下，同时，他还在上面划了道横线以示区别。

"你早该想到这点的，你说是吗？生病要刚好在钟响之前报告。来！拿着这个。"

他从摆在墙上坎洞中的瓶子里，抽出了一支用几块沙布包着的温度计，擦干之后递给了苏可夫，苏可夫随之将它夹在腋下。

苏可夫坐在一张靠墙的凳子上，因为正好坐在凳子的末端，所以差点因不平衡而把凳子坐翻。他一面那样别扭地坐着，一面又很不情愿地在强调说，他对这个地方不熟，以前虽到过这儿。不过，为的却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多芙修金继续趴在桌子上写他的东西。

医务室位于这一带最偏僻的地方，那儿简直是鸦雀无声，甚至也听不见嘀嗒作响的钟表声——囚犯们是不准带表的，当局会通知他们时间。就是连老鼠也不敢在那里声张；所有的老鼠，都被医务所饲养的猫儿光顾掉了。

对苏可夫而言，能坐在那雅静的屋子里，要算是一次新奇的经验了。寂静中，他已在通明的灯光下，无所事事地坐了长久的五分钟。他将视线向四壁打量了一下，发觉室内是一片空空如也。他又注意着自己的夹克，——胸前的编号几乎已被磨损掉了。不过，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来。他该去把它的颜色加深一点。他伸出一只空着的手去摸下颚，触到了下巴上的短须。打十天前洗过了那回澡以来，胡子很快地又长出来了！但是，那不打紧，下回洗澡大约是在三天以后，到时他会把胡子刮掉的。如果上理发店，那么，那种挨次排队的滋味还没受够吗？再说，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又是为了谁呢？

当他看见了多芙修金那顶雪白的小帽，又使他忆起在罗瓦特河岸的那所医院，他曾被送到那儿治疗碰坏了的下巴。虽然他可以藉此在医院里躺五天，可是——真是个笨蛋——他却又即行自愿上前线去了。

然而，此刻在这里他竟梦想着能病两三个星期，当然不

要病得太重，也不要病到须动手术。只要病势足以有资格住进医院，而且能在病榻上躺三个礼拜不受惊扰就行了，就是用他们吃的清汤喂他，他也不在乎。

但是，他又想起，在目前的情势下，即使连营区里的疗养院，也是不会让你住进去的。最新调来的医生已经到差了——史蒂潘·格里哥来奇，是个无事生非而嗓音极粗的家伙，他始终不让自己和病人得到片刻的宁静。在疗养院里的病患，只要是还能站得住的，他总会想出点子来，叫他们在院内或是附近一带工作——替花园筑篱笆，铺小径，运土填花圃；在冬天，则是造挡雪的障壁。他说，工作便是治疗任何病痛的第一流的医药。

工作过度，就是马也会被你累死，这道理那位医生该懂得的。若是换他在极度紧张中砌墙的话，他也肯定会不支倒地，这一点你是可以确定的。

多芙修金继续写着他的东西，他确实是在做旁的事情，不过，这玩意儿却是有点超乎苏可夫的了解范围。他正在把前一晚完成的长诗誊抄一份清样，他曾答应那天要交给史蒂潘·格里哥来奇看的，就是那个提倡用工作来治疗病痛的医生。

只有在集中营才会发生这种事：史蒂潘·格里哥来奇曾叫多芙修金要以医务助理自居，同时，他又叫他在疗养院里装出一派医务助理的样子，并教他替那些外行的囚犯作静脉注射。对那些无辜的人来说，绝不会存有多芙修金根本不是一位医务助手的念头。其实，多芙修金是一个曾在大学里学文学的学生，还在读二年级的时候他就被抓来了。而今，

这位医生要他在坐牢期间，写下他自由时没有机会写的东西。透过那装着两层玻璃，而又结满模糊冰霜的窗子，隐约地听到那点名的讯号响了。苏可夫叹息了一声，随之站起身来。他仍在打摆子，显然地，他提不起去做工的劲儿。

多美修金把他腋下的温度计取出来看。

“哼！不多不少，刚好九十九度二①。如果是一百度的话，谁也没话说，可惜你不到一百度，我不能免你的工作。如果你乐意的话，待会儿不妨冒险试试，那位医生会替你检查。如果他认为你真病了，就会免掉你的工作，若是他发觉你好端端的，就不能免，而且，你还会被关起来。我看你还是回去工作算了。”

苏可夫一言不发，甚至连头也懒得点一下，缓缓地把帽子举过眼睛戴上，就这样走了出去。

你怎能指望一个处在温暖之中的人，去了解一个遭受寒冷袭击的人呢？

冷得刺骨！一股浓雾缠绕着苏可夫，因而使他痛苦得直咳嗽。外面的温度是负十七度；苏可夫的体温是正九十九度，无异在进行一场冷热的交战！

他踉踉地朝营房跑回去。整个操场悄无人迹，营区看起来似是空的一般。尽管一切都决定好了，可是，在这最后的片刻轻松中，所有的人还是存着不必整队去做工的妄想。哨兵坐在暖和处，把睡得似秤锤的脑袋枕在步枪上——寒冷中依偎在瞭望塔里，并不是一件快活的事。

---

① 此为华氏温度计的刻度。

守正门的卫兵把煤炭往炉里扔。在即将搜索营房的最后时刻，营区卫兵也趁便抽完最后一支香烟。此时，囚犯们已穿上了他们所有的衣服，腰间系着一根带子。他们的脸部，自下颚至眼际，也都裹着一小块布以便御寒。大伙都穿着靴子，闭上眼睛，心脏在跳动着，等待他们的小队长喊出："你们都给我出去！"

一〇四小队的人都在七号营房里歇着——只有队副巴夫洛和苏可夫那有洁癖的邻居亚拉沙例外。巴夫洛一面挪动着双唇，一面好象在用铅笔算些什么似的，亚拉沙则正在念他那抄录了半本新约的笔记簿。

苏可夫悄悄地急速向巴夫洛的床铺跑去。

于是，巴夫洛开始询问他查问根由。

"他们没关你的禁闭，伊凡·丹尼索维奇？没事吧？"他以显著的乌克兰口音问道。即使在目下这种坐监的情况下，他居然还有兴致用西乌克兰人那种调调，嚷叫苏可夫的姓氏。

他把苏可夫的配额面包取出来递给他。一大块面包上还加了一调羹粒糖。虽然苏可夫没空，可是，他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巴夫洛的问题（队副也是官员之一，况且，囚犯们对他信任的程度比对营区司令官更甚）。尽管他在忙着，但他照样用双唇吸吮着粘在面包上的糖，并一面用脚踏着支柱爬上去整理床铺，一面把糖含在舌头上。而且，几乎在这同时，他又把他的配额仔细看了一番，用手掂了掂它的斤两，并在心里算了算这是否达到了规定的十六盎斯重。在监牢和集中营里，他已领过不知多少千次这种配给。按说，象他这样秉性温驯的人，是没有办法起而争取自己的权利的。然而，他却

和每一个别的囚犯一样，早就发觉切给他们的面包，从来就没有过老实的斤两。每一份配额都有短少秤头的事，不过，问题是到底短了多少？因此，虽然每天你都会看看分到手的面包，但这只不过是安慰一下你的灵魂而已，表示缺斤短两的事你并非是毫无所知——今天，或许他们一点儿也没克扣。

当他把面包破分成两半的时候，便断定少给了他半盎斯。他将其中的一半塞进了一个干净的小口袋，那是他特地在夹克里缝制的（他们在工厂里替囚犯所做的夹克没有口袋）。在早餐中省下的另一半，他则考虑马上吃掉。但是，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吃下去，等于没吃一样，无异在浪费，它不会令你有饱肚的感觉。于是，他便把面包放进上了锁的柜子里。现在是保险安全了——因为，他想起有两名营房内的勤务人员，曾因他窃而遭"修理"。营房确是一个大场所，就象是一个公共大庭院似的。

他手里还紧抓着一大块面包。脱下了靴子，他机警地把袜子和调羹摆在靴子里，然后光着脚爬上了床铺，将床垫撕开一个小洞，把半份配给面包小心地藏在锯屑中。他脱下帽子，随之从里面抽出了针线（针线被藏得紧紧的，因为在搜身的时候，他们会用手指去摸帽子，有一次，一个卫兵的手指被扎了一下，他在盛怒中差点儿没把苏可夫的脑袋给砸开）。一针，一针，又一针地缝着。床垫原先被撕裂的小洞，终于补好了。面包也好生生地藏在里头。在他嘴里含着的糖也化掉了。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得要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任何一刻，值勤卫兵都有可能在门口张口大骤。苏可夫的手指活动得已够快的了，可是，每当缝前一针的时候，心里却

在盘算着，下一针的动作要更快一点儿。

浸信会教徒亚拉沙，这时正在细声地念着新约（也许特别是对苏可夫念的——别的家伙都喜欢这样补充说）。

“若是你遭受痛苦，那必不是因为谋杀、偷窃、或着魔，也不是因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但，如果任何人是以基督徒之身而受难，他该不感羞辱，只能供认，那是归于上帝荣耀的名。”

亚拉沙真是个鬼灵精——他在墙上弄了一个缝隙，把那个小本子藏在里头，经历过多次搜索之后，它依旧安然无恙。

以往日一般的动作，苏可夫把外套挂在一根大梁上，然后从床垫下把他所需要的东西抽出来——一双手套，一双两手货的蓝袜子，一条带子，一块两端有系绳的布头。又把装在床垫里的锯屑松动了一番（它已成了硬硬的一块），将毯子折起来，理了理枕头。然后便从床上赤足溜下来穿袜子，先穿一双好的，继之又把破了的一双穿在外面。

就在此时，杜林站起身来嚷道：“睡觉时间已过，一〇四小队！你们都给我出去！”

顿时，整个小队的人，不管是否还有睡意，都起了床，打着哈欠，向门外走去。杜林在这里已待了十九年，他从来不曾提早一刻叫他手下的人出去点名，当他说：“你们都给我出去”的时候，那意思是，你最好马上就走。

就在这些人拖着沉重的步履，紧闭着嘴，一个个步入走道继续朝走廊走去的当儿，二十小队的小队长也紧跟杜林的榜样招呼道：“你们都给我出去！”苏可夫把穿着两层袜子的脚

套上了靴子，又匆忙地将外套加穿在棉夹克上，随后将一条带子紧紧地系在腰间（凡是有皮带的囚犯，都被取走了——在特别集中营里是不准系皮带的）。

苏可夫把一切处置停当之后，便尾随最后一名同伴追了上去。这时，那些背部写着编号的人，还在穿越营门向走廊处前进。一个个看起来倒是蛮臃肿的，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衣服都裹在了身上。那些人排成一字纵列，成斜角向操场蹒跚而去。谁也没有超在别人前面的意图，那重甸甸的步子，踏在雪上所生的嘎扎声，便是仅有的音响。

尽管东方的天际，已渐露出一道昏暗的白光，可是，仍旧是一片黯然。从太阳冉冉升起的地方，吹来一阵微弱而刺骨的寒风，恰好与他们正面相遇。

当你外出前去参加早点名的时候，简直没有比此刻更叫人难过的事了——在黑暗、寒冷、以及饥肠辘辘中，去面临一整天的工作。你就象是失去了舌头，消逝了对任何人说话的欲望。

一个新组建的小队，正绕着操场跑步。

"杜林！我们要等你多久？又迟到了？"

或许苏可夫怕他，然而，杜林却不，哦！不！在寒冷中，他们没有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只是默默地把他记在心里。

整个小队，跟着他在雪中蹒跚地踏着叽喳的脚步前去。

杜林一定是贿赂了他们一磅腌猪肉，因为，一〇四小队又排在整个队伍的老地方——从邻队的位置便可以看出来。那一定是较穷而又较笨的一队被派往了那个地方——"社会

主义者生活方式"的村落。哦！那里今天该是够惨的了——零下十七度，刮风，没有隐蔽，没有火烤。

一个小队长需要有大量的腌猪肉——送给生产计划处，并也满足他自己的肚子。杜林没收到过包裹，可是他不缺猪肉。凡在队里收到包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不马上取出一些来馈赠给他的。

否则，你就决难平安地活下去。

一个高级的卫兵，朝一块小牌子上瞥了一眼。

"今天你有一个人因病离开了，杜林！二十三号来了吗？"

"二十三号？"杜林连带点头地问道。

谁没有来？潘迪里也夫不在那儿。可是，他根本没病。

顿时，全队掀起了一阵窃窃私语的声浪：潘迪里也夫那狗崽子，又躲起来了！哦！不！他没病。他们定是私下派他白天在队里当密探，然后趁机留住他两三小时，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了。

他们一切都与医务当局商量好了。在各小队晃过去接受搜查的时候，全操场都因大家所穿的黑外套，变成了黑鸦鸦的一片。苏可夫想起他要把夹克上的编号颜色加深一点。于是，他用肘拨开了人群，走到一旁。已有两三个囚犯在那儿等那位画家替他们着色，苏可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只对那位画家说出编号不清的事——如果编号还清楚可辨，那么，卫兵从任何距离都能把你认出来，这对囚犯当然不利。但是，若是你忽略了，没有及时将模糊的编号再写清楚一点

儿，那么，你准会因疏忽编号的罪名，而迈进禁闭室。

营中有三位画家，他们免费替当局作画，另外，还得轮流出席早点名，为囚犯们处理编号的事。今天则轮到那位有灰色胡子的老人，他在替你的帽子画编号的时候，就宛如牧师在将圣水洒在你的眉间。

那位老人还在继续画着，风不时灌入他的手套中，那是一副编织而成的薄手套。他的手已冻僵了，可是，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在画。

他把S八五四的字样，画在苏可夫的夹克上，苏可夫的手里拿着权充皮带的带子，他并没有自找麻烦地把外套穿上归队——因为，很快他就要被搜查了。他骤然发现，和他同队的西沙正在抽烟。他抽的是纸烟，不是烟斗，这样，他便能向他讨一口抽抽了。不过，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讨，他紧靠着他站着，半背着脸，朝他跟前望过去。

他朝他跟前望过去，似乎是一副不在意的模样，其实，他却留神着每一口喷出来的烟（西沙一口一口连续的抽着，少有中断，一副陷在沉思之中的样子）。一圈稀疏而正在燃着的烟灰，一直向香烟上端爬去，烟的长度不断在减短中，就好象它是在偷偷地朝抽烟人的手上挪动。菲杜可夫那走狗也走近来了，正好与西沙相向而立，他以炯炯的目光望着西沙的嘴巴。

苏可夫的烟丝已抽得一撮不剩，到晚上之前，他是没希望弄到新烟丝抽的。他将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那个烟头上——就当下来说，那个烟头似乎比自由本身还重要——但，他倒不愿意象菲杜可夫那样降格以求，他决不会有意去瞪着人家

正在抽烟的嘴。

西沙是个国籍混杂的人：希腊、犹太和吉普赛——你搞不清他到底是属于哪个国籍。他还年轻，他拍过电影，不过，他在第一部片子还没有拍完的时候，就被逮捕了。他留着乌黑、浓密而杂乱的络腮胡子。在集中营里，他们没把它剃掉，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和资料册上的照片相吻合。

“西沙·马可维奇！”菲杜可夫垂涎欲滴地喊着，他终于情不自禁地说：“让我们抽一口吧！”

他的脸部抽搐着露出一副馋像。

西沙微微掀起垂在黑眼上的眼睑，凝视着菲杜可夫。那是因为，他不愿在抽烟的时候被人干扰，而且，也不高兴别人向他讨装在烟嘴上的烟抽。他并不羡慕有烟丝可抽的人，他讨厌人家打断他的思绪，他以抽烟来激荡他的心智，并令他的思想得以滂然而兴。但是，在他燃起一只香烟的刹那，他却看出，有好几对眼睛，都在对那个烟头显出一种无言的恳求。

西沙转过脸去对苏可夫说：“拿去，伊凡·丹尼索维奇。”

他用拇指把正在那只琥珀短烟嘴上冒烟的烟头，取下来交给苏可夫。

苏可夫开始感激地迅速前去用一只手接下烟头（那正是他所寄望于西沙的），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托住，以防它掉下去。西沙不喜欢别人用他的烟嘴抽烟，不然，他就会露出一副要作呕的样子。不过，苏可夫对他这种举动并不感到气忿（因为，有的人嘴干净，有的人嘴脏）。当苏可夫用粗硬的手指，去触正在燃烧着的烟头时，他的手指并没有灼烫的感觉。

要紧的是：他终于让菲杜可夫那走狗吃了瘪。现在，他可以将那烟头一直抽到烫嘴为止了。真过瘾！烟回荡在他整个饥饿的身躯里，使得他的头脚都产生了感应。

就在那乐不可支的刹那，他听见了一声嚷叫：

"他们要剥掉我们的内衣。"

这便是一个囚犯的生活，苏可夫已经司空见惯了。你所能做的，便是小心别让他们掐住你的脖子。

可是，为什么要脱内衣呢？内衣是营区司令自已发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劲吗？不，准是出了什么事。

在轮到他们接受搜查之前，还有一些别的小队排在他们的前面。每一个一〇四小队的人都在四处张望，他们终于看见了乌可华中尉。他是营中的安全主管。他大步从干部办公室走出来，对卫兵们申斥了一顿。原因是，当乌可华不在边上的时候，卫兵们都是敷衍塞责地执行搜查任务。受过严厉的申斥之后，他们便开始认真地执行任务了。

"解开你们的衬衣。"那位军曹嚷道。

乌可华之不受囚犯的欢迎，一如卫兵之对他没有好感——据说，即使是营区司令也得怕他三分。上帝替这杂种取这名字，真是再名副其实不过了。他确实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而且，根本是一副狡猾的长相。他又黑又高，阴沉而行动敏捷。有时会突然出现在一幢营房里，"这儿是怎么回事？"这便是他每当出现时的口头禅。总之，什么都瞒不了他。起初——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他有习惯携带一条粗若小臂般的皮鞭子，听说他那条皮鞭子是用来在囚室中鞭打人的，或看当犯人们在营房附近聚成一团，准备晚点名的时候，他便会偷偷

他从后面走上来，在某人脖子上抽一鞭子，并斥责说："你们这些懒鬼为什么不排队？"受了这冷不防一击的牺牲者，只能用手摸摸脖子，悄悄把血擦拭掉。为了怕坐牢，也只好忍气吞声了。

而今，为了某种原因，乌可华不再带鞭子了。

由于天气寒冷，卫兵们在早上都会大发慈悲——虽然晚上没这回事——不至于太为难人。囚犯们都解开了腰带，敞开他们的外套。他们以五人为伍并排向前走，五个卫兵则站着等待去搜查他们。卫兵们搜完了夹克，又把手辗转到囚犯的右裤袋上，这是按规定唯一可以保存的口袋。卫兵们不情愿地脱下了手套，如果摸到了任何可疑的东西，他们便会懒洋洋地问道："那是什么？"

想靠早点名的时候在囚犯们的身上找什么呢？刀子？可是，刀子全部放在营内没拿出来呀！然而，他们在早上却要弄明白一件事：有没有哪个囚犯身边藏有六磅面包，这意思，当然是指的怕他带着面包逃亡。有一度，他们很怕囚犯们把多余的三两重的面包片在午饭时一并吃掉，因此，他们便命令每一小队做一个木箱，将从囚犯们手上收来的一片片面包保存在里面。他们这种愚蠢的举动到底目的何在？这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这倒有点象是折磨人的另一套伎俩，故意使囚犯们作多余的担忧。意思是叫人只在面包上咬一口，然后做上记号，把余下的放在箱子里；但是，每一小块面包却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吃剩的面包。然而，在队伍行进之际，它却会令你牵肠挂肚：你会因想象着你的那份或许会被别人换走，而使自己陷于痛苦中。这可不是一件寻常事。好

朋友会因之而起争执，严重的，甚至还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不巧得很，有一天，三个囚犯竟带着其中的一箱面包，从工作场地乘卡车逃之夭夭！那件事的发生，才使当局醒悟过来——他们即刻把在卫兵室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叫每个人把自己的一份取走。

在这一天里首次的搜查中，他们也须弄清楚：有没有人在集中营所发的衣服下穿着便衣。可是，每一个囚犯的私人衣物，毕竟早就被没收掉了。他们说，直到服刑期满为止，没收的衣物是不予发还的。然而，在集中营里，是不会有人刑满离去的。

有时候，卫兵是想要在你身上搜查出信件，这种信件，多半是透过百姓而送达的。若是他们为了信件而要搜查每一个囚犯的话，那么他们准得小题大做，一直忙到吃午饭的时候。

乌可华曾斥令他们，非搜出一点什么不可。因此，卫兵们都剥下了手套，命令每一个人把夹克脱掉（从寝室里带来的每一点温度，都还珍藏在夹克里），并且将衬衫解开，然后大步跨上来用手搜查囚犯们的全身。这无非要找出是否有任何一个人穿了违反规定的衣物。一个囚犯，只准穿一件衬衫和一件内衣——其他的东西都得脱掉：这些都是乌可华的指示，各阶级的囚犯都得恪守不逾。早先被搜查的那些小队，总算运气，没碰上这档子事。他们中有的已经通过了所有的搜查关卡，而其他人则还在赤胸袒背地受检。倘若，有任何人穿了规定外的衣物，就须当场脱掉，并被罚站在寒冷中。

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才这样一丝不苟地搜查，到头来，还

不免是乱成一团——在队列里形成了一道缺口，警卫队在关卡上吼道："向前走！向前走！"这时已轮到一〇四小队受检，他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乌可华叫卫兵们只要把认为有可能穿着额外衣物的人挑出来就行了——于是，违反规定的罪犯，便亲自把私物交出去，然后在晚上，写一份书面说明，叙述他们如何并且为什么要隐藏衣物。

苏可夫是按规定着装的，他心想，来罢，由你怎么搜，我的心胸中除了灵魂之外，便空无一物了。可是，他却记下，西沙穿了件法兰绒的汗衫。布依诺夫斯基似乎也被登记，穿了件汗衫或是腹围之类的东西。布依诺夫斯基为此而提出了抗议——他到集中营还不足三个月，此前他是一位海军指挥官（驱逐舰的舰长），至此尚未开缺。

"你们无权剥人衣服，让人受冻，难道你们不知道刑法第九条吗？"

他们确实没有这种权利，他们也懂得那条法律。朋友！你是个不了解集中营的人，在这种地方，有什么刑法可言？

"你们的举动，根本不象是苏维埃人。"

布依诺夫斯基继续说道。

提到刑法，一时真把乌可华唬住了，可是，他的畏缩却如昙花一现，他即刻传出一道命令："禁闭十天。"

同时把军曹拉到一边说："今晚开始。"

他们不喜欢在早上关人——这是说，那样会损失一天的工作。要让他暂时紧张一番，然后晚上才把他关起来。

监牢就在眼前不远处，靠操场的左边，是一座具有两厢的砖砌建筑物，第二厢是那年秋天加建的——因为第一厢的

囚室不敷使用。除了那些供单独监禁用的地方之外，另外有囚室十八间，每一间囚室都是个别隔开的。除了砖砌监牢之外，整个集中营都是用圆木造的。

经过一番脱衣解裤的搜查，这时大家都冷得直透心底。但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待在那里。原来所穿的那许多衣服都白费了。

这时，苏可夫的背已熬不住了，他多么盼望能睡在疗养院里的床上。准是一倒下去就能睡着！他别无所求，只要睡在最糟的毯子下就行了。

囚犯们正站在大营门的前面扣外套，并系着腰间的带子。警卫队则在门外嚷嚷："赶快！赶快！"

他们身后的卫兵也在催促着："向前走！向前走！"

第一道门较宽，第二道门则是自卫兵室以下两边都围着栏栅。

"停！"一位站岗的卫兵喊道。囚犯们就象是一群羔羊似的，"五人一伍"。

天渐渐亮了，警卫队生的火正在卫兵室后面熊熊腾起。在囚犯被派出工作之前，他们总是燃着一簇火——一则他们自己可以取暖，二来在清点人数的时候，也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一个守营门的卫兵，以宏亮而饱满的声音数道："第一伍，第二伍，第三伍……"

而囚犯们则是每五人排成一排，离开其余的人向前走着，以便从前后都可以看见他们：五个脑袋，五张背，十只脚。

第二道营门的一个卫兵——核对员——则默默地站在栏干旁核对人数。

此外，有一个中尉站在那儿旁观督促。

那一切都是在营内这一边进行的。

人比金子还贵，当囚犯通过了倒钩铁丝网之后，如果发现少了一个，点数的人就得瓜代充数。

整个小队的人又聚在一块儿了。

现在该轮到警卫班长清点人数了。

"第一伍，第二伍，第三伍。"

每五人一排的按次被带开，并分别地朝前迈进。

在被丝网的另一边，又有副卫兵长在核对人数。

另一位中尉也同样地站在一旁督促。

那一切则发生在警卫队所在的一边。没有人敢出错，倘若多签写出一个而又没有人时，就得由你自己填补这一多出的缺。

到处布满着警卫队的人。在往发电厂的途中，他们绕着整个队伍围成一个半圆，一副好似在嘲笑囚犯们的样子。除了将官是穿着长度及地的外套之外，其他的警卫都只穿着短羊皮外套；而长的羊皮外套，也都是大家轮流换穿的；只供轮到守瞭望塔的人穿。

当他们把各小队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又会以五人为单位，把整个开往发电厂的队伍重新清点一次。

"你老是遇上日出时最凛冽的冰霜。"布依诺夫斯基说着，"你看，又值一夜中最冷的时刻了。"

布依诺夫斯基总喜欢解说事物，譬如说，月亮的形状

时——不论它正当盈或是亏——他能在你眼睛里，会感觉他逐渐在憔悴中。虽然那位舰长的双颊正在瘦陷，但，他却依然坚毅如前。

在远离营界的遥远处，酷冷伴着逆风，刺痛了苏可夫的面孔，不过，他的脸已受惯了各种不同的难堪滋味。他不禁想到，在往发电厂的整个路途上，都要遭受冷风袭击，于是，他决定把带着的那块小布头取出来加以利用。为了对付偶然吹来的逆风，他和别的囚犯一样，也带一块两端有系带的布头。囚犯们都承认，这些布头并非不无小用。苏可夫将直到眼睛处的脸部蒙了起来，将系带绕过耳际下方，并在后颈处把它系住。然后又用帽檐盖住颈项，并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下一步，便是把帽子的前檐拉下来，贴住自己的前额。至此，在前面只剩双眼没有护住。他又以腰际的带子将外套紧紧地扎好。现在，除了双手之外，每一部位都可以说是遮盖停当了。双手已经冻僵了（他的手套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他[illegible]地活动着双手，以便使双手的血脉通畅。因为，他知道，不一会儿他便须把双手放在背后，直到走完整个路途都不得动弹。

警卫队长又在背诵令每一个囚犯大为恶心的“晨祷词”：“注意！囚犯们！必须严格遵守行军命令，跟上你的队伍，不要匆忙，步伐要稳健，不许说话，两眼平视，把手背在身后，有一步稍偏左右，便当你有逃亡企图，而且，警卫有命令，不须警告即行射杀，另外，还派了加倍的先头卫兵。”

领先走在警卫队前面的两个卫兵，必定是沿着马路而行的。囚犯们摆动着肩膀，挺胸抬头地向前走着。警卫们分置

于队伍两边约二十步，彼此前后间隔十步，机枪摆出一副随时待发的姿态。

有一个礼拜没下雪了，道路被浸蚀得很厉害，而且又是滑溜溜的。他们绕过营区往目的地出发。冷风打脸旁吹过，双手交叉着放在背后，垂丧着头。囚犯的行列便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前迈进，就好象在送丧似的。你所能看到的，便是你前面两三个人的脚，还有你的脚所踏的那一块浸蚀了的土地。警卫不时还会吼着："U四八！把手背起来！"或是："B五○二！打起精神来！"不过，他们嚷嚷的次数则是愈来愈少，因为乱风刮得令人难以张目，其实，他们的差事岂又是人干的！？

遇到天气较暖的时候，不论警卫怎么对他们吼，行列里的每一个人，还是照旧交谈不误。可是，今天每一个人却都是伛偻着双肩，躲藏在前面那一个人的身后，沉醉于自己的思潮中。

一个囚犯，在思想上也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心里所想的，都是些同样的事情，在脑子里激荡的也只是简单的一念，他们会察觉藏在床垫中的那片面包吗？当晚如果再去医务所，运气会好点吗？他们真会把布依诺夫斯基关起来吗？而西沙又将如何应付那桩内衣的事呢？他很可能会因保留人民私产的事而在仓库里行贿。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可想吗？

因为苏可夫早餐没吃到面包，而且吃的又是冷食物，因而那天早上他觉得肚子没饱。为避免自己的肚子抱怨要东西吃，于是，他不再去想营里的事，转而把心思放到他行将写回去的家书上。

队伍又走过了由奴工建造的铸木厂，通过工人们的住地（虽然囚犯们以前也曾住过这些茅屋，不过，后来的居民都是些老百姓），接着又经过一家新开的俱乐部（从地基以至墙上的装饰，都是囚犯造的，但是，在里面看电影的却不是他们），随后他们又走进了西伯利亚的大草原，直顶着当头吹来的冷风，朝着已然赤红的晨曦迈着步子。望着左右一直伸展到地平线处的白雪，整个辽阔无垠的草原，光秃秃的不见一草一木。

一九五一年，一个新的年度又开始了。这一年，苏可夫有权利对外通两封信。上一封信是去年七月寄出的，而同年十月便获得了回信。然而，在由司特一以色马的规定却不同：你可以每月通信一次，可是，写信有什么意思呢？他那时候写的信还没有现在多呢！

伊凡·苏可夫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离家的。就在他离家的前一个礼拜天，前往波罗尼亚参加弥撒的人们就说：战争爆发了！这消息是从波罗尼亚的邮局获悉的，因为，那时候坦吉诺弗那一带没人有收音机。可是，现在他们却来信说，在当地每一家都会传出闹哄哄的收音机响声——那是装有真空管的收音机。写信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写信，而今就象是无底深渊中的沉石，直管投，直管沉——却是杳无回音。你既不能描写你工作的那个小队，也不能描述小队长安德里·普罗维奇是怎样一个人。而今他要与吉加斯谈的，远比他想和家人所说的还要多。

虽然他们一年寄给他两封信，可是，这也无济于他对他们生活的了解。

集体农庄换了一位新主席——好象主席一职不是定期换的。它已和邻近的农庄合并了——这种事以前曾发生过，不过，后来又回复了原状。不回复又怎办呢？合并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相反，所有农庄的工作日与生产量，都不能达到规定的比额——换言之，个别农庄的收获，减少了相当三分之一英亩的产量，有些人便因此而陷入了困境。

不过，有一个事实是他不了解的，正如他太太在信上所说，打战争爆发以来，集体农庄中的人手就没有增加过一个，所有的青年男女，决无例外，都设法到外埠的工厂或泥煤公司去谋生。有半数男人在战争结束后，根本不曾返乡，而回来了的则都是些对集体农庄表示冷淡的人。他们住在村子里，却是做旁的活，唯一在农庄上工作的，只是扎克哈·维西里祺（经理）和狄孔（木匠）两人，而且，木匠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人了，他最近结了婚，已有好几个孩子。推动集体农庄的工作，便落到妇女的身上，这些妇女，都是自一九三〇年以来就在这里的。

这件事倒使苏可夫有点不理解——"住在村中而作旁的活"——这点他不能随便轻信。他知道私有农耕时代的生活，也见识过集体农庄时代的日子，不论在哪个时代，人们都是在自已的村子里做活的。他们会不会是季节性的临时工？或是人都出外旅行去了？那么，村子里处理干草的工作又怎么办呢？

他的太太已告诉他，很久以前，他们就不做季节性的临时工了。他们再不出外做木工，在国内，这一带是以木工手

艺而闻名的，他们也不做柳木篮子了，因为，这些日子里没人雇用他们。然而，他们却学了另一样技术，一门绝好的新技术——地毯画，因为，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带来作画的模版回来。打那时候起，这一行就变得很流行了，以致从事地毯画的人数愈来愈多。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也不到任何地方工作，只是在处理干草和收获的季节，帮集体农庄一个月左右的忙。集体农庄便会为此而发给他们一张单据，上面如此这般地写些证明的文字。被集体农庄释放去做自家活的人，并不会遭到集体农庄的异议。他们便因此而能旅行全国。有时为了省时，他们会坐飞机。因而使他们不但储蓄了数以千计的卢布，而且，为了画地毯画，也使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各地。只要你能出上五十个卢布，他便能在任何一床旧毯子上，替你画上一幅画——似乎花不上一小时，就能把一床毯子画好。苏可夫的太太抱着浓厚的希望，盼伊凡返乡后也当一个这样的画匠。那么，他们就不必再过那种苦日子了，而且，还可以把孩子们都送去念专科学校。再说，他们又可藉此建一幢新住宅，不再住现在这幢破旧的屋子了。事实上，所有的地毯画匠都已造起了新房子。而且，现在靠近火车站的房子，价格都从五千涨到了二万五。

于是，苏可夫要他的太太告诉他，怎么样才能当一名地毯画匠，因为，他生来就对画画一道不在行。那些美丽的地毯，是什么样子的？上面到底画了些什么？他的太太告诉他，如果连这种图案都不会画，那你一定是个大驴蛋，你该做的，就是把模版铺在地毯上，然后用画笔把颜色着在模版上铸好的那些小孔上，如此而已。她在信上介绍道，地毯画总共有

三种图案："三马拖的马车橇"，这图案所表现的，是由一位骠骑军官驾着一辆美丽的三马马车橇，一头驯鹿，一种波斯式的图案。虽然此外没有旁的设计，但是，全国的人却都以能获之为快，而且，都竞相向画匠抢购。因为，买一种真正的这种地毯，花费就不止五十个卢布，而要付出好几千卢布才行。

苏可夫是多么希望有机会一睹这种地毯呀！

在这些坐牢和被关在集中营的岁月里，他根本没有兴趣为次日、来年、或是维持家计的事作打算。因为，每一件事该怎么想，都由当局安排好了——这样省得麻烦。虽然，他还得在集中营里待两个寒暑。但是，那些地毯却已萦绕着他整个心田……

你要懂得，有好赚的钱就趁早赚，落在村人的背后，似乎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坦白地说，他倒不想去做地毯画匠。因为，干这行的人必须不得对人有所拘谨、不讲礼貌，而且要知道如何讨好别人。虽然苏可夫已活了四十年，虽然懂掉了半口牙齿，头也秃光，但是，他从来就不曾行贿——在集中营里，他也不曾学着这样做过。

容易到手的钞票，在手里掂起来是没有份量的，而且，也不会令人有那是自己赚来的感觉。有一句含有真理的老格言说：不付代价，哪有收获？他还有一双完好的手，一双能干的手。其实，当他获释的时候，他可以找一份铅管匠、木匠，或是修理匠的工作。

除非他们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利，不许他在任何地方被人雇用，或者他们不让他返乡，要不然，到时他还是会干一阵

子地微画的工作。

想着，想着，队伍的行列，已在一处卫兵室的前面停了下来。那里是一个八字形的地带，发电厂便坐落在那儿。正当队伍还在走着的时候，有两个穿了长及足踝的羊皮衣的警卫，离开了原来的岗位，通过一块开阔地，向远处的瞭望塔走去。等所有的瞭望塔都布满了警卫之后，这个地带便成了禁区。警卫长肩上扛着一挺机枪，朝卫兵室走去。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有一个老百姓整夜守在那儿，以防有人偷窃木材和水泥。

在该处另一边的远方，血红而庞大的朝阳，正在朦朦的晨雾中冉冉而升。

阳光斜斜地切入了当地的大门，建筑工地，以及那儿的栏栅。亚拉沙正好立在苏可夫的身后，凝望着远处的太阳，显出一副快乐的样子，双唇上展露着一丝微笑。他乐个什么劲儿？他的双颊瘦削了。他完全是依赖配给为生的，什么也赚不到。整个星期天，他都花在与其他的浸信会教徒一道喃喃私语上，好象根本就不把集中营艰苦的生活当一回事儿。

在行进中，由于呼吸的关系，苏可夫那块用来遮脸的布已经踝皮了。有的地方因沾了霜，而结了一层薄冰。于是，他把它从脸上拉到颈子上，并且转过身来，以背顶着风向。虽然在破手套里的手已冻僵了，可是，他还是在设法使全身每一处免遭寒袭。左脚的脚趾也冻麻了——因为左靴已穿破了，靴底补过两次。

他的脊背疼起来了，其实，背部的其他地方也疼着，一直蔓延到肩部，疼痛加上悸动，他怎能工作呢？

他向四处张望，视线落在小队长的脸上，他走在最后的一伍中。杜林是个宽肩大脸的人，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站在那儿。虽然他对他的小队向来都是不苟言笑的，但是，不论对食物或工作分配，他却会尽力为他的手下争取较好的一份。这是他第二度服刑；他真和集中营结了不解之缘，而且，他对集中营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在集中营里，小队长可以说是天王老子：碰到好的，他可以赐你再生；遇到坏的，他就会送你进棺材。打在由司特一以色马与他邂逅以后，苏可夫就认识了安德里·杜林，虽然那时他不在杜林的小队里，但，当这些囚犯被判定犯了刑法第九条（政治犯）的罪行时，便将他们从普通集中营转遣到特别集中营去，杜林便即刻把这种人挑入他的小队。苏可夫向来不和营区司令或生产计划处打交道，也不与工头或工程师来往——那是小队长的事，苏可夫只能用自己钢铁般的胸膛自保。反之，杜林则仅须眨眨眼皮，或是招招手，你就惟恐待之不及地做他要你做的事。总之，在集中营里谁都可以任你骗，但，千万不要骗你的小队长，如此，你才能平安地活下去。

苏可夫原想问问杜林，他们今天是在昨日的老地方，还是到别处去工作。但是，他怕又打断他那傲然的思考。他避过了他那小队被遣往社会主义者生活方式的村落的危险，而今，他很可能正在考虑小队工作配额的比率，以作为往后五天的工作依据。

杜林长了一脸大麻子，他正面迎着冷风，却是毫不在意——因为，他的皮肤粗糙得简直和橡树皮一样。

队伍里的囚犯都在拍手跺脚，藉以驱寒。冷风依然吹得很紧，此时，看来六所瞭望塔似乎都已栖息着哨兵——囚犯们视他们为"鹦鹉"。他们还是不让队伍进入工作场内，好似要这样警戒到将人折磨至死为止。

他们来了！卫兵长与管工一道从卫兵室走了出来。他们分别站立在大门的两旁，两扇大门终于摇摇摆摆地敞开了。

"来！五人一伍，第一伍，第二伍，第三伍……"

囚犯们象是游行似地行进着，几乎是在踢正步，就这样走了进去。那也是囚犯们所盼望的一刻——在那儿，没有一个人曾教他们该做些什么。越过卫兵室便是办公室，办公室附近站着的是管工。他正招手示意所有的小队长到他那儿去，并非是指他们领错了路。德尔也在那儿。他本身也是囚犯，不过，他身兼工头而行。可是，这个猪猡对待他的同伴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八点过五分（哨子刚报过时间），当局怕囚犯们会浪费时间，又怕他们散聚在温暖的角落中——囚犯们眼前摆着漫长的一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每一件事。人人都走进了建筑场地，弯腰在各处拾取木柴——作为生火的燃料。同时，他们将它藏在隐猪和隙缝处。

杜林命令巴夫洛跟他一道上办公室去。西沙也进去了。西沙是个富有的人，他每个月可以收到两个包裹。凡是必须要贿赂的人，他都烧过香。因此，他可以在办公室里做轻松的差事，这等于是当效率视察官的助手。

其余的人，顷刻间都走到别处躲起来消逝了。

红而朦胧的太阳，已悬在这荒凉地带的高空。有一个地

方的建筑工寮，它的外壁板上都掩上了白雪；另一处是在着手砌砖的工程，不过，还不及地基高就罢手了。这里放着一把折断了的蒸气勺。远在那儿的一堆金属废料上，又停着一架挖泥机。工作场上到处交错着坑洞，形成了一片网状的沟壕。那幢汽车修理厂，正准备着盖房顶。在一块高丘上，就是发电厂的坐落处，也在加盖二楼。

此时，在视线内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瞭望塔上的六个哨兵还了然可见——有些人正吵吵嚷嚷地围着办公室，因为，此刻是属于囚犯的休息时间。据说，那位高级督工好象是想节省时间，因此花了许多工夫，向各小队颁布前一晚的工作指令，可是，他使出了混身的劲儿还不能让他们弄清楚——因为，他们那晚和次晨所有的计划都给倒置了。

那时刻还是属于囚犯们的。在当局正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你只管找一个最暖的地方安身，坐下来休息休息，有得是让你紧张的时间。倘若你想坐在火炉的近旁，当然是不错的。因为，你可以藉此脱下袜子，把它烤暖一点儿，这一来，你的脚便可以终日保持温暖了。纵使没有火炉可烤，有得坐也很不坏。

一〇四小队走进了修理场的一间巨室，这里在秋天就装好了玻璃窗。三十八小队正在这里做水泥板，有些水泥板还放在木质模子里，有的加放了钢筋的水泥板则竖放在那儿。天花板很高，地板则是泥土的，如果里面没有烧着大量煤炭的火炉，此地一定是个寒冷的地方——火炉当然不是为了在那儿工作的人而设，而是为了使水泥板凝结得硬些。里面甚至还有一只温度计，在周日的时候，有时为了某种缘故，便

不会派集中营的人上那儿工作。但是，火炉还是照烧不误，由一个老百姓在看管。

三十八小队的人，自然不让任何陌生人走近他们的火炉，他们自己的人围着火炉坐着，正在烤袜子。苏可夫心想，不用担心，我们会坐在这儿的角落处，那也不坏呀！

苏可夫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他们不是坐在那里吗？——在木质模子的边上。然后把背靠在墙上，当他这么坐的时候，因为外套和夹克穿得很紧，所以觉得有块尖东西压住了靠近心脏部位的左胸，是放在他内衣小口袋里的那块面包所致——那是早餐配额的一半，留着当午饭吃的——他经常怀揣着等量的面包去做工，不到午饭时候，决不去碰它一下。通常，他在早餐上吃另一半，可是，这一回却不然。他体会到，节省又能得着什么呢？——他的肚子叫他趁热马上把面包吃掉，距中饭还有五小时——时间又是这么慢吞吞地过去。

那讨厌的疼痛如今已蔓延到腿上来了，因为，他的腿已感到软弱无力。哦！倘若他能够到火炉边去烤火，该是多好呀！

他将手套摆在膝盖处，解开了外套。又将遮脸那块布上的系带解了下来。已经冻硬了。随手折了几折，然后把它放进裤袋中。接着又探手去掏那块面包，面包包在一块洁净的布头里。他托着那块布，直到及胸那么高，以防面包屑落到地上去，然后才开始啃嚼那块面包。那块存放在两层衣服下的面包，已经被他的体温烘得暖暖的。

在这段集中营的生活中，苏可夫曾不止一次地缅怀往昔

们在家乡吃东西的情景，整锅整锅的马铃薯，一盆盆的燕麦粥。在早先的时候，他们还有肉饼可以吃呢！而且也有足够的牛乳让你开怀畅饮。哪里会象在集中营那种吃法！你在进餐的时候，必须把全副精神灌注在食物上——就象此刻一样，面包得一点一点地啃；用舌头把嘴里的面包搅得稀烂，并将之吮贴在你的两颊上。那生而未熟的黑面包，尝起来多够味！八年来，不，该是八年多了，他吃了些什么？简直就没吃过第二样东西。但是，可知道他做过多少工作？唉！

他还在那坐着，正忙着吃他那块面包。一〇四小队其余的人，则在同一室内的同一边，坐在他的附近。

两个爱沙尼亚人，亲密得一如兄弟，坐在一块平坦的水泥板上，正在用同一烟嘴轮流抽着半截香烟。这两个爱沙尼亚人长得一般清秀，一样高，都是瘦子，而且同样是高鼻大眼，他们如此亲切地依偎在一起，以致你会以为其中一个已窒息而死，除非他和另一个一样在呼吸。杜林从没有将他们分开过，他们共享两人的食物，并排睡在顶排邻接的铺位上。当他们站在队伍里等待着工作开始，或是在夜晚就寝的时候，照样会以静悄而审慎的态度，彼此不断地交谈。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同胞兄弟，两人还是头一次在一〇四小队碰的面。他们解释说，两人之一原是沿海的渔夫，另外一个，则是在爱沙尼亚成为俄国附庸的时候，被他的双亲带往瑞典。那时他正值稚龄之年。年长之后，他又自愿返回爱沙尼亚，以便完成教育。

不错！有人说国籍并不具有任何意义，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败类。可是，在苏可夫所认识的爱沙尼亚人中，从来

没有一个是坏蛋。

囚犯们环绕而坐，有些坐在水泥板上，有的坐在木质的水泥板模子上，也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那天早晨，没有人动过一下舌头；每一个人都沉默地坐着，深锁在思绪中。菲杜可夫那走狗曾拾了许多烟头（他甚至从痰盂里捞出来，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此刻，他正将未抽完的烟丝剥出来放在一张纸上，进行着清理的工作。菲杜可夫家里有三个孩子，可是，当他被判刑的时候，他们都不认他了，而且，他的老婆也已改嫁，因此，他孤零零地欲求无门。

布依诺夫斯基不断地在窥视他，终于忍不住咆哮道："嘿！你！你可曾想到你在干啥？岂不是在集所有疾病之大成吗？那样你的嘴唇会生梅毒的，住手！"

那位舰长发号施令惯了，他对任何人都犹如在指挥似的。

然而，菲杜可夫根本不睬他——舰长也收不到外面寄来的包裹。而且，嘴唇上淌着口水，露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忿怒模样，回答道："你等着吧！舰长！当你在这待了八年的时候，你自己也会照捡烟头不误。在营里，我们见过比你更伟大的人……"

菲杜可夫自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做判断。或许那位舰长吃得住集中营的生活。

"什么？什么？"森卡·克雷夫辛不知所然地问道。森卡是个聋子，以为他们正谈论着布依诺夫斯基在搜查时所遇到的倒霉事。"你不该表现得太傲慢。"他表示同情地摇头说道，"一切终归会过去的。"

森卡是个沉默而不幸的人。他有一个耳膜是一九四一年弄破的。后来他被俘了，他逃走，可是又再度被虏。在那儿，他因奇迹而幸免于死，而今，他又在这里默默地度他的日子。他说，假如你显得过于傲慢，那么，你准遭难。

这话确实不错，最好是发发牢骚恭顺点算了。如果你倔强，他们就要制服你。

亚拉沙默默地坐着，把头埋在双掌中，正在祷告。

苏可夫的面包快吃到手指上去了，只剩下一点半月形的面包底皮——没有傻瓜会象对面包皮一样，去储存一碗燕麦粥。他再度将那点面包皮包好，揣进内衣口袋中，留着午饭的时候吃。对着冷风把衣服扣上，然后准备去工作。如今可以让他们叫出去了，他们若是再待一会儿叫，当然是更好啰！

三十八小队都起身散伙了——有的往水泥混合机那儿去，有的去取水，有的则去处理钢筋。

巴夫洛和杜林都还没回到他们的队中来。虽然一〇四小队一直在那空坐了将近二十分钟，而既定的工作时间——因为冬天而缩短了——还是到六点才能收工。但是，每一个人便已觉得，他们碰到了难得的幸运——此刻已距傍晚为期不远了。

"真该死！自上回下过一场暴风雪以来，又隔了这许久没下了！"吉加斯比手划脚的说着，他是个胖而红脸的莱特人。"整个冬天都没来过一次暴风雪，你说这是什么冬天?!"

"是的……一场暴风雪……一场暴风雪。"全小队的人一面观望着天气，一面附合道。

当那些地方发生暴风雪的时候，便不派人出外工作——

这些人都怕让他们离开营房。如果你不设立一条导绳的话，他们可能在寝室和食堂间就会迷失掉。如果哪一个囚犯冻死了，自然没有一个人会关心。可是，若是他设法逃走，那又该如何是好？这样的事例就曾发生过好几次。在刮暴风雪之际，虽然白雪下得细似粉末，但是，积着的雪堆却坚硬如冰。当雪堆得高逾铁丝网的时候，囚犯们便藉此逃出集中营。其实，他们还是逃不远的。

想到这里，暴风雪毕竟对任何人还是一无用处。囚犯们深锁其中地坐着；煤炭迟迟未能送达，而且，所有的温度都给吹到营房外去了。由于面粉没到营地，因而没有面包可吃；更是常没热食物吃。只要暴风雪持续下去——三、四天，甚至一星期——那么，那些日子便被视同假日，同时，须在星期日加班以兹补偿。

然而，囚犯们还是爱恋着暴风雪，而且，祈祷着它们的来临。不论什么时候起了一点风，每一张面孔便会仰着去观天色，心想，让那天气来吧！愈多愈乐。

他们的意思是指雪。可是，只起了一点地面风，它决不会真地刮起来的。

正当此时，杜林走了进来，面带忧郁之色，他的小队知道，定是有事要干了，而且，很快地听见：

"哼！"杜林说，向四处望了一眼，"全部到了吗？一〇四小队？"

他没对他们加以复查或清点，因为，杜林的人没有一个会到任何地方去。没有耽搁时间，他对手下的人派定了任务。两个爱沙尼亚人，加上森卡和哥普奇克，被派去搬一只大木

箱到发电厂来，以作调合灰泥之用。他们大家马上晓得，这正是要调他们到那单完工的建筑物去工作。那里的工作，打秋末就一直停了下来。有的人则被派遣随巴夫洛去取工具。有四个人被命令去将发电厂附近、机器房的入口处，和建筑梯道内部及其上面的雪铲除掉。有两个人被差去用煤炭，以及将他们撿来并将之劈开的木头，在机房里把火炉生起来。另外又有人用雪橇去拖水泥。并各派两人分别去拿水和沙子。而别的人则将覆盖在沙上的雪清除，同时用铁锹将其耙开。

唯一留下来没派任务的，只剩苏可夫和吉加斯两人了，他们是队中的高手。把他俩叫了过来，杜林说道：

"注意！孩子们——"他并不比他们年长，但，他惯于对他们那样说话，"午饭过后，你们就要动手用水泥和砖砌二楼的墙，就是在第六小队上个秋天停工的地方开始，现在，我们必须设法把机房弄暖一点儿。机房有三个大窗子，因此，第一要务就是要把窗子封上。我会给你们人手帮忙，不过，你们要计划用什么来堵窗子。我们要用机房做调灰泥的工作，那儿也是我们用以暖身之地，除非我们能保持暖和，不然，我们都会给冻得象狗一般，懂吗？"

他或许还要说下去，但是，此时哥普奇克走了过来。他是一个乌克兰青年，粉红色的皮肤，就象是还在吮乳的小猪。他抱怨别的小队不把木箱子给他们，而且，箱子里还存放了些废铁。杜林为此走开了。

在这样寒冷他气候中工作，确是一桩难事。因此，重要的是要动手工作。

苏可夫和吉加斯互换了个眼色，他们曾不止一次以木匠和泥水匠的身份搭档工作，而且，也彼此佩服对方的技术。

在空旷的雪地上，想找封堵窗子的东西，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吉加斯说："伊凡！我知道那边有个小地方，那儿正在搭建工寮，有一卷盖屋顶用的粘纸，我私下把它藏起来了，我们去把它偷过来。"

吉加斯是莱特人，可是，他说起俄语来，就象是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在靠近他们村子的地方，有一个"老教友"① 的住地，而且，他打孩提时代就学了俄语。虽然他只在集中营里待了二年，但是，他却已经了解了一切：倘若你不狠心的话，你就甭想得着什么。他名叫乔翰，而苏可夫则唤他为凡亚。

他们虽然决定去偷那卷东西，苏可夫却首先跑到修理厂去了。那里正在建筑修理厂的新厢房。因为，他必须去取他的瓦刀。对一个泥水匠而言，瓦刀是一件重要的东西——如果它是轻巧而易握的话。但是，有一项规定，不管在何处工作，每晚你必须把早上发下的工具缴回去，而次日你会拿到哪一把工具，就要看机会了。可是有一晚，苏可夫曾欺瞒着那个管仓库的人，将那把最好的瓦刀藏了起来，而且，如今他还继续把它藏在另外一个地方。每天早晨，如果他被派去砌墙的话，他便把它找出来用。那天早上，倘使一〇四小队被派往"社会主义者生活方式"的村落，苏可夫当然又没有瓦

① 原文系Old Believer，俄罗斯人的一个大团体（一九〇〇年大约有二千五百万人），是十七世纪正教的一个支派，他们受到许多法律上的限制。

刀可用了。但是，而今他只须推开一块砖，用他的手指朝隙缝里挖——于是，有了！它就放在那里。

苏可夫和吉加斯离开了修理厂，向工寮走去。他们的呼吸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雾气。虽然太阳现在已高出地平线上，但，却没有阳光投射出来，仍象是在晨雾中，只是在它的两旁出现了两道光柱。

"象是桩子，啊？"苏可夫点头问道。

"我们须担心的倒不是桩子，"吉加斯似是无意地说，"只要他们不在桩子上围倒钩的铁丝网就行了。"

他说话从来没有不开玩笑的，那就是吉加斯的本色。而且，也正因此而使他受到全队的欢迎。在营区所有的莱特人中，只有他替自己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当然，他吃得很好倒是真的——他每月可以收到两个包裹——他的气色，看起来就象不是在集中营里一样。如你处在他的境遇，当然也会有兴致开玩笑的。

这里的建筑面积挺大，占地极广。要首尾走一趟，可真要花不少时候。在途中，他们遇见了八十二小队的人，那帮家伙又被分派到在地上掘洞。那些洞真够小了——长阔各一呎半，而且，也差不多和长倒一般深——可是，纵然在夏天，地也硬如石头，而今地上又结着一层冰，你只好试着将它挖开了——他们用十字镐猛力地刨——十字镐刨溜了，迸出了火花，但是，一点泥土也没刨下来。那些人站在那里，一人对着一个洞，并望着他们——没有取暖的地方，同时，也禁止他们挪动一步——因此，只好寄希望于十字镐，那是使你保持温暖的唯一之道。

苏可夫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他是威卡人。

"听着，"他向那人建议道，"你最好在每个洞上烧一把火，地上的冰不就融化了吗？"

"那是被禁止的，"那个人说，"他们也不会给我们柴火。"

"那么偷一点。"

吉加斯直管在发牢骚。

"你怎么想的，伊凡！如果当局有头脑的话，你想他们还会在这样冰冷的天，叫人在地上乱挖？"

他嘟哝着叫人听不清楚的咒骂，好一会儿，才归于沉静。其实，你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大冷天里说太多的话。他们继续走着，一直走到雪下埋着那卷粘纸的地方。

苏可夫乐于和吉加斯一道工作。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不抽烟，而且，在他收到的包裹里，决没有一点儿烟丝。

他们用力将雪下的东西拖出来，可是，现在他们怎么将它搬走呢？虽然从瞭望塔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但，那不打紧："鹅鹕"唯一关心的，就是囚犯们不要逃走。在工作场内，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那些薄板子劈成柴火烧掉。若是他们遇见了卫兵，那也不要紧，因为，他不也是和别人一样，在看看有什么能偷的吗？至于囚犯们，他们根本不理那些工寮的人，也不会在意那些小队长。唯一会注意他们的人，便是督工。他是个老百姓。还有那个杂种德尔，瘦长的德尔，本名是锡库罗巴坦柯，他只不过是个傻蛋，可是，他却是一名模范囚犯。他被派临时担任看守工寮的差事，以防囚犯们偷窃东西。是的，锡库罗巴坦柯是最有可能在空旷地看见他们的

家伙。

“注意，凡亚，”苏可夫说，“我们必须竖着把它弄走，我们将它立起来用臂膀搂着，那样便容易搬。而且，我们的身子也好把它挡起来，在远处他们看不见的。”

那是个好主意。竖着搬那个东西，是令人感到蹩扭，不过，他们还是这样把它置于两人间拿走了。从远处看，就好象三个紧靠在一起的人。

“但是，当德尔见到这东西钉在窗子上的时候，他定会猜它是打那儿弄来的。”苏可夫说。

“我们怎么办呢？”吉加斯惊奇地问。

“我们就说它原来就在那儿的。要不要我们把它扯下来，或是该怎么处置？”

那就对了。

苏可夫的手指，在破手套里冻僵了。他完全失去了触觉，但是，他还穿着那只左靴——那已变成了一个大家伙。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手指的麻木感就会消逝的。

他们经过一片雪地，走到一条跑雪橇的小道上，打工具房向发电厂跑去。他们的人肯定是在这条路上运送水泥。

发电厂坐落在建筑地边缘的一块高地上，有好几个星期没人涉迹此处了。而且，在往那儿的路径上，已铺上了一层滑脚的雪，雪橇行过的痕迹，以及因一〇四小队的深踏而造成的新路迹，都明显地坦露着。有人已用木铲把建筑物四周的雪清除掉了，而且，开了一条路让卡车开上去。

若是起重机没有故障的话，一切都会进行得很顺当的。不巧，马达烧坏了，而又没人肯花点儿工夫把它修一下。这

一来，每一样东西——灰泥和砖——都须用手将之搬到二楼。

那未完成的建筑物，就象是一副久放的骷髅，在雪中屹立了两个月之久，还跟被遗留下来的时候一个样儿，没有什么变动。如今，一〇四小队又到了这里，有什么能使他们打起精神来呢？空着肚子，那就勒紧裤带吧！蓬下着霜，没有一个暖和的地方，没有一点火花，可是，一〇四小队还是来了——那座建筑物又恢复了生机。

就在机调房的入口处，供作调灰泥的水槽跌裂了。苏可夫一时性急，因而走快了些，可是，他并不希望再那样二步并一步地走下去。杜林在臭骂他的手下，不过，那是做样子罢了，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该挨骂。就在那个时候，吉加斯和苏可夫带着那捆盖房顶的粘纸回来了，杜林很高兴，并且，即刻做了一项新的安排：苏可夫被差去修理火炉烟囱，以便很快地就把火炉燃起来；吉加斯则去修理灰泥的水槽，并派两个爱沙尼亚人帮助他；森卡拿着发给他的斧头去砍长木条——可以把他来的粘纸附在上面，每一个窗户要用两幅宽的粘纸。木条打哪儿来呢？杜林在四处找。每一个人也在四周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从通往二楼的梯道扶手栏杆上取下两块厚板。这一来，你就须在走梯道的时候加倍小心，不然，便会从梯边掉下去。可是，此外，还有别的地方弄得到木条吗？

你或许会感到奇怪，何以囚犯们会在集中营里精疲力竭地努力工作，十年如一日，而且毫无变化？你可能想，他们会说：不用你管闲事，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会整天拖沓到天

黑，到时，晚上就属于我们了。

不过，拖沓肯定行不通，他们会搬出那些在努力工作的小队来唬你——不是在营外工作的小队，因为，在营外工作的小队，每一个人都是分别付给报酬的。原因是，在营内一切都由当局安排死了，以致囚犯们会彼此挑唆。例如：要么就大家都有点额外收入，不然大家就会抱怨。不是说你是混日子的，便骂你是杂种——你以为我会只为了你而心甘情愿地挨饿吗？卖点力吧！懒鬼。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要防止任何偷懒的企图了。你只好不顾一切，拼死命地工作，因为，除非你另有取暖的手段，否则，你与别人都会陷于不测之中。

巴夫洛拿来了工具。现在你可以将之启用了。同时也拿来了几条烟囱。可是就没有洋铁匠使的工具，不过，倒是有一把小锄头和一把小斧，有必要的人，只有将就一下了。

苏可夫将戴了手套的双手相互拍击了一下，便着手做衔接烟囱的事。用锄头把烟囱两端的交接处接上，他拍了一下手，随后才又继续反复地敲着锄头（他把瓦刀藏在前面的隙缝里，因为，虽然他是和自己人一道，可是，或许会有人把他的偷换掉，即使是吉加斯也用得着）。

此时刚才他脑子里所想的，已被扫得精光，所有的记忆和忧虑也都消逝了！他仅存着一个念头——将烟囱的转弯处安置好，并把它吊起来，以防止烟气外溢。他叫哥普奇克去取一条绳线——用它把烟囱在近处悬起；那样才算大功告成。

在角落里还有另一个放在地上的火炉，上面有一个砖砌

的烟囱，烟囱上有一块可以烧得火红的铁板，结了冰的沙子便是在这上面烧融并烤干的。这一炉火已经点燃了。那位舰长和菲杜可夫正运着一车车的沙子进来。推手推车，并不须花太大的脑筋，因此，小队长把这种工作交给曾经担当要职的人去干。菲杜可夫曾是某个公署中的要员，而且是有车可自由运用的人物。

起初，菲杜可夫很瞧不起那位舰长，还企图侮辱他，他在他胸上揍了一拳才感到满足。自那以后，他们便处得很好了。

他们俩把沙子送了进来，便靠到大炉边去取暖，可是，杜林却把他们赶走了。

"小心！你们总归有一个马上要受罚。等我们把这地方安顿好再说。"

对一只丧家之犬，你只须出示鞭子就够了。风霜凛冽，可是，还赶不上小队长那么严厉。那两个人终于散开回去工作。

苏可夫听见杜林对巴夫洛说："在这里看住他们工作，我要去交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比工作的本身更重要。一个聪明的小队长，他就是一个把心思放在工作报告上的人，那就是叫手下有饭可吃的依据。他必须证明，没有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也须把效率低的事报成效率高的。为了做到这点，一个小队长要头脑敏捷，而且也须获得视察官的青睐，同时要贿赂他们。那么，因那些工作报告而受益的人是谁呢？且让我们把这点弄清楚吧！那就是集中营当局。当局可从建筑机关获得数以

千计的额外卢布，于是，督导的官员们，便能因此而获得较高的赏金。如乌可华，便因挥动他手里的鞭子而取得这种报酬。那么你呢？在晚餐上可以多吃六盎斯的面包。其实，两盎斯便能维持你的生命了。

虽然拿进来两桶水，可是，水在途中就冻结了，巴夫洛认为这样干不是办法，要快点把雪融掉，因此，他便将水桶放在炉子上烤。

哥普奇克拿来一些新的铝质缆线，以作导电体用。

"伊凡·丹尼索维奇！"在他将缆线交给对方的时候说，"它可用来做调羹，教我怎么铸吧。"

苏可夫喜欢那小伙子。他自己的儿子年幼的时候不幸夭折，留在家里的两个女儿倒是抚养大了。哥普奇克之所以被逮，是因为他送牛乳到深林中给班德拉的人喝。由是而按成人的标准判他监禁。他象只小狗，讨好于每个人。不过，他也已经学得狡猾了：他独享寄来的食物包裹，有时候是在晚间偷偷地吃。

毕竟，你是不能给每一个人分享的。

他们折断了一截，留着铸造调羹，并将之藏在角落处。苏可夫将两块厚板架在脚搭子上，然后叫哥普奇克上去把烟囱吊起来。那孩子身手一如松鼠般地敏捷，腿上了屋梁，在上面钉了一两板钉子，把铝缆线绕在梁上，又将它绕过烟囱，苏可夫同时也在助他一臂之力；他在近烟囱末端处把烟囱弄弯。虽然那天没有风，不过，第二天或许会刮大风。到时，这道"弯弯"便能防止炉烟外溢。他们一定没有忘记，他们是在为自己修理烟囱。

在那一边，森卡已经把木条做好了。这时，哥普奇克又分派到把木条钉起来的差事，那小鬼爬了上去，对着下面的人嚷嚷着。

太阳升得更高，雾正在消散中，两道灿烂的光柱也消失了。屋子里热烘烘的。此刻，有人用偷来的木材把火炉燃着了，令你稍有畅快之感。

"一月里来，太阳晒暖了母牛的肚皮哟！"苏可夫唱道。

吉加斯将裂开的灰泥槽钉好了。而且，用手里的斧头在槽上猛击了一下，嚷道："听着！巴夫洛！因为做这件事，我要向杜林索取决不能少于为数一百的卢布。"

"你得到的只是三盎斯(面包)。"巴夫洛笑着说。

"检查官会将差额补上的。"哥普奇克在高处嚷道。

"住手，"苏可夫吼道，"停！"那样剪裁盖屋顶的粘纸错了。

于是他教他们该怎么做。

人们蹑手蹑脚地溜到火炉边，可是，都被巴夫洛赶走了。他交给吉加斯一些木材去做灰槽，以便用它将灰泥盛到二楼来。他又派了好几个人去取沙子。有些人则去扫除砖架上的雪。又有别的人动手，把在炉顶铁板上的热沙子取下来，并将之倒入灰泥槽中。

外面一辆卡车的引擎在响。他们是运送砖头的。第一辆卡车已经到了，巴夫洛匆忙地出去，向司机挥手示意，告诉他把砖头卸在何处。

他们在木条上铺好了一层盖屋顶用的粘纸，然后又加上

了第二层。你能期望它赐与你什么保护呢？它不过是张纸而已。然而，它看起来却似一垛坚硬的墙。屋子变得更暗了，却使火炉显得更光耀。

亚拉沙拿进来一些煤炭，人群中有些嚷着叫他倒在炉子上，别的人则持反对的意见，因为，他们想藉着火焰来取暖。亚拉沙迟疑不决，不知该听谁的是好。

菲杜可夫为自己在炉旁找了个舒适的地方，这傻瓜正拿着靴子在火炉上烤，那位舰长则扭扯着他的颈子，把他拖到手推车那里。

"你去拉沙子，你这杂种！"

那位舰长如果还在大船上的话——倘若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虽然营区的生活使他憔悴了，可是，他还留着胡子。

终于，三个窗子都堵上了。而今，唯一的光线便是打门那儿来的，而且，风也随着光一道吹了进来。因此，巴夫洛把门口的上半部掩住，下半部则任其不管，以便囚犯们可以弯着腰进出。

然而三辆卡车已开到了，并且，把所载的砖卸了下来。眼前的问题是：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如何把砖送上去？

"泥水匠们！我们去四处逛逛吧！"巴夫洛招呼道。

巴夫洛的这一举动，真叫人佩服。苏可夫和吉加期跟他一道去了。梯道本来就够窄的了，加上森卡拆走了栏杆的扶手，因此，加果你不想掉下去的话，就得小心地紧贴着墙走。更糟的是，阶梯上满布着冰冻的雪，上面没有一处能供你踏牢脚步。他们怎能把灰泥拿上去呢？

他们向四周搜寻，要找一个放砖的地方。巴夫洛所派的

人，正在把墙头的雪铲除掉。地方找到了，不过，你必须把旧东西上的冰用斧头削除，然后将它扫干净。

他们正盘算着，最好用什么法子把砖拿上去。他们朝下望了一眼，于是决定，不打梯道搬砖，而是叫四个人站在底下，把砖先放在那儿的平台上，由另两个人接运，再由两个人将砖递到二楼，那样就比经过梯道运砖要省事些了。

风并不强，可是，你还是感觉得到有风。在他们动手砌墙的时候，风还是会吹刺到他们，他们须距大伙儿在砌的那垛墙再往后面一点，那对他们就有点遮挡的作用。不坏——那样较暖些。

苏可夫仰望着天空喘了一口气——太阳几乎已爬到了吃午饭的时刻。妙极了！当你在工作之际，时间是飞驰得多么快呀！那是他常注意的事。日子就这样在集中营流逝过去——一眨眼间它们就消逝了。可是，度过一年可不是那么简单，它们就象一秒也没变动过。

当他们走下去的时候，发现除了那位舰长和菲杜可夫还在搬沙子外，大家都围在火炉的四周。巴夫洛光火了，于是，他立刻派了八个人出去搬砖；又派两个人把水泥倒入木箱中，并将之与沙子搅拌在一起；另外各派一人，分别去取水和煤炭。而吉加斯却在自己发号施令：

"各位，我们必须把这几车沙子用完。"

"要我帮他们忙吗？"苏可夫自告奋勇地问。

"好，出去帮帮他们。"巴夫洛点头说道。此时他们拿进来一只大桶，以盛取融化了的雪水。有一个人则对他们说，已到中午时分了。

苏可夫也证实中午到了。

"已日正中天了！"他宣布道。

"倘若它已达中天，"那位舰长反说道，"就是一点钟，不是正午。"

"你是什么意思？"苏可夫抗辩道，"每一个老手都晓得，太阳的位置是高悬在午饭时刻。

"老手，或许是吧，"他嘲弄道，"但自他们通过了一项新法令以来，现在的时刻，就是太阳悬在一点的位置上。"

"谁通过的那项法令？"

"苏联军方。"

那位舰长推着一辆手推车出去了。而苏可夫也不愿和他争辩。难道那意思是指，连天上的太阳也要向命令低头吗？

在那些人忙乱地做着四个搬运灰泥的工具时，不停地发出了锤击的响声。

"好了！坐一会儿，暖暖你们的身子。"巴夫洛对那两个泥水匠说，"你也一样，森卡。午饭后，你可以加入他们的工作。坐下！"

现在他们才有权坐在火炉旁，总之，在午饭之前，他们不能着手砌墙的工作，而且，也没有必要把灰泥搬上去——它会冰冻起来的。

煤炭渐渐烧成了赤红色，而且，始终散发出一股不变的热度。可是，只有在你接近燃烧中的火炭时，才感觉得到它的热度——工作场所的别处，还是跟先前一样冷。

他们都脱下了手套，四个人全都放手在火炉上烤。

但是，如果你穿着靴子的话，决不要让脚靠近火焰。你

须记住这点。因为，倘若是皮靴，它就会裂掉；如果是毡靴，毡质就会变湿而蒸发出水汽，而且，你不会觉得暖和的。若是把它再靠近一点火焰，它就会被烧焦，那么，就须带着靴子上的那个洞，一直穿到次年春天——你甭指望弄到另一双靴子。

"苏可夫有什么好担心的，"吉加斯说道，"苏可夫有一只脚几乎踩到家了。""一只赤脚。"有一个人说。他们都笑了（苏可夫把修补过的那只靴子脱了下来，正烤着他的袜子）。

"苏可夫的刑期差不多要满了。"

他们判了吉加斯二十五年。你够运气的话，或许能早点离开这儿，因为，在早期的时候，量刑较轻，每个人都是判十年。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不论是谁，量刑的标准，一律是二十五年。一个人活十年倒无问题——但是，谁保证能活得过二十五年呢？

苏可夫很高兴每个人用手指着他，他们那样好似在说：看他，他的刑期差不多要满了。但是，他本身却对这点抱以怀疑的态度。那些在战争期间就服满刑期的囚犯，全都受到一项特别指令的约束，只有到一九四六年才释放他们。即使服役三年的人，也都还得再关五年。法律是可以随便由你颠倒的。当你的十年结束时，他们可以说，"这里还有另十年给你。"或是把你放逐。

当你想着它的时候，虽然还有未满的刑期，可是，你还是会满怀兴奋之情。是的，你的刑期真的要结束了；想是，一切尚在未定之中……天啊！要走向自由，还得靠自己的脚

走出去。

对一个老手而言，高声谈论那事，乃是不智之举。苏可夫对吉加斯说："你不为你的二十五年担心吗？你不会真在这里待二十五年的。我已待了整整八年——那倒是事实。"

是的，你生活在泥坑里，自然没空去想，你怎么进来的？或是，你将如何走出去？

根据资料，伊凡·丹尼索维奇·苏可夫，被判的是叛国罪，他自己也这么招认。是的，他曾想出卖他的祖国，而向德国人投降；他又从囚禁中回来，为德国执行一项情报任务。苏可夫和审讯人员，谁也说不上是负的什么任务，因此，所谓任务的事，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苏可夫只好随便把任务的事，乱说一通。如果他不签字，就会被枪毙掉；倘若他签字了，那么，还会有保命的机会，因此，他认了。

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他们全军都在西北战线上被包围了。没有空投食物给他们，因为，没有飞机。情势坏透了，以致他们将死马的蹄子切下来——角质物经浸泡在水里过后，可以食用。他们的弹药也用尽了，因此，德军将他们围困在森林中。有一个时期，敌军并不多。苏可夫便是被围困部队的一分子。在被德军围困了一两天后，于是，他们五个人便计划逃亡，他们偷偷地通过了森林和沼泽地带，终于在奇迹中，抵达了他们自己的战线。一个机枪手，当场击毙了其中的两人，另一个也因受伤而死，只剩两个人安然无恙。他们聪明一点儿的话，就应当说，他们是迷失在森林里的，那就不会有事了。但是，这两个人却道出了

真相：他们说，他们是打战俘营里逃亡出来的。战俘营，能这么说吗？你们两个混账小子。如果，他们五个人还安然活着的话，五人的供述，或可相互印证而为他们解脱。可是，只有两个人，自然是没有希望了。你们应动动该死的脑筋，把向他们报告的逃亡经过加以捏造。

森卡虽然聋了，可是，他明白他们正在谈论从德军处逃亡的事。于是，他大声地说："我逃亡过三次，而且，他们三次都抓到了我。"

历尽沧桑的森卡，通常都是沉默寡言的，他既听不见人家说些什么，也不混入别人的谈话中。因此，对他的事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在卜琴华德待过，他在那里与地下分子一道工作，而且在军中走私军火。德军因而狠狠地惩罚了他：把他的手捆在背后，将他吊起来，并用鞭子抽他。

"你在里而待了八年，伊凡！"吉加斯辩道，"但，是什么样的集中营呢？不是'特别营'，你还有婊子可睡觉，你也无须佩带囚犯编号，在'特别营'里待八年试试看——做奴工，没有人能活着出'特别营'的。"

"婊子?！你是指婊子，没有婊子。"

苏可夫瞪着火炉里的煤炭，回忆他在北方待了七年的情形。他是怎么过那三年搬运圆木的工作的——运输箱子和枕木。

营火在那儿熊熊上跃——晚间伐木。他们的头子规定，任何未达工作定量的小队，入夜后，还须留在森林中继续工作。

他们虽然早早就蹒跚地回到了营区，但是，第二天早晨，

却又须再度待在那森林中。

"不……不，兄弟们……我认为，我们在这儿过的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轮班时间一结束，不管工作有没有完成，我们就可回营，那是规定。这儿的面包——至少比那里的多出三盎斯，人在这里是活得下去的。当然啰！这儿是一所'特别'集中营，此外，还有什么呢？是佩带编号的事使你觉得麻烦吗？那些编号并没什么呀！"

"比较平静的日子，你以为是这样的吗？"菲杜可夫咒骂着（午饭的时候快到了，所有的人都拥围在火炉边），"把睡在床上的人的喉咙割断，就是你所谓的比较平静吗？"

"都不是东西——告密者。"巴夫洛举起手，威胁地指着菲杜可夫。

一点不错，因为，曾发生过一桩新奇事。一天早晨，有两个被视为告密者的，被发现在床上睡着的时候，让人割断了喉咙。而且，几天之后，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一个无辜囚犯的身上——定是有人睡错了床铺。因为，有一个告密者，因恐惧而私自跑到禁闭室的主管那里，于是，他们叫他待在里面，以保障他的安全。令人吃惊地是：在普通集中营里，却不曾发生那种事，即使在这儿，直到那个时候，也不曾有过。

骤然间，哨音响了，哨音不是开始就一口气吹到底，起始只是哑哑的，好象在清除哨子口似的。

中午到了，大家放下了工具，开饭了。

该死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早该去饮食部排好队。有十一个小队在发电厂工作，可是，饮食部的房子，一次却只能

容纳两个小队。

杜林还是不见人影，巴夫洛迅速地向工作场地四处扫了一眼，说道："苏可夫和哥普奇克！你们跟我来。吉加斯！我一派哥普奇克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你就把全小队带过来。"

只要有任何人离去，其他的人便会将火炉旁的空位占下来取暖。那些人围着炉子，一如它是个美丽的娘子似的，他们大伙都趴上去拥抱它。

"来吧！别把大好的今宵都费在她身上！"有些人嚷道，"我们抽烟吧！"

他们彼此注视着，看看有谁把烟点起来。一个也没有。他们不是没有烟，也不是没拿出烟来，只是不愿叫别人见到手里的烟。

苏可夫随巴夫洛走了出去，哥普奇克慢慢地跑在后两，就象是一只野兔子。

"暖点了！"苏可夫当即说道，"零度，不会更低了。正是砌墙的佳时良辰。"

他们向那些砖偷瞥了一眼，那些人已经放置了很多砖在平台上，而且，有许多已移送到二楼去了。

苏可夫把视线转移到太阳上。他在核对它的位置。他正想着那位舰长所说的"命令"。

走进了空旷地，风还是照吹不误，依然冷得刺人。它正是在告诉他们，别忘了，这时节还是一月间呢！

那间囚犯所用的饮食部，并不强过一家低级的妓馆。大家围着一只炉子，紧紧地拥挤在一起。饮食部有绽裂的地方，则用一些生了锈的铁片遮上。屋内一分为二，一处当厨房，

一处做餐厅。里面也没有木地板；触目所见的只是那些人用脚踏成的许许多多凹坑。整个厨房的组合，就只是一个方形的炉子，上面放着一只煮汤的锅子。

那间厨房由两个人掌管——一个炊事员和一位卫生督察。每天早上，在离开营区的时候，他便会从厨房里取出所发的麦屑；一个人约有一盎斯半，一小队有两磅——整个队伍所吃的，则是差一点不到三十六磅。那位炊事员，不太喜欢自己一个人搬着一袋麦屑走二哩路，因此，找了个帮手替他搬——慷那些囚犯的慨，多给那位帮手一份吃的，总比由他自己去扛那袋麦屑强。又要挑水，而且，还要去拿烧炉子的柴火，这些也是那位炊事员不太乐意做的差事；因此，的还是找囚犯们来替他做。反正，所给的额外食物是慷他人之慨，跟他有什么关系？

另外，还有一项规定，食物必须在饮食部里吃；而碗却不能留下过夜，碗是由老百姓洗的。为数不超过五十的碗，必须在使用后拿来赶速洗净，然后交给下面的用膳者（凡是收碗的人，都能获得一份额外食物）。为了要确定，没有人把碗自饮食部端走，就须叫一个人守在门口；但是，不论他多么留心，人们还是设法分散他的注意力，或是将他骗走，照拿不误。因此，又得找另一个人跑遍整个建筑地，把那些脏碗找出来送回厨房，这人也因此而获得一份额外食物。许多其他的人，也因而得到一份额外的食物。那位炊事员所做的则是：将麦屑倒进锅里，然后加盐；接着便是放肥肉（好肥肉囚犯们吃不到，腐臭了的则放入汤锅中，因此，当仓库里发给腐臭而还堪食用的肥肉时，囚犯们都欢迎能将之当作额

外食品配给他们）。他们做的另一件事是，当麦屑煮开了的时候，将其搅动一番。

卫生监督所做的就更少了——只是坐着监视而已；在燕麦粥煮好了的时候，他便去取自己的一份，要吃多少就吃多少，炊事员亦然。随之，就是值日小队长驾到——值日的小队长是每天换的——尝一尝，以决定食物是否适合工人们食用。他也能获得双份。

哨音又响了，于是，小队成员们立刻排好，然后由炊事员通过一处窗口，把一碗碗的粥递给他们。只在碗底盛了一小撮粥。你不用问有多少，或是试想衡量一下它的重量。如果你开口问，那么，所得的便会是一顿臭骂。

草原被风吹得光秃秃的，一片萧索，夏季食的是燥风，冬天刮的则是冷风。那草原上是不会长出什么的。在四边有倒钩的铁丝网内，更是了无一物。面包仅来自切面包者；燕麦则在仓库中处理。不论你如何的努力工作，也不管你多么奴颜婢膝，你也甭想在那儿逼出一点儿食物；你得到的，不会超过该死的当局所赐给你的。而且，你甚至得不到那个——因是炊事员，帮手，以及其他模范囚犯而得到的轻松差事。

他们在这里要剥削你，他们在营中要剥削你，甚至再早一点，他们在仓库里就剥削你。而且，那些剥削你的人，根本不用挥动一下十字镐。而你呢——就得挥动十字镐，拼死命地工作，然后，拿着他们所赐给你的那一点儿东西，打窗口处滚开！

巴夫洛和苏可夫，加上殿后的哥普奇克，走进了饮食部。有些人站在那视，彼此靠得紧紧的，以致你根本看不见餐桌，

也见不着凳子。有的人坐着吃，多数人则站着吃，八十二小队的人，由于曾挖了半天的洞，没有机会取暖，因此，在哨子一响的时候，便头一个冲了进来；就是吃过了饭，他们也不愿离去。还有别的地方，能让他们取暖吗？对别人的咒骂，他们均视如马耳东风，根本充耳不闻——这里要比在寒冷中舒服得多了。巴夫洛和苏可夫，用肘拨开了去路往里走，他们来得正好，一个小队正在取食，另一个小队在等，窗口近处只有一个队副，因此，他们就排在其余人的前头。

“[illegible]！”那炊事员透过窗口嚷嚷着，人们匆忙地将碗[illegible]去。苏可夫正在收集另一只碗，随之也传了进去。他并非想获得一份额外的粥，而是想快点拿到他该得的一份。在隔壁，有一些帮手正在洗碗——为获得额外的一份粥。

那炊事员开始侍候几个排在巴夫洛前面的队副。

“哥普奇克，”巴夫洛朝着那些排在他身后的人头上喊过去。

“我在这儿，”打门口传来了哥普奇克瘦羔羊般的话声。

“去招呼队里的人马来。”

他走了。

今天值得一提的是，燕麦粥不错——道地的燕麦粥，品类上佳，他们不是常有的吃的。他们更常吃到的是，一天两顿不成样子的粥。虽说今天吃的是真货色，但，照样掺了假。不过还是不坏的。

在苏可夫年轻的时候，不就经常用燕麦去喂马嘛！然而，在他整个灵魂渴望着一把燕麦的时候，他却再也不会碰到。

前的那种光景了。"碗！碗！"那炊事员叫道。

而今，一〇四小队已排好了队。巴夫洛前面的那位队副，走上前去，拿着他的双份食物离开了窗口。

那位队副所得的额外的一份，也是牺牲囚犯们的结果——可是，无人表示抗议。那位炊事员对所有的小队长都是给的双份。他们拿来之后，或是自己享用，不然，就是给他们的队副吃。杜林则送给巴夫洛。

此刻，苏可夫挤入了一张餐桌的后面，撵走了两个闲逛的家伙，礼貌地请另一位囚犯挪开，在他面前清出一块小小的空间——使十二只碗能紧放在一道，六只一排分排成两列，多出的两只，则架在两列碗的上面。他的下一步行动，便是从巴夫洛那儿把碗接过来。在接碗的时候，一面复诵着碗的数目，同时，又留神监视着——怕万一有外人在桌上打他们的势。而且又须注意，不要被别人的肘部撞到而把碗打翻——有的人就在他身旁离开餐桌，有的则正跨过凳子，或正挤进来用膳。不错，你必须留神监视着——是否那小子在端他自己的饭碗吃？或是他慢慢地上前，想从一〇四小队中摸走一碗？

"二，四，六。"那炊事员在窗口数着。他一次递出两碗——那样对他计算方便，否则，他或许会算错。

"二，四，六。"巴夫洛在窗口处，以乌克兰语悄声地复诵着碗数，并当即把碗成双地交与苏可夫，由他将之摆在餐桌上。

苏可夫并未高声地复诵碗数——不过，他数数的声音，总比任何人都要大了。

"八，十。"为什么没把队带进来？

"十二，十四。"数数还在继续下去。

厨房的碗用光了。苏可夫的视线，通过巴夫洛的头和双肩穿入窗口，清晰地见到这情形。那炊事员把两碗粥放在柜台上，手还没离碗，停下来，似是在思考一般。定是正想着，要对那些洗碗的人咆哮一番。正当此时，另一堆脏碗，已被推到柜台上来了，于是，那炊事员把已盛好粥的两只净碗搁下，顺手将那堆脏碗收了回去。

苏可夫离开了他已放置在餐桌上的十四碗粥，跨过一张凳子，从柜台上把盛了粥的两只碗取过来。他不是对炊事员，而是对巴夫洛悄声地说道："十四。"

"住手！那两碗你是打哪里弄来的？"那炊事员吼道。

"他从我们队里取的。"巴夫洛证实道。"'我们队里'？可是他弄混了数目。"

"十四，"巴夫洛耸着肩说。他本意是不愿偷那两碗粥的，因为，身为队副，他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而此刻，他只好复诵苏可夫所告诉他的话——他或许会经常为那错误而责骂他。

"我已数过了十四。"那炊事员说道。

"你是数过，但是你没将碗递过来，你放在自己的手里，"苏可夫吼道，"如果你不相信我们，你就自己来数吧，看吧！他们都放在这儿的餐桌上。"

在他说话之际，他看到那两个爱沙尼亚人正朝他这边走过来。于是，在他们打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便把手里的两碗

粥塞到他们的手中。苏可夫回到餐桌旁，看见所有的碗都在原处未动——邻桌的人并没有顺手牵羊。虽然，他们有的是机会这么做。

那炊事员涨红的脸，打窗口处探出，阴森森地向前逼近。

"那些碗在何处？"他顽强地问道。

"在这儿，请随便查吧，"苏可夫喊道。"走开！饭桶！你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对一个人喊道，并推了对方一把。"在这儿，那两碗。"他从放在桌上的第二列碗中，端起了两碗。"我们这儿有三列碗，每列四只，都是上好而干净的。数吧！"

"你们的小队来了吗？"那炊事员问道。他自窗口处，向小小的饮食部内怀疑地四处打量——窗口很窄，以防任何人看到厨房的内部，及想看看锅里剩下了多少粥。

"没有，一个人影都还没到。"巴夫洛摇头说道。

"那么，在你们的小队还没到这儿之前，你端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来了。"苏可夫喊道。

每一个人都听见，那位舰长在门口所发出的蛮横吼声："你们在这儿逛荡个什么劲儿？"他以最佳海军军官的声调喊着。"倘若你们吃过了，那就出去！好让别人进来吃。"

那炊事员则在窗口处咕哝着。随后，他将身子抽了回去。又看见他的双手把碗递出来："十六、十八。"

随之，他舀出了最后一份，那是一个双份："二十三。全有了。下一小队。"

一〇四小队的人走了过来，巴夫洛打从正在第二桌就餐的囚犯头上，把碗递给他们。

在夏天，一条凳子可以坐五个人。而今，由于每一个人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因此，勉强可坐上四个。不过，他们动起调羹来，还是会觉得有点别扭。

一想到那两碗偷来的粥，至少有一碗该属于他，于是，苏可夫便赶忙集中精神在他第一碗粥上。他将右膝提到胃部那般高，从靴中拔出了调羹（由可特一以色马，一九四四）。把帽子脱下来夹在左腋。随之，便用调羹去搅动碗里的粥。

在你从碗底取出一点少得可怜的粥时，这便是需要全心灌注的一刻，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口中，并用舌头把吃在嘴里粥搅搅一番。但是，苏可夫须赶紧吃，好告诉巴夫洛，自己已经吃光了，正等着他给自己第二碗吃。不过，在那儿的菲杜可夫还得对付一下，他是和那两个爱沙尼亚人一块进入饮食部的，而且，目击了那两碗粥的整个过程。而今他站在那里，与巴夫洛正对面，望着那四碗还未发配的粥，好象在说，至少也得给他半碗吃。

年轻而黝黑的巴夫洛，静静地继续吃他自己的两份粥。既没有去注意站在那里的人，也全然不去想那两碗额外的粥。

苏可夫的粥吃完了。他曾答应过他的肚子要吃两份粥的，因此，吃一碗还不足以使他有着平时那种吃饱真正燕麦粥的感觉。

他探手到内口袋去取一块净布，顺便发觉了那块没遭冰

冻的新月形面包皮。他小心翼翼地，用那块布把在碗底以及粘在碗边上的粥渣拭除，随之，他把拭下来的粥渣舐食掉；随后，他又将原先的动作过程重复了一次。那只碗看来就象是洗过了一样，碗面上除了有着一层模糊的薄膜外，再也见不到别的东西。

虽然，那多出的两碗粥是苏可夫诈来的，可是，还得由巴夫洛来分配。

正当他在吃光自己的粥时，巴夫洛已苦闷了一阵子。他没把粥舐净，他只舐了一下他的调羹，随之，将它收起来，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其后，他便用手轻轻地触动了——没有活动的余地——一下剩余的四碗粥，那意思是表示，要将之给苏可夫。

"伊凡·丹尼索维奇！你自己拿一碗，另一碗给西沙。"

苏可夫早就知道，其中有一碗是要送到西沙办公的地方。他决不会降低身份到饮食店来，或是进入营中的食堂。苏可夫知道这一点，然而，当巴夫洛触动那两碗的时候，他的心却剧跳起来，想着，巴夫洛会把两碗都给他吗？而今，巴夫洛既然讲清楚了，他的心跳也恢复了正常。

他当即趴在那合法的赃物上，开始细心地吃将起来。对于个别小队的囚犯在他背后所敲打的砰咚声，他根本一无感觉。唯一使他烦恼的是那第二碗粥，因为它还有落到菲杜可夫手上的可能。菲杜可夫虽然是乞讨的能手，但是，他还没有偷任何东西的勇气。

在他近旁坐的是布依诺夫斯基，老早他就把粥吃完了。

他不晓得队里有两碗额外的粥要处置，他也没四下张望，看看巴夫洛手中还有多少粥余下来分配，只是懒洋洋地在取暖。因为身体不够好，所以，他不想过早起身出外走入寒冷中，或是进入他仍感生疏的取暖处。只会象那些在场的人一样，以他搔扰的嗓子嗾使饮食部里的人。他占了个他无权占的地方，而且，还妨害到另一小队的人。他是刚到集中营来的生手，还没有过惯囚犯的艰苦生活。虽然他不知道那一点，然而，目下这一刻却对他尤为重要，因为，当下在饮食部里的人，正在以嚣闹声把他由一个有着热望和信心的海军军官，变成一个了无生气的人。其实，只有在那种了无生气的状况下，才能为他那被判二十五年的监禁带来生机。

人们正在吼他，并用胳臂肘儿推他的背，促他让出他的位子。

"舰长！"巴夫洛说，"嘿！舰长。"

布依诺夫斯基倏地一抖，犹如是在睡梦中被突然拉醒，于是，他向四处张望着。

巴夫洛递给他一碗粥，也没问他要不要。

那位舰长高耸着双眉，凝望着那碗粥，好似在凝望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拿去，拿去。"巴夫洛使其安心地说着。随之端起最后一碗——给小队长的——走了出去。

在那位舰长皲裂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丝致谢的笑意。于是，这个人，这位曾航行过"大北航线"的舰长，便愉快地伏在半勺稀粥上吃了起来。煮出来的粥全然没有油脂——只是燕麦加水而已。

靴杜可夫向苏可夫及那位舰长，愤怒地注视了一番，便离开了饮食部。

可是，苏可夫却认为巴夫洛做得对。那位舰长终究会了解这里的内幕，目前他是不知道如何在这集中营活下去的。

苏可夫仍旧怀着一丝暗淡的希望，盼着西沙将自已的那碗粥给他。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自西纱收到上一个包裹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了。

苏可夫跟吃第一碗粥的时候一样，把第二碗粥从边到底吃得精光，还在舐着落在桌上的一点粥渣儿。苏可夫最后连粥渣儿也吃得一点不剩，然后，才端起西纱的那碗凉粥，走了出去。

"是给办公室送去的。"当守门的人想要阻止他把碗端出门外的时候，他这么说道。

办公室设在卫兵室附近的一幢木室中。在早晨的时候，办公室的烟囱便会冒出袅袅的炊烟。炉子由一个勤务人员看管，他也担任差童的工作。他得四处打工，以谋取微薄的生活费。供炉子燃用的柴禾或圆木，都由他一手包办，他们根本一点忙也不帮。

在苏可夫正想举手去开外面一道门的当儿，却发现门是开着的。于是，他向另一扇门走去，这一扇门的裂隙处，均用解开的旧麻绳塞着。他带着混身的寒气走了进去，并很快地把门关上（这样他们便不会对他叫嚷："嘿！你这个杂种，把门关上。"）。

对苏可夫来说，那办公室热得有如土耳其浴室。阳光透过冰冻的窗子照了进来，好似在那间屋子里玩得很开心，而

不似发电厂的阴光那般气愁，西沙的烟斗所冒出的烟，飘散着跨过仿佛探照灯光柱似的日光束，看来就象教堂中的薰香。火炉烧得红透了，他们是多么铺张呀！那些恶棍！竟然把烟囱烧得红热也不管。

在有这种火热炉子的地方，你只须坐下来一分钟，很快地就会进入梦乡。

那个办公室有两个房间。在进入第二间房的门旁边，便是督工的所在地。不过，并不是紧靠着门的。督工那雷鸣般的话声，正从那扇门传过来：

“为工人而作的花费和建筑材料都透支了。囚犯们就是明目张胆地在你面前把有用的木材劈掉，粗制的薄板就更不用谈了。他们将这些东西当柴火烧，取暖用。前几天，囚犯们还迎着强风，在仓库附近卸水泥。更过分的是，他们将水泥在手推车上举得有十码高才放下去，结果是，仓库一带整个地区，落在地上的水泥有足踝一般深，而且，那些人还在上面行走！想想，有多浪费吧！”

——显然地，是工头们正在那里面开会。

靠近门口的一个角落里，一位勤务人员正懒散地坐在一张凳子上。他跟前再过去，锡库罗巴坦柯——B二一九——象是一支弯柱似的欠身站在那儿。那呆子——正瞪着窗外，即使现在，他也在试图察看是否有人在截取他宝贵的薄板。苏可夫心想，那时候你怎没见到我们，你这多事鬼。

帐务员们——也是由囚犯担任——正在火炉上烤面包，为了免使面包烧焦，他们还做了一个由铁丝网编成的烤具。

西赛正趴在桌上抽烟斗，他背对着苏可夫，没注意到他

的进来。

面对他坐着的是X一二三，是个青筋暴露的老人，他正服着二十年的囚刑。正在吃粥。

"不，我的朋友，"西沙正以和蔼而荒唐的模样说，"如果一个人客观一点的话，就应当承认艾森斯坦是一个天才。'恐怖的依凡'，不就是一项天才的杰作吗？还有依凡手下的卫兵们的蒙面舞蹈！以及在大教堂中的那一幕！"

"哼！"X一二三怒冲冲地说，一面把调羹搁在自己的嘴唇前，"那就是所谓的艺术吗？其实，它毫无艺术可言。只不过是调味品和罂粟精，并非是每天必须的面包和奶油！再说，那只是可恶的政治观念——个人残暴的证明，三代俄国知识分子记忆的缩影。"

他吃起东西来，嘴就象是木头做的一样。其实，燕麦粥对他并无益处。

"不过，有什么别的解释能使他免遭非难吗？"

"免遭非难？唔！那么你就不要称他为天才吧！叫他作笨蛋！因为，他服从恶狗的命令，天才是不会将他们的演出去迎合暴君们的胃口的！"

"哼！哼！"苏可夫清着他的嗓子。他不敢去打断这样一场博学的谈话。可是，呆站在那不是无聊吗？

西沙转过身子，并伸手去接那碗粥，甚至不对苏可夫看一眼，犹如那碗粥是由稀薄的空气变成的。

"听着！"他继续说道，"艺术不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的问题。"

X一二三忿怒地用手击着桌子。

"如果艺术对我引不起任何有价值的感觉，你所说的什么'如何'就是瞎扯。"

苏可夫把拿来的那碗粥递给西沙之后，一直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毕竟，他是在想西沙或许会给他烟抽。可是，西沙却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

因此，苏可夫便悄悄地举步走了出去。外边的冷他还受得住，砌墙的事并不急着去做。

在他沿着小径走去的当儿，看见在雪里有一小截钢条——一小条钢锯片。

他想眼前或许用不着这玩意儿，但是，你绝不能说，来日不会派上用场。因此，他将钢锯片拾起来，揣进裤子的口袋中。他会把它藏在发电厂的。不浪费，就无所匮乏。

在他到达发电厂后，第一件事便是从藏瓦刀的地方，把它取出来，并将它别在腰间的带子上，然后便朝机房走去。

太阳下山后，机房里似乎显得不太黑，也不比外面暖和些，有着一种湿冷的感觉。

所有的人，都拥挤在经苏可夫修好的圆铁炉周围，要不就是在那只烤沙的炉子近旁，在沙子被烤着的当儿，还会不时冒出蒸汽来。那些在炉子四周找不到空位的人，便坐在那个灰泥槽的边上。杜林则面对着炉子坐着，正在吃那碗巴夫洛替他在炉子上暖过的粥。那些人都在彼此细声交谈，他们都表现出一副精神活现的样子。他们中有一个人，把消息传给了苏可夫，小队长已成功地把工作报告处理好了，他是怀着良好的心情回来的。

他在报告上写了些什么工作，以及工作的效率如何，那

是杜林自己的事。不过，事实上，该小队在上半天做了些什么呢？根本是一事无成。修理炉子是不算报酬的，在室内安顿取暖的地方，也是没有代价的——他们是为了自己而做那些事。但是，在报告上却必须另外有所记载。也许是西沙对报告的写成，帮了小队长相当的忙。所以，杜林讨好他并非是不无目的的。所谓一份做得聪明的工作报告，就是指能获得足足五天份额的粮食。好吧！就算是四天份额好了。因为，当局会让全集中营的囚犯只获得上级保证的最低量——不论工作好坏，一视同仁。以便用这方法从五天份额的粮食中，巧取一天留给他们自己享用。这似乎是相当公平；大家所获取的粮食均等。可是，那是消耗我们的肚子而省下来的。好在，一个囚犯的肚子堪忍任何的虐待。总之，能勉强地混过今天，并寄希望于明天就行了。

这便是他们的希望。在那些天中，他们大家只吃到保证的最低限量食品就去睡了。

但是，当你去想它的时候，其真相则是：五天的工作只换到四天的粮食。

机房一片寂然，有烟丝的囚犯则在抽烟。朦胧的光线中，那些人只是坐着凝视炉火。象是一个大家庭。其实，整个小队就是一个家庭。在杜林对炉旁的两三个人说话之际，大家也都在聆听他的话语。杜林向不多言，如果让他说起话来，他则是个满嘴幽默的人。

他也没学会戴着帽子吃饭，不过，当他不戴帽子的时候，看起来则嫌老态了些。虽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头发剪得短短的，但是，在火焰的亮光下，你便能看到他那几许的白

发。

"在营长的面前，我的脚就会发抖了。可是，这回我见的却是团长本人。'红军战士杜林，恭候差遣。'我报告道。团长在问我姓名的当儿，竖起眉毛直盯着我看。我告诉他我的姓名。他问我出生的年代，我也告诉他了。那时我是二十几岁，我只不过是二十二岁的小鬼头。'杜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为工人服务的。'我恭敬地回答。他骂开了，并且用双拳猛击在桌子上，砰！'你本来就是为工人服务的，你这杂种，我问你自己是干啥的？'我吓僵了，不过，我还是抑制着自己。'一等机枪手。军训和政治课程……均获优等。''一等！你在说什么？你这废物？你老子是个富农。看吧！这是来自凯门的公文。你老子是富农，而你却一直瞒着不说。他们找你找了两年了。'我脸色发白，缄口不响。我有两年未写过只字片言回去，为的是免叫他们找到我。对他们在家里的生活状况，我一无所知；而他们对我的情形，也全然不晓。'你的良心何在？'他对我吼道，在他领子上挂的四条官阶，也因吼声而颤动起来，'你不为欺骗苏维埃的军队而感羞耻吗？'我以为他会揍我，但是，他没有。他写下一道命令。就在当天下午六点钟，把我驱出军队。那是十一月天。他们剥下了我的冬季制服，并发给我一套夏装。那是一套三手货，一件短而紧身的夹克。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不必将那套冬季制服缴回，却只管把它交给他们。他们就这样以一纸命令把我撵走了，'夺褫军阶……因系一个富农之子。'连找一个工作都得有良好的证明才行！我要坐四天的火车才能到家。他们并没有给我免票证，他们甚至也没给我一天份额的粮食，只是把最后那顿午

餐给了我，就解除了我的职务。

"真巧，一九三八年，在柯特拉斯的囚犯移送站，我遇到了我的前骑兵营长，他也被判了十年。打他那儿，我获悉那位团长和军务监督，均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掉了。不管他们是出自无产阶级或是富农家系，也不论他们有没有良心，还是照样被杀。因此，我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道：'造物主啊！你总算还在天堂之上，你虽然对苦难容忍不睬，可是，你一打击起来，却是如此的严厉。'"

两碗粥一下肚，苏可夫便烟瘾大发。如果不抽烟，他就会有着要命的感觉。想到可能从七号营房的莱特人那里买到两满杯国产烟丝，于是，他小声对那个当过渔夫的爱沙尼亚人说："喂！艾诺，借给我一点烟丝卷支烟抽，明早就还你。你知道，我是不会令你失望的。"

艾诺瞪了他一眼，然后又缓缓地把视线转到他的"兄弟"身上。他们共享一切东西——他们两人之中，在未与另一人商议之前，连一小撮烟丝也不会用掉。他们俩经过一番喃喃的磋商之后，艾诺便探手伸入他那粉红色的绣花烟袋，从袋中取出了一小撮在店里就切好的烟丝，放在苏可夫的掌上，并以眼睛估计着烟丝的重量，然后，顺手又加了一点，刚好不会多过足够卷一支烟的量。

苏可夫有一张现成的报纸，于是，他撕下一小块。烟卷好了，随之便打杜林的脚下拾起一块燃着的煤炭——抽将起来，一阵晕眩，透过体内传到了脑部和脚上，好象喝下了一瓶伏特加酒似的。

在他开始抽烟的当儿，他觉得打机房的对过处，有一对

绿色的眼睛正在火辣辣地望着他——那是菲杜可夫的眼睛。他或曾想着一发慈悲之心，让那走狗抽一口，但是，他看见那小子当天已抽过了一支。不！最好还是留给森卡抽。森卡听不见小队长的故事，可怜的家伙！他正坐在火炉前，头偏在一边。

火焰照亮了杜林的麻脸，他还在从容地说着，就好似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把我所有的衣服，以其价值的四分之一卖掉。在柜台处买了两块面包——他们已在开始分配面包。我曾想着跳上货车，但是，他们却对此举定下了严酷的惩罚。而且，如果你还记得，就会明白，即使有钱你也买不到车票；因为，你必须提出特别的小手册，或是出示旅行文件。若是想溜进月台，也无路可去——民兵守住了出入月台的关卡，而且，车站两端的铁道又有卫兵在上下走动。那是一个寒冷的傍晚，路上的水坑全都冻了。到哪里去过夜呢？我爬上了一道砖墙，拿着我那块面包跳了过去。随后，又溜进那儿的公厕，我在里面待了一会儿，没人跟踪我。于是我就象是一副军中旅客的模样走了出来。车站上立了一块写着'维拉地弗斯托克——莫斯科'的牌子。有一群人围在热水龙头处，手执茶壶，挤得脑袋彼此互撞。在那群人的边上，我看到一个身着蓝色卫生衣的女孩——她的茶壶很大。她不敢挤到水龙头处去，怕她的小脚被踩到或烫伤。'喂！'我对她说，'抱住这两块面包，我帮你快点把茶壶装满。'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她的火车开走了。她还抱着面包，在那里放声大哭。哭有啥用？她不在乎地把茶壶丢掉。于是，我招呼她道：'跑！我会尾随在你后

面。'她拔腿就跑，我接踵在她之后跟上，我用一只臂膀把她搂住并推她上车。火车走得很快，我的一只脚也踏在车上。车长并没有把我攀住车子的手剥开，也没用手推我——车上还有别的士兵，他当我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苏可夫用胳膊轻推桑卡——来，把这烟抽了，可怜的大个儿！他把在木质烟嘴上的香烟递给了他。其实，让他抽一口他就会觉得够了。森卡那笨大个儿！象是演员一般地将它接过来，用一只手按住胸口，向苏可夫点了点头。但，他毕竟还是个聋子。

杜林继续说道：

"六个全是女的，坐在同一个火车包厢内——她们是列宁格勒的学生，学完了专业课程，正要返乡。她们的小桌上铺着一张美丽的桌巾；雨衣挂在衣吊上；还有贵重的手提箱。她们一生都是在快活中度过的，她们大家都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们一道说笑，喝茶。

"她们问我坐哪节车厢，我叹息一声后，便把实情告诉了她们，'我是在一节特别的车厢内，姑娘们！毕竟向死亡迈进。'"

机房内一片沉静。你所听到的，只是炉中的火啸声。

"于是，她们便抱头哽咽起来。结果，她们便用雨衣把我掩盖在上层的卧铺上，她们一直把我藏到罗弗西伯斯克。我要顺便提一下的是，没想到，后来我还能对她们之一报答恩情——一九三五年，她受到凯罗福难民潮的席卷，正好她在难民潮的劳工队工作的时候，遇上了我，于是，我把她安顿在裁缝工作处。"

"我们要调灰泥吗?"巴夫洛低声问杜林。

杜林没有听到。

"晚上,我从后花园回到我们的家,当晚我就离去了。我带着弟弟一道走,把他送到较暖和的法兰兹。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吃,自己也没得吃的。在法兰兹,有些筑路工人正在锅里煮沥青,旁边围坐着各色各样的叫花子和流浪儿。于是我坐在他们里面,说:'嘿!你们这些家伙,收我弟弟当学徒吧!教他怎么过活。'他们将他收留了下来。我很遗憾,自己没有加入那帮骗子的阵营。"

"你没有再见到你的弟弟?"那位舰长问道。

杜林打着呵欠:"再也没见过。"

他又打了一个呵欠。"好了,各位!不要为我的故事而沮丧,"他说,"即使在发电厂,我们还是捱得过去的。动手吧,调灰泥的人,不要等哨音了。"

这就是一个小队的情况。一个卫兵,即使在工作时间内,也使唤不动人。但是,小队长便不同了,纵然在休息的时候,如果他叫手下的人继续工作,他们也照做不误。因为,小队长是一个养活他们的人,而且,他决对不会让他们白干。

如果,他们等到吹哨子时才动手调灰泥,泥水匠们就要无所事事地等着灰泥用了。

苏可夫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我这就上去把冰去掉。"

他拿了一只小斧,一把刷子,而且,为了砌墙,又带了一个泥水匠用的锤子、照尺、铅锤和一条墨绳。

吉加斯注视着他,发红的脸颊上,显露出一副歪扭的表

情。队长还没有下令，为什么要提前去干？但，苏可夫想，吉加斯毕竟不必为养活这个队的事烦恼。假如他少得几盎斯吃的，他也是一样没什么——他可以依赖包裹为生。

即使如此，吉加斯还是自动站起来——他知道，不能只为了自己而让整个小队在等候。

"伊凡，等一下，我也来。"他说。

"看你那样子，一副傻相。如果你是为自己工作，你肯定会赶紧去干。"

(苏可夫之所以赶着去做，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要比吉加斯先拿到铅锤。他们只从工具房拿来一个铅锤。)

"三个人砌墙真够了？"巴夫洛问杜林。"我们是否该派另一个人上去？那儿的灰泥够用吗？"

杜林皱眉思索。

"我自己去充任第四个泥水匠，巴夫洛，你在这里调灰泥。那是个大箱子，我们要派六个人做那工作，就照这样做——调好灰泥之后，就把它从箱子的一端取出，并利用另一端再多调些。供应要稳定，不能有一刻中断。"

"唔！"巴夫洛跳了起来。他年轻，血气方刚，集中营的生活没有摧毁他。他的脸又肥又胖，准是吃乌克兰肉丸吃的。

"如果你去砌墙，我将亲自为你调制灰泥，看看我们谁最卖力。嘿！最长的铲子在哪里？"

那是小队的另一面。巴夫洛当过丛林狙击手，甚至还参加过夜袭。在集中营里，谁敢给他过重的负担看看，准有你好受的，不过，替小队长工作——那又不同了。

苏可夫和吉加斯出来向二楼走去，他们听见森卡在背后

踩着叽嘎的脚步声，从梯道走上来。可怜而耳聋的森卡，他已猜出他们要往哪儿去。

在二楼的墙壁，只有一处在着手砌着。三垛墙环绕而立，到处都砌高了一点儿，那都是赶砌的结果。由膝部砌到胸部那般高，都没用脚搭子。

所有的踏脚平台和架柱，都被囚犯们偷走了——有的被搬到别的建筑物去，有的被烧掉了。任何延搁别的小队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但现在，事事都须准备就绪，明天他们必须钉些架柱，否则，工作就要停顿了。

从那上面，你能够举目远眺——整个雪地，荒凉而宽阔的建筑地（囚犯们藏了起来，都在利用午间休息这一段时间取暖），昏暗的瞭望塔，和附着铁丝网的尖桩子。除去在你窥视太阳的时候，你看不见倒钩的铁丝网。但是，阳光很耀眼，如果睁眼去看太阳，它就会令你晕眩。

在不远处，你能看到小型的发电机正在冒烟，熏黑了天空，并在呼哧呼哧地发出响声。在它嘘嘘的作响之前，始终会传出那令人听了生厌的声音。那发电机还在那儿呼哧作响。他们也没有把午间休息时间缩得太短。

"喂，史达汉诺维奇！快拿着铅锤上来！"吉加斯叫道。

"你从墙上弄下来的冰可真不少！看你能否在天黑以前削光，"苏可夫嘲弄地说，"你连刀都没拿上来！"

他们着手砌午饭前所分配给他们的墙，但，杜林却在底下叫，"喂，你们这些家伙！我们要配对儿工作，才不会使灰泥在槽子里冻住。你领着森卡砌你们的墙，我则和吉加斯一道做。哥普奇克，你加入我这边工作，动手把吉加斯砌的墙

清扫干净。"

苏可夫和吉加斯彼此注视了一下，对了，就那样快点儿做。

他们拿起斧头。

而今，苏可夫不再眺望远方那阳光闪耀在雪地上的景象，他也不再去看打取暖处晃出来遍布在整个建筑地的囚犯，有的去挖早上尚未完成的洞，有的去处理钢筋，有的在工作场竖桩子。苏可夫只管注意他的墙——从左边的交接处横至右边的墙角。吉加斯所砌的墙，便在这里与他的墙会合。他自己所砌的墙，在逐步升高，而且，已经高出腰际了。他告诉森卡该把何处的冰去掉，而他自己也在用斧头的背和口，使劲地把墙上的冰削除。削下的破冰片，飞舞在他的四周，并弹射在他的脸上。他卖力地工作，而他的心思却在别处。他的思想和视线，正在小心地视查掩在冰下的墙壁，也就是发电厂那有两块砖厚的正面外壁。他就在这儿工作着。该墙先前的部分，不知是哪个泥水匠砌的，看得出来，他既不胜任这件工作，而且也做得糟透了。而今，苏可夫却把这垛墙视如自己手下的作品。他看见那儿有一处中空的地方，那中空处一下还抹不平；他须抹三次才行，每抹一下，他都多加上一点灰泥。但是，此处的外壁却又因而凸了出来——又须在这儿抹两下才能将之弄直。他在心里把整个墙分成两部分：一处是他要继续砌砖的地方，那要从正在逐步升高的地方动工，另一处则是从右边森卡正在工作的地方，直至吉加斯所砌的那一段。然而，他却盘算着，在角落处工作的吉加斯不能停工，而他又得替森卡砌几块砖，以便使他的工作顺手些。

而且，当他们在墙角处拖拖沓沓工作之际，苏可夫又要逐渐超前把半堵墙砌好，以使与他搭配的那个人不致落后。他记下该两处须用多少砖，于是，在搬运工把砖搬上来之际，他便对亚拉沙嚷道："把砖给我，将它放在这里，还有这里。"

森卡结束了削冰的工作。苏可夫拿起一把铁刷子，紧握在双手中，并沿墙飕的一声从头刷到底——来回，来回地刷着——把墙顶，尤其是交接处的雪清除掉。直到上面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雪膜为止。

苏可夫还在忙着用刷子刷雪的当儿，杜林上来了，并在墙角处安上了照尺。苏可夫和吉加斯则已经把照尺放置在他们的墙边上。

"嘿"，巴夫洛在下面叫道，"上面有活人吗？来取灰泥吧！"苏可夫突然焦急起来——因为，他还没在砖上拉上墨绳。于是，他赶着拉墨绳。他决定一次拉三块砖那么高，并酌情放宽一点儿。他也决定，多占一点属于森卡份内的外壁，而由森卡多砌一点内壁：这样对他做起事来方便些。

一面沿着墙角的边缘拉墨绳，他又一面连说带比地向森卡解释，叫他去何处工作。森卡尽管聋了，但，他还是懂他的意思。森卡咬住双唇，点了一下头，向旁边瞥了一眼杜林所砌的墙。"我们不会令他难堪吗？"他望着他说。他心想，我们不会落后的，于是，他笑了。

而今，灰泥正自梯道处拿上来。杜林却打定主意，一点儿也不能倒在泥水匠的身边——不然，在你把灰泥移入槽子内的当儿，灰泥便已冻住了。送灰泥的人，把手推车搁了下来，泥水匠们会直接到车中去取灰泥，并赶着将之敷用。网

时，搬运工们也在快速把由下面的囚犯所摆好的砖动手搬上来。一车灰泥使用光后，另一车又接踵而来，而第一车便在此时下去。搬运工们在机房的炉子上，将冰冻在手推车上的灰泥加以融解——他们这样做的当儿，在手推车上冻住的灰泥，也在因炉火而自动融解。

一次送上来两车灰泥——一车送给吉加斯用，另一车则给苏可夫。灰泥在霜气中仍会冒出蒸气来，但，灰泥中却一点湿度也没有。你要马上把灰泥用瓦刀抹在墙上，如果慢一步，就会冰冻起来。这一来，你就须用锤子轻轻将其敲掉——用瓦刀是刮不下的。而且，倘若你有一块砖铺的位置稍欠正确，它也会马上歪着冰冻起来，那么，你就须用斧头将它敲下，并把灰削除掉。而苏可夫却一无失误。由于砖有不同，所以倘若有任何一块砖缺了角，或是拆了边，或是在边上整块断缺了，苏可夫即刻就会察觉出。并立刻断定该如何砌这块砖，以及砌在墙上的何处最适当。

这里就有一块这种砖。苏可夫用瓦刀取上来一些灰泥，把它抹在适当的位置上，全神灌注在底下的交接处（它就在他正要铺的那块砖中间）。他把数量刚好的灰泥抹在下面那块砖上，又将那块有问题的砖从砖堆中取了出来——小心翼翼地，以免割破他的手套。如果是水泥砖的话，他就不必那样了。他用瓦刀把灰泥抹平，然后便将砖铺上去。以瓦刀边在砖上轻拍了一下，不一会儿就将它弄平了——它不是好端端地铺在上面了吗！——因此，那垛墙就这样给砌得整整齐齐。而那块有问题的砖的纵横两边也都砌得平平的，抹上去的灰泥也正在冻结着。

现在，如果有一些灰泥打边上溢出来的话，你只须尽快地用瓦刀口将之削除，扔在墙外就行了（在夏天，它还可用在下一块砖上，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下一步，你便是要对下面的交接处再注视一次。因为，有几次遇到砖不完好，有的部分事先弄碎了。碰上这种事情，那么，你就得在砖有缺陷的地方多抹一些灰泥，而且，不要把砖平铺下去——将砖向四面溜动一番，把该砖及其邻接砖之间多余的灰泥挤出来。然后，瞄一眼铅锤，再另瞄一眼水平。一切停当了，于是，再着手砌另一块砖。

工作在节奏中进行着。一旦砌好了两行砖，而且旧的错误也纠正了，工作自然会进行得顺利无碍。而今，便是留神监视的时候了。

苏可夫逐渐超前了；他紧贴着外墙，前去和森卡会合。森卡也在墙角处离开了杜林，此刻正沿着墙工作，去和苏可夫会晤。

苏可夫向灰泥搬运工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把它拿上来，把它拿上来。别急！那才对！由于他在急速工作，因此，他连擦鼻涕的时间也没有。

他和森卡相遇了，而且，开始从同一个灰泥槽中去舀灰泥。纵然把灰泥舀光，也不会耽搁他们太长的时间。"灰泥，"苏可夫对着墙外喊去。

"来了！"巴夫洛嚷道。

另一车灰泥到了。他们也将之取光——车内整个液状的灰泥。其余的灰泥则已冰冻在车的四边。你们自己把它刮掉吧！如若不然，将它送上送下的还是你们自己。走吧！下一

车！

现在，苏可夫和其他的泥水匠们，都不再感到冷了。真要感谢那一阵急迫的工作。第一股热气已涌上了他们的身躯——在你的外套、夹克、衬衫以及内衣都觉得湿了的时候，这一股热气来得正是时候。他们还是一刻也不罢手；他们仍在急忙地砌墙。约一小时后，他们又遇到身上所发出的第二股热气。这一次却把他们的汗都给弄干了。他们的脚已不觉冷了，那才是重要的事呢！没什么好挂虑的了，即使是那微而刺骨的冷风，也阻不了他们的工作。只有森卡在跺脚——他的脚很大，可怜的大汉！他们发给他的那双靴子太紧了些。

杜林不时会嚷："灰……泥。"而苏可夫也会喊："灰……泥。"——他是正在对他手下的人喊。当你工作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你自己就成了怜人的小队长。苏可夫追随那人——与他搭配工作的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今，他却使他的弟兄汗流浃背地赶忙调制灰泥。

午饭后，先是由布依诺夫斯基和菲杜可夫一道搬运灰泥。但由于梯道陡峭而危险，所以那位舰长刚开始在上面走的时候，是慢吞吞的。因此，苏可夫就会轻声温和地催促他："快点，舰长。砖，舰长。"

每一次，布依诺夫斯基一上到二楼以后，便工作得较快些。另一方面，菲杜可夫却愈来愈懒了，在他上来的时候，他便把手推车故意推得斜斜的，这可恶的杂种，竟想以此让灰泥流出车外，好使他推起来不吃力。

因此，苏可夫便殴打他的背部："嘿！你这该死的杂种，如果有一天你当了工头，包准你会令你手下的人累得汗流浃

背。”

终于，布依诺夫斯基向小队长投诉道："派给我一个搭档工作的人，我不愿再跟这废物一块工作。”

杜林同意了。他派菲杜可夫打下面把砖搬上来，并叫他在上面工作。上面的工作场已有许多由他递上来的砖，而且，都分别地计算过了。他又叫亚拉沙去和那位舰长一道工作。亚拉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任何人都能使唤他。

"大伙出动吧！水手。”那位舰长催促道，“看！他们砌墙砌得多快呀！”

亚拉沙温顺地笑了。“倘若我们需快点工作，那么，我们就快点干吧！直管吩咐好了。”

于是，他又慢慢走下去推另一车。

感谢上帝，因为，那是个只知工作而不多言的人。

杜林在吼底下的一个人。另一卡车的砖显然已到了。有六个月之久，没送过一块砖到这儿来；而今，它们却源源而来。只要卡车把砖送来，你自然能工作得很快。但是，砖的供应却不是连续不断的。不久后，砖的递送将会中断，到时，你就要闲着傻等了。

杜林正为起重机的事，在对一个底下的人吼叫。苏可夫有意思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没空探听——他正忙着砌墙的事。搬运工上来告诉他：已有一个技工来修理起重机的马达，并有一个修理电器的督工陪着一道来。督工是个平民，技工在修理马达，督工则一旁监督着。

那是按着规定行事的！一个人工作，另一个人监督。

如果他们现在把起重机修妥就好了！运砖和灰泥的工作，便可由它来做。

苏可夫正砌着第三行砖（吉加斯也在砌第三行）。这时梯道上走上来另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另一个头子——建筑工头德尔。他是莫斯科维人①。据他说，他曾在某个部里做过事。

苏可夫贴近吉加斯，并注意着德尔。

"呸，"吉加斯轻蔑地说，"平常我是不和那些大头拉关系的。可是，如果他从梯道上摔下去的话，告诉我一声。"

而今德尔已站在泥水匠的身后，并看着他们工作。苏可夫对这些管闲事的人，简直恨之入骨。这个笨蛋居然试想当工程师！有一次，他曾教苏可夫该怎样砌砖——结果，弄得苏可夫捧腹大笑。一个人要自称为工程师，就该亲手盖房子。

苏可夫的家乡坦及诺弗没有砖造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木造的，学校也是用六英尺长的圆木建成的。但是，因为集中营需要泥水匠，苏可夫也就乐得其所地变成了泥水匠。一个事誉于两种行业的人，自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另外十种行业。

不，德尔没有摔下梯道，虽然他跌了一跤。因为，他几乎是急速走上来的。"杜……杜林，"他叫道，瞪着眼睛，"杜……杜林。"

巴夫洛随他身后走过来，手上拿着工作用的锄头。

---

① 原文 Muscovite 是指 Muscovy 的人，Muscovy 即 Russia 的古称。

虽然德尔穿的是集中营所规定的外套，但是，它既新又干净。他所戴的皮帽虽然和大家的一样，上面写了一个号码——B七三一，但是很时新。

"什么事？"杜林手执瓦刀走过来。他的帽子遮住了一只眼睛。

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那是躲不掉的事。灰泥在手推车里变冷了，因此，苏可夫继续工作——边做边听。

"你知你做了什么事吗？"德尔急急地说，"这不只是关系坐禁闭的事，这也是触犯刑律的。你将因此而受到第三次惩罚。"

到这时候，苏可夫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吉加斯使了个眼色，他也懂得他的用意。问题是，盖房顶用的粘纸被他们偷走了。德尔已见到它被用在窗户上。

苏可夫并不为自己担忧，他的小队长不会出卖他的。他担心的是杜林。杜林是全队之父，对他们来说，他就是一张王牌。在北方的时候，就是为了这种事情，他们便毅然地对他做了第二次惩罚。

噢！杜林骤然变色，他丢下瓦刀，向德尔面前逼近了一步。德尔张眼四顾。巴夫洛举起了锄头。

他抓牢它，并非是没有用意的。

虽然森卡聋了，心里却对当下的局面有数。他走了上去，手放在臀部上。森卡生来就孔武有力。

德尔打一个寒噤，四顾欲逃。

杜林顶靠着他，用低沉而足令每个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你这个杂种，你惩罚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倘若你这吸血鬼

再多罗嗦，那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给我记住。”

杜林气得发抖，无以自抑地抖着。

一副斧头脸的巴夫洛，直瞪着德尔，目光一如剃刀般地锐利。

“唉！各位！不要激动。”德尔脸色苍白地打梯道处侧着身子溜开了。

杜林没有说什么，戴正帽子，提起瓦刀，走回了刚才砌墙的地方。

巴夫洛拿着锄头慢慢地走下梯道。

慢——慢——的。

德尔不敢留下，也不敢离开，他躲在了吉加斯的背后。

吉加斯继续在砌砖，样子就象是在药房里数药丸——象医生在小心翼翼地处理一切——他背对着德尔，犹如根本不知道那小子在那儿。

德尔又偷偷地溜到杜林那里。他那不可一世的骄横到哪里去了？

“杜林，我如何向督工交帐呢？”

杜林只管继续工作，他头也不回地说：“你告诉他，我们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的。”

德尔待了一会儿，他知道他们不会揍他。他把手揣在口袋里，向前走了几步。

“嘿，S八五四，”他喃喃说道，“为什么灰泥抹得这么薄？”

他需要找个人下台，可是，不能挑剔苏可夫的接缝砌得

不好，或是墙砌得不直。因此，他就勉强说他的灰泥抹得太薄。

“请听我说，”苏可夫大大咧咧地说，口气略带嘲弄，“在这样的天气下，如果灰泥抹得太厚，就会裂得跟筛子一样。”

“你是泥水匠，工头叫你怎么做你就怎做，”德尔皱起眉头，气得直喘。

到处都显得不够厚，他应该再抹多一点——除了冬天之外，只有这样才能把砖砌得完全合乎理想。这个人该有良心，其实，你干得蛮好的。试着向他解释又有什么用？他无意于了解这一切。

德尔悄悄地走下梯道。

“你给我修好起重机，”杜林追着他穷喊，“你以为我们是驮马吗？要我们用手把砖头搬上二楼？”

“他们会因而付报酬给你们的。”德尔打梯道处谦顺地回答道。

“你是说照手推车的比率算？推手推车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如是用手将砖搬上去，我们一定要索取较高的报酬。”

“不要以为我反对那样，是账务员不给多付钱。”

“帐务员！我令全队人流着大汗，才使四个泥水匠的工作不致停顿，你以为我们能赚多少钱？”杜林不停地大叫。

“灰——泥，”他对下面招呼道。

“灰——泥，”苏可夫附和说。他们把第三行全部抹平了，正要开始砌第四行。这是拉墨绳的时候——因砌第四行砖需要这样做。不过，不用墨绳他也能做好的。

德尔形容憔悴地穿过空旷地走了。上办公室去取暖。他总算尝到了凶的滋味，在激怒象杜林那样如狼似虎的人之前，先得稍微思量一下才行。他该和小队长们保持友好，那么，他就不用愁什么了。集中营当局，并不坚持他也得做苦工，他领的是上等粮食，住有独室，还有什么好求？反倒摆起架子厉害起来了。

送灰泥上来的人说，技工和监督走了。因为马达修不好。

这可好了，只有用手搬上来了。

只要碰到苏可夫想到利用机器的时候，机件不是出了什么故障，就是被囚犯们弄坏。他曾看到他们在木头运送机的绞链上，安放一根柱子，并全力倚在柱子上，以获取片刻的休息，因而把木头运送机弄坏。他们把柱子一只只地往绞链上放，并倚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你们这帮王八蛋。"杜林吼道，火起来了。

"巴夫洛问你是怎么处理灰泥的。"有人在下面叫。

"多调一点。"

"我们调了半箱。"

"再调半箱。"

速度真快，他们现在已在砌第五行了。砌第一行时要蹲下去，现在却已有肩那般高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赶？既不许留窗子，又不准留门，只有两垛交接在一起的墙，和许多砖块。苏可夫该把墨绳拉高一点再砌，但，没有时间这么做。

"八十二小队已经去缴工具了。"哥普奇克报告道。

杜林气馁地瞪了他一眼："别管闲事。拿些砖头来。"

苏可夫四下张望着。是的，夕阳正在西沉。在它带着红光下沉的当儿，天际已成了一片灰色。他们起劲地工作着——只有这样才行。他们此刻正开始砌第五行，今天一定要把第五行砌完，并将之抹平。

那搬运灰泥的工人，正象是喘不过气来的驮马在喷着鼻息。布依诺夫斯基的脸显得很苍白。虽然他还不到四十岁，但也差不远了。

冷得刺骨。苏可夫虽不停地忙碌工作，寒霜还是会透过破了的手套，凝结在他的手指上，左脚的靴子也已穿透了。他跺着脚，哒！哒！

此时，他虽不必再屈身去砌墙，但，他仍须弯下疼痛的背去取每一块砖，以及一勺勺的灰泥。

"嘿！家伙！"他在找递砖的人麻烦，"你最好把砖放在墙上，搡在这里。"

那位舰长很愿意帮忙，但，他没力气，他还没做惯工。于是，亚沙拉说："好的，伊凡·丹尼索维奇，告诉我放在哪里。"

亚拉沙是个可靠的人，你请他帮忙，他一定会帮。如果世人都如此，苏可夫也会照做不误。如果有人有所求助，为什么不帮他？那些浸信会教徒的想法是对的。

讯号变了。吃饭的讯号传遍了整个建筑地，并传到了发电厂。没把剩下的灰泥用完，他们准会被逮到。唔，只要他们对此认真起来！

"灰泥！灰泥！"杜林叫道。

一箱新的灰泥刚调好。他们须继续砌墙，别无办法。只

要留下一点在箱子里，第二天早上就糟了——灰泥会石化，即使十字镐也敲不开。

"老兄们，不要丢我的面子！"

吉加斯火了，他不喜欢赶工，但，他也得照样干下去。不做怎办呢？

巴夫洛推了一辆手推车上来，腰带上系着一把瓦刀，他自己也开始在砌墙。现在有五把瓦刀在工作。

看看这几列墙的交会处在哪里，苏可夫在想，哪儿需要哪种形状的砖块，他塞给亚拉沙一把铲子，告诉他："这块去剪一点。"

欲速则不达。大家既然都在竞相赶工，苏可夫就稍慢了下来。他看着墙，等待机会。他把森卡推到左边，自己便对着右边那條主墙的犄角砌过去。如果墙砌得重叠了，或是墙角没抹平就糟了，明天就要再花上半天工夫。

"停！"他推开巴夫洛，自己前去把那块砖抹平。从他所在的角落处，看到森卡那一段凹了下去，于是，他赶到森卡处，用两块砖把凹处填上。

那位舰长送上来一车灰泥，重得足可供一匹好马来驮。

"还有两满车，"他说。

舰长一两摇摇欲坠的样子，一直在冒汗。苏可夫曾有过一匹那样的马，虽然，他很悉心地为那匹马着想，可是，他们却把它搞死了，并将它的皮也卖掉了。

太阳的底缘，已沉入了地平线。而今，不用哥普奇克告诉他们，他们也能看见，所有的小队不但已缴回了工具，而且，此刻正朝大门处拥去。讯号一响之后，没有一个人走入

空旷地——只有傻子才会走到那儿去受冻。他们都坐在暖和处。好在有这么一刻：所有的小队长经过一番协议之后，都一同自暖和处走了出来。若是没有这项协议，那么，那些囚犯——一群难以驾驭的家伙——定会在暖和处一直坐到午夜也不会出来。

杜林觉得自己使用东西太过节省。

管工具房的人，一定会咒骂他。

"嘿！"他嚷道，"那些废物用够了，搬运工们！去把大箱子里的刮一刮，把余下的弃在那个洞里，在上面撒些雪把它掩住。巴夫洛，你带两个人把工具收起来缴回去。我会派哥普奇克拿那三把瓦刀随你之后去。在收工之前，我们要把最后两车灰泥用完。"

每个人都在赶忙工作。他们取走了苏可夫手上的锤子，并将他的墨绳卷起来。灰泥搬运工和递砖的人都匆忙地进入棚房内，他们在上面没什么要做的了。三个泥水匠还在上面——吉加斯、森卡、以及苏可夫。杜林则在四处巡视，看看他们砌了多少砖。他很满意。"不坏！呵！只半天工夫，连他妈的起重机也没用上。"

苏可夫见吉加斯的灰槽中，还剩下一点灰泥。虽然他不愿把灰泥浪费掉，可是，他又怕若是迟缴瓦刀，他们的小队长会受到当局的申斥。

"大家听着，"他说，"把你们的瓦刀交给哥普奇克。我的不在帐表上，所以我不用缴，我还要继续干。"杜林笑着说："我们怎能放走你？没有你，我们就干不成活了。"苏可夫也笑了，并照旧继续工作着。

吉加斯拿走了瓦刀。森卡则还在递砖给苏可夫。他们把吉加斯的灰泥倒在苏可夫的灰槽中。

哥普奇克直奔工具房，向巴夫洛追赶过去。其余的人则急着赶时间，匆忙地走向大门。不过，杜林不在其中。一个小队长是一个有力的人物，而警卫队却是更具权威。他们会登记迟到者的名字。这意思是说，禁闭室在等着你的光顾。

此刻，有一大群人已在大门附近。每一个人都聚集在那儿。看起来象是警卫队业已出来，并在开始点名。

"他们在出口处清点两次囚犯：一次是在大门未开之前，以确定他们确可安全地把大门打开。再一次则是在大门启开，囚犯们通过之际。如果他们认为算错了，那么，他们就会在大门外再数一遍。"

"不管灰泥了！"杜林亮出一副不耐烦的姿态说道，"把它扔到墙外去。"

"别留在这里了，队长，走吧，那儿需要你。"（苏可夫平时对杜林说话较尊敬，称他为安德里·普罗克维奇，而今呢，经过那样一场工作之后，他却自觉地和小队长平等了。不过，他并没有说："看吧！我比得上你了。"只是心里有数而已。）当杜林大步走下梯道之际，他在杜林身后开玩笑地说："为什么那些杂种把工作日缩得这么短？在他们宣布收工的时候，我们正干得起劲呢！"

而今苏可夫被单独留下来与森卡一道。你不能对他言之过多，而且，你不必告诉他事情：他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他是个无须言表即能解人之意的人。

啪的一声抹上灰泥。把砖贴上。将砖按在定位。看一看

得放直了没有。灰泥，砖，灰泥，砖……

杜林已亲自叫他们不用担心灰泥的事，那还不够吗？只管把灰泥扔到墙外就行了。但是，苏可夫并没有那样做——在集中营待了八年，还是没能改变他的本性。他不但担心他放加以利用的东西；而且也挂虑他能做的每一件工作——没有正当的理由，什么也不许浪费。

灰泥，砖，灰泥，砖……

"算了，他妈的。"森卡嚷道，"我们走吧。"

他推起一辆手推车，跑下了梯道。

苏可夫——即使卫兵放狗咬他，他也一样——往后面查看了一番。不坏。然后他又跑去检视墙的左右两边。他的眼睛正确得如木匠的水平仪。又直又平。可见，他的双手还跟往日一般地灵巧管用。

他快速地跑下梯道。

森卡已经离开了机房，正朝着斜坡跑下去。

"快点，快点，"他回头喊道。

"先走，我赶得上。"苏可夫作了个手势。

他跑进机房。因为，他不能随便扔下瓦刀。他或许第二天便不在那儿工作了；他们可能会把那小队派到社会主义者生活方式的村落去；等他再回到发电厂，可能是六个月之后的事了。这么说来，是指他要把瓦刀扔下吗？如果，他已把它偷来了，那么，他就须将它留住。

两个火炉都熄灭了，既黑又可怕。说可怕，并非是由于黑暗，而是因为，人都走光了。或许只有他误了大门口的点名，卫兵们会因此而殴打他的。

他四下张望，在角落处看到一块大石头。他把角落处的石头挪开，将瓦刀放在石头下藏好。事情总算解决了。

然后他便去追赶森卡。森卡跑了一百步左右，就停了下来。他决不会看着别人陷入困境。苏可夫会因而报答他吗？他们会合了。

他们并肩跑着。一高一矮。森卡比苏可夫高一个头，而且，他是个大头汉。

有些懒鬼自愿在绕着运动场彼此赛跑。那些冒失鬼，该会[illegible]的背梁，戴着潮湿的手套，以及穿着破了的靴子——还有在寒冷中，去赶做一整天的工作。

他俩象疯狗一般在喘气。你所能听到的，只是他们粗沙哑的呼吸声。

哦，杜林在大门口，他定是在辩解什么。

他们便一直跑入人群中。看了真叫人怕。

顿时，有数万个喉咙在叽讽你，大声小声地咒骂你。如果，你遇上五百个人高声诅咒你，你不觉得害怕吗？

但是，卫兵们会怎办呢？那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没有麻烦的。有杜林在那儿。他站在最后一排。他一定作了解释。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尽全力反骂回去。他一生都沉默寡言——而现在，他咆哮得多厉害！举起双拳，一副准备马上打一架的样子。大家回归沉静，有人在笑。

"嘿，一〇四小队，"有人叫道，"你们的聋子家伙是假冒的，我们倒要试试他。"

每一个人都笑了，卫兵们亦然。

"五人一伍。"

他们没有打开门。这些人连自己都不信任。他们自大门处把人群往后推(每个人都似白痴般地困守着大门，好象他们那样能出去得更快一点!)

"五人一伍，第一伍，第二伍，第三伍……"

每一伍照命令向前走了几步。

苏可夫恢复了正常的呼吸之后，便抬头仰望。月亮已升起来了，皱着深红色的眉头。昨天这时候，升得更高。

真高兴，事事都进行得很顺利。苏可夫用手肘轻推舰长说:"听着，舰长，以你的科学来说，老的月亮以后便到哪里了?"

"去哪里了?什么意思?真笨!只不过看不到罢了。"

苏可夫摇头笑道:"嗯，如果看不到了，你怎么知道它是在哪里?"

"因此，照你的说法，"舰长难以置信地说，"每个月都会出现另一个月亮啰!"

"那就奇怪了!每天有人出生，为什么月亮不能四个礼拜生出一个?"

"哈!"舰长不耐烦地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碰到象你这样笨的水手。那你认为老的月亮到哪里去了?"

"那正是我要问你的。它到哪里了?"苏可夫露齿笑道。

"好了，告诉我，它到哪里去了?"

苏可夫叹口气，并有点大舌头地说:"在我们的家乡，人们都说，上帝把老的月亮打碎了，变成无数的星星。"

"无稽之谈!"舰长笑道，"我从来没有听过那回事。这样说

来，你是相信上帝的啰！苏可夫？"

"有何不可。"苏可夫惊讶地问道，"听到他的雷声，而不相信它？"

"为什么上帝这样做？"

"做什么？"

"打碎月亮变成星星，为什么？"

"你不懂吗？"苏可夫说，"星星时常坠落，空隙须要加以填补。"

"回来，懒鬼！"一个卫兵叫道，"入列。"点名几乎要轮到他们了。第五个一百人的第十二伍，只剩下布依诺夫斯基和苏可夫在后面。

警卫着慌了，他们在议论计数板，有人不见了。有人不见了。为什么这些混蛋不学学计算？

他们计算的结果是四六二人，应该是四六三人。

他们又把每个人从大门处推回去（因囚犯们已再度向前拥进）。

"五人一伍，第一伍，第二伍……"

重新点数之所以使人忿怒，是因为所浪费的时间是囚犯们的，不是当局的。他们还须走过草原回抵营区，并排队接受搜查。到时，队伍会从四方蜂拥而至，企图首先受检入营。那天傍晚，首先回到营区的队伍，就是优胜者——餐厅是他们的，他们先排队去拿包裹，先到私人厨房，先进入文化教育处取信或送信去检查，先到医务所，理发厅和浴室——处处占先。

而警卫队也一样想赶紧把囚犯解回营区，以便下班去享

受夜晚的欢乐。军人生活不也是蛮够味的吗？——事情多，闲暇少。

而今，数目又错了。

在最后几伍依照命令向前走时，苏可夫希望最后一排是三个人。没有，该死，又是二个。

计数人拿着计数板去找卫兵长。经过一番商议后，卫兵长叫道："一〇四小队的小队长。"

杜林向前跨半步。"到。"

"想想看，你有没有留人在发电厂？"

"没有。"

"再想想看，我要敲破你的脑袋……"

"没有，我保证。"

但是，他偷瞥了巴夫洛一眼，意思是说：会有人留在机房里睡觉吗？

"集合所有的小队。"卫兵长大叫。

他们正好在停下来的地方，以五人为单位排成许多伍。于是，每个人都在移动着找位置，喊叫的声音传了开来。"七十五小队在这儿。""十三 小 队 到 这儿来。""三十二小队在这里。"

一〇四小队也全都排在那儿的后面。苏可夫注意到，他们都空手对着一个人，象白痴一样。他们工作得这么晚，无法搜集柴禾。只有几个人拿了几小捆。

每天傍晚都要玩这种把戏：在工作结束以前，工人们搜集木片、木棒和断木条，用小绳索或破布条将之扎在一起，随身带回去。第一次搜查柴禾，是在通往工地的大门近处，

如果督工或工头站在那里，他就会命令囚犯丢下柴禾（数百万卢布都在烟火中烧掉了，他们反倒想用这点柴禾来弥补损失）。但是，一个囚犯却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每一个人带回一点柴禾，营房就会更暖和一点。营房的勤务人员，每天发给一个炉子十磅煤炭末。根本就发不出一点热度。因此，大家就把木棒折断或锯短，将之塞在外套底下。

警卫队决不会要他们把柴禾弃在通往工地的大门口。第一，这种行为有辱他们的军服；第二，他们的手握着准备射击的机枪。但，在刚要进入这区域之前，他们便会命令队伍里几个囚犯把东西丢掉。而丢下的东西，警卫们便会好心地拿去——他们须留一点给卫兵和囚犯，否则，他们将不会再带柴禾来了。

因此，每个傍晚，每个囚犯都会带一点柴禾，虽然，你决不知道，你所带的柴禾是能带回来，或是会被拿走。

就在苏可夫在地上搜寻木片的当儿，杜林已把全队清点好了。

"一〇四小队全部到齐。"他向卫兵长报告道。

这时，西沙也从派在办公室的工人群中，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他的烟斗在抽着的时候，发出了无第的红光。他的胡须也被霜复了起来。

"唔，舰长，感觉如何？"傅问。

一个处饱暖中的人，是不会了解一个受冻的人的。

"感觉如何？"问得真蠢！"如果你真要知道，"舰长耸着肩说，"工作这么苦，我几乎连背都伸不直。"

他意思是说，你就会给我烟抽。

西沙给了他烟抽。舰长是队中他唯一能信赖的人，除他以外，没人可以倾吐心事。

"三十二小队不见了一个人，三十二小队。"人人都开始在咕哝。

三十二小队的队副和另外一个年轻人，赶快跑去搜索修理场。而且，人群中也有人不断在问着：是谁？怎么不见的？不就是传闻中那个曾是罗马尼亚间谍的人吗？真是一个间谍！

在每一小队里，你可以发现五个间谍，其实，他们都是假的，是监狱制造出来的间谍。资料册上把他们列为间谍，实际上，只不过是以前的战俘。苏可夫自己就是这种"间谍"之一。

但摩达维安人可一点不假。

警卫队长一查名单，不禁脸色沉了下来。毕竟，如果那个间谍逃了，警卫队长的下场会怎样呢？

人群中每个人，包括苏可夫，都发火了。他们要为那个渣滓，那个狡猾的小坏蛋，那个可恶的浮虫，而忍受这一切吗？天色已经很黑了，月儿真亮。你看得见星星——意思是说，今夜的霜会增强——而那个小杂种却失踪了。象什么话，难道你没有做一大堆工作？你这个可怜的白痴？由黎明到天黑，规定工作十一小时，你还嫌不够吗？你等着瞧吧，检查官准会玩出新把戏的。

奇怪，每个人都能如此苦干，竟至于忽略了下工的讯号。

他完全忘了一个钟头以前他在那里苦干的事——也忘了由于太早在大门口集合，使他给别人带来许多麻烦。现在，

他已感觉冷得刺骨，而且，他也和别人一样在怒火中烧。他们还要为那个莫达维安人再等半小时吗？如果卫兵把他交给囚犯们处置，他们准会象狼撕羔羊般地撕裂他。

是的，现在可真冷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是静静地站着。他们不是在站着的地方跺脚，就是来回踱步。

大家正在议论，莫达维安人是否真能逃得掉。不过，如果他是在白天逃的话，则又是一回事了。但，假如他是藏起来，等候哨兵离开瞭望塔，那么，他根本不会有机会。因为，除非他留下了走出铁丝网的足迹，不然，哨兵们便会守在那儿一连三天不许走开。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牢牢守住瞭望塔一个星期。老手都知道，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简而言之，如果有人逃亡，卫兵就把他抓住。他们会在不眠不吃中将其捕获。有时，他们会为了未能将逃亡者生擒而大发雷霆。

西沙正在和舰长争论："比方说，他把他的夹鼻眼镜挂在海军制服上的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

"唔，记得。"舰长抽着烟说道。

"或是那一步步往前推的婴儿车，上下在跳动着。"

"不错……但，在船上的情景有点不自然。"

"你看，我们被现代的摄影技术腐化了。"

"肉里的蛆象蚯蚓般地四处蠕动，当然，它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你还指望电影怎么样？你总不能把它弄小一点再放映。"

"如果他们送到营里来的是肉，而不是他们给我们吃的鱼

种鱼，并且，把肉直接倒到锅里去，那我们就太……。"

囚犯吼叫起来了。

三个小人影从修理所窜了出来，他们总算找到了那个莫达维安人。

"喪……"门口的人群喊道。

在三个人走得较近时，他们喊道："杂种！渣滓！白痴！可恶的猪崽子！"苏可夫也加入了："卑鄙的家伙！"傻占了五百多人半个多小时，决不是闹着玩的。

那个莫达维安人垂着头，跑起来就象只老鼠。

"不要动！"一个卫兵吼着，然后记下"K四六〇"，问道："你在哪里？"

他走向这个人，并转过枪口对准他。

人群里仍有人在诅骂不休："蠢驴！可恶的小子！笨猪！"

但，其他的人看见卫兵准备扣动机枪，却都因而瞠目结舌。

那个莫达维安人几乎站不稳了，从卫兵面前向后退着。

于是，三十二小队的队副走上前去。"这该死的笨蛋爬到高处去抹墙，企图躲着我。他在那里取暖，并且睡着了。"他猛打那个人的脸和脖子，将他推离卫兵。

那个莫达维安人摇摇晃晃地向后退。这时，他队里的一个匈牙利人跳到他跟前，并在背后猛踢他。

那人不象是干间谍的，不然，任何笨蛋都可以当间谍了。据说，间谍该是有着平稳而刺激的生活。但，你试试在劳工

尝过十年看看！

那卫兵放下了枪。

警卫长叫道："退到大门后去，按五人一伍排好。"

又另外点了一次名，那群狗养的！既然事情弄清楚了，何必还要点我们的名？囚犯们开始哄闹。他们的怒气又由莫达维安人转到警卫队身上去了。他们闹着，不肯动。

"什……什……么？"警卫队长吼道，"想坐在雪地上吗？好，我立刻让你们坐，我要叫你们在这里坐到天亮。"

他的确能这样做，他已经命令他们坐在雪地上好几次了。"卧倒！"他又转向警卫队的人："开扳机保险！"囚犯们早已熟悉了这一套。于是，他们自大门处向后退去。

"回来！回来！"警卫队长大叫。

"挤到大门口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冒失鬼！"在他们往后挤的当儿，后面的人便对前面的人骂道。

"按五人一伍排好，第一伍，第二伍，第三伍……。"

而今，月儿灿然，清辉悄照，原有的深红色业已消逝。它已攀上了四分之一的天际，黄昏已杳无踪影。该死的莫达维安人！该死的卫兵！该死的生活。

前面的囚犯在接受点名的当儿，便转头踮起足尖，看看后排是否只剩下三个人了。对他们而言，此刻是生死攸关的事。

苏可夫却有着后面会有四个人的感觉。他吓僵了。因为，多出一个的话，又要再点一次。结果却是：菲杜可夫向舰长讨了一个烟头之后，便在四处晃荡，没有及时回到他那伍去。因此，在他回到后排时，便觉得好象多出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英国的海军生活舒适?"

苏可夫听到他的后一伍中有人问。

"哦,你要晓得,我曾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待过一个月。我有自已的房间,我是以联络官的身份隶属于一支护航队。想想看——战后英国海军总司令——只有魔鬼才想得出那点子——送我一个礼物,作为'感激的纪念',去他的!为此,我怕死了,现在,我们大家都一块儿聚在这里了。真是难以想象,竟会和班德拉的人一同被囚在这儿……"

奇怪!是的,这儿确是一个奇怪之地,光秃秃的大草原,空洞的建筑地,雪在月光下闪耀。还有那些警卫们,他们已站到岗位上,十步一哨,枪在手里,严阵以待。黑色的囚犯群,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的外套。S三一一便是其中之一,他决没想到无金色肩带可佩的生活。他是个曾和英国海军总司令举杯畅饮的人,而今却和菲杜可夫一起为手推车流汗。

你可以支配一个人这样,你也能支配一个人那样。

警卫队已准备就绪,这次没有早上那种"折腾"了。卫兵长对他们吼道:"快步走!赶快!"

去你的"赶快",所有别的队伍都在他们的前头,赶什么劲?囚犯们又不须彼此比赛记分的:是你们把我们留在后面的,黑在总算轮到我们了。警卫队毕竟也是急急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地方。

"走得精神点儿!"那个卫兵嚷道,"走得精神点儿,你,前面的那个人。"

去你的"走得精神点儿!"囚犯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垂头丧气,就象是在丧礼中,而今,我们已一无所有

了——我们自己就是最后的依靠。他不会把我们当人对待的，让他尽情地吼吧！

他继续叫道："走得精神点儿！走得精神点儿！"但，他知道叫也没有用。他也不能命令部下开枪。因为，囚犯们正在五人一伍地向前迈进，排得整齐，一切都没差错，他没有权利催他们再走快一点儿。（早晨走出去上工时，囚犯们慢吞吞地走，是为了省点力气。匆忙的人是活不到刑期终了的——他会因疲劳而死。）

因此，他们以正常而从容的步子走着。雪在靴子下发出了碎裂声，有些人在低声谈话，其他的人则在沉默中迈步。苏可夫则在自问，是否那天早晨在营中还有搁下未做的事。嗯，医务所。真可笑，在他工作之际，竟把医务所全都给忘了。

现在大都是就诊的时间，如果他不吃晚餐，就能去医务所看病。但，现在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背已经不痛了，他的体温并不很高。算了！浪费时间，不借助医生也都痊愈的。再说，那些医生所懂的唯一治疗，就是叫你去死。

现在能引起他兴趣的，已不是医务所了，而是希望晚餐多一点儿吃的。他终希望完全寄托在西沙那早该收到的包裹上。

队伍突然起了变化。队伍不稳了。步调大乱。囚犯们兴奋地吼着，拼命往前冲。当此之际，最后五个人，包括苏可夫，已和前面五个人脱了节，须跑步赶上去，他们向前跑了几步，随之，又跑了几步。

在队伍的后段从一处高地落下来的时候，苏可夫看到通

苏革源对面的右边，有另外一队乌黑的队伍在行动！正急速地越过道路，他们似乎也在加快着步子行走。

那一队人马，肯定是打机械厂来的，约有三百人。又是一批倒霉的家伙！他们一定是被留住了——不过，苏节失感到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把一架机器装配好？他们或许是为了要装配那架机器，于是，在工作时间结束之后，又把他们留了下来。但，那对他们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整天都是在温暖中工作。

谁会首先回营区？那些人只管拼命在跑，以致警卫队也都因受不了而放慢了脚步。只有卫兵长还在嚷着："不要落后！赶过去，后面的，赶上去！"

嘘，闭上嘴……你鬼叫个什么劲？好象我们落了伍似的！

他们忘了说话，他们忘了思想，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首先赶到家。

音乐已紧紧地混成了一团，以致那些囚犯们已不再视警卫队为敌人，反把他们当成了朋友。目下的敌人，已是另一群队伍。

他们的情绪高涨，怨气已全无踪影。"赶快！赶快！"后面的人向前面的吼叫。

而今，我们的队伍抵达了街道，而另外那队人马却在成排的房子后消逝了，他们一直在盲目地瞎跑。

我们现在比较轻松了，因为，我们已跑到了街道的中段。两旁的警卫队也不太找麻烦了，而且，这也正是我们该好好走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首先赶到营区大门？另外有一个理由：卫兵们搜查机械厂来的队伍非常慢。打囚犯们在营内自相残杀以来，当局获得了一项结论：刀子是从机械厂夹带进来的。因此，当机械厂工作的囚犯回营区时，都要接受特别彻底的搜查。所以，尽管已是大地入寒的秋末，卫兵们还是会对他们吼道："机械厂的小队们，脱下你们的靴子！把靴子提在你们的手上！"于是，他们便不得不赤着脚接受卫兵的搜查。

或者，不管霜下得多大，他们照样会任意把可疑的人挑出来："你，脱掉右靴；你，脱掉左靴！"

因此，囚犯就得脱掉靴子，颠跛着单脚，把靴子颠倒过来，再抖掉袜子。没有刀子，去你妈的！

苏可夫听说——不知是真是假——机械厂的囚犯们，在夏末带回来两根张排球网的柱架，在柱架的管子里藏了刀子。每根柱架的管子里，藏着十把长刀。现在，随处都能偶尔见到刀子。

他们以缓慢的步子通过了新建的俱乐部，住宅区，和铸木厂，最后抵达了直通营门的转角处。

"噢……"整个队伍一致喊道。

那个转角，就是我们要比别人先到达的目标。和我们竞争的队伍，还落在我们右后方一百五十步。

现在我们可以不慌不忙了。每一个人都显得喜气洋洋，就象是一只兔子发现自己还能令一只青蛙受到震慑似的得意。

营区就在那里，还跟我们早晨离去时一个样儿。灯还在这一带厚栅栏的上面照着，在卫兵室前面的那儿盏，照得尤

其亮，整个地区都笼罩在灯光下，亮得一如白昼。他们在抄查我们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灯光。

我们还没有抵达大门。

"停！"一个卫兵叫道。他把枪交给另一位士兵，随后跑近队伍（他们不准带着枪接近队伍）："右边所有带柴禾的人，把柴禾丢在右边。"

他不必对此做什么推测——因为，囚犯们携带柴禾是很公开的事。一捆，二捆，三捆地往地上丢。有的人想在队伍里藏匿一、二根，可是，他们的邻人却反对："听命令把它丢下去！你想因为你而叫别人的柴禾都损失掉吗？"

谁是囚犯的主要敌人？是另一个囚犯。只要他们彼此不相互计较——啊！那么，情形可就真个不同了！

"快步走！"卫兵长叫道。

他们朝着营门推进。

这儿有五条路汇于一点。早在一个小时以前，所有其他的队伍都在这里汇合。如果这些路都铺起来，此地将正好可以做未来城市的大广场：那么，各种行进的队伍便可会集于此了。正如现在囚犯的队伍一样，连同周围的哨兵和卫兵，从四面八方拥来。

卫兵们已在室内取起暖来了。他们走出来横在路上，排成一列。

"解开你们的外套！解开你们的夹克。"他们拉开囚犯的双臂，以便搜查囚犯身体的两侧。大致和早晨的情形差不多。

现在解开外套并不那么可怕，我们要回家了。

每一个人一向都是那么说的："回家。"我们不会有时间去想别的家。

在队伍的前面正接受搜查之际，苏可夫便走近西沙。"西沙·马可维奇！我将直接去包裹领取室，我会为你在队列里占一个位子。"

西沙转过身来，他那黑色短须的四缘包覆着一层霜。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伊凡·丹尼索维奇？可能那里不会有包裹。"

"啊，要是没有也不打紧。总之，我会等十分钟，如果你没来，我就回营房。"

苏可夫却这么盘算着：如西沙不来，或会有别人来。那么，他就可以把队中的位子卖给他。

显然地，西沙是渴望着包裹的来临。"好吧，伊凡·丹尼索维奇，去替我占个位子吧！只须等十分钟就行了。"

此刻，苏可夫正待受检。今天他什么也没隐藏，可以毫无恐惧地走出队列。他慢慢地解开外套，解下系在棉夹克上的带子。虽然他记不得是否携带禁品，可是，八年的集中营生活，却养成了他谨慎的习惯：他探手伸入裤袋，以确定袋中是空无一物的。

然而，袋子里却有着一小截钢锯片。那是他在建筑工地以节约为理由而拾起来的。根本没有打算带回营区。

他虽无意带来，但，现在把它扔掉，该有多可惜呀！他要是用这玩意儿做把小刀，随手可以修补靴子或衣服！

如果他是有意带回来的，他一定会苦思藏匿的地方。但，现在，在卫兵的前面只剩下两排囚犯，而其中一排已举步前去接受检查了。

他须速作选择，该以前列的人做掩护，藉以把那截金属物丢弃在雪中（虽然它会被发现，但，他们不会知道谁是涉嫌的人），还是继续留着它呢？

为了那截钢锯，他会因而被关进囚室十天的，如果他们将它列为刀子的话。

但，一个补鞋匠的刀子，就是金钱，就是面包。

丢掉真可惜。

他把钢条塞入左手套中，这时又轮到另一排受命上前受检了。

此刻，最后三个人一清二楚地站着——森卡、苏可夫以及三十二小队那个去找莫达维安人的人。

因为他们是三个人，而面对他们的卫兵却有五个，因此，苏可夫可以试用一下计谋。他选择了右边那两个卫兵，挺身走了过去。他决定背朝一个粉红色面孔的年轻人，而让那个年纪较大、留着灰短须的人检查自己。这个年纪较大的人，当然经验丰富，只要他有意，便能轻易地找出锯片。不过，就因为他上了年纪，所以他可能会对这种工作生厌。这种差事干久了，必然象硫磺一样，闻起来其臭无比。

就在这时，苏可夫已脱下两只手套：一只空的，一只藏着锯片，并将之连同那条解下的系带，一并握在一只手中（空的一只放在面上）。他把夹克整个解开，高高提起外套和夹克的下襬（他从未如此屈膝受检过。但，现在他却要显示自己

是清白的——快来，搜我吧！）遵命向前走去。

卫兵拍按苏可夫的两侧，背部，和裤袋的外部，那里没什么。他又搓着外套和夹克的四边，那儿也没什么。他正要让苏可夫过关，但，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搓了一下苏可夫递给他的手套——空的那只。

那卫兵用手在搓手套，而苏可夫则觉得有如许多铁钳子在他体内乱钳。如果这样去搓另一只手套，他铁定会瘫下去——在囚室中，一天吃九盎斯面包和三顿热的大锅菜。他想，这样将会使他变得多虚弱呀！而且，要想恢复他目下的健康状况，又该是多难呀！既吃不饱，也饿不死。

在他心底，泛起了一阵迫切的祈祷："哦！主啊！救救我吧！别让他们把我关进囚室里。"

就在这些思绪闪过他心中的当儿，卫兵已搜完了右手套。随之，又伸手去拿另一只（如果苏可夫将手套分置于两只手，那么，卫兵便可以同时一起搓了）。正值这时，那卫兵听到他的上司急忙赶过来喊道："快点儿，该查机械厂的队伍了。"

那个老卫兵没查苏可夫的另一只手套，而向他摆手示意走开。他终于过关了。

他跑步去追赶其他的同伴，他们已在用木梁围好的廊道之间，按五人一伍排好了，就象是马被围在市场中的马厩，象是特地为囚犯所设的围马场。他轻快地跑着，脚几乎没有着地。他没有作感恩的祈祷，因为，他没有时间。再说，在那儿祈祷，也不合时宜呀！

现在，警卫队已撤到一旁，正等候他们的上司。他们已

把一○四小队在搜查前弃下的柴禾收了起来，以供自用。而卫兵们在搜查时所拿走的柴禾，则堆在卫兵室附近。

月亮升得更高，是个苍白皎洁的夜晚，然而，却是愈发冷得逼人。

卫兵长走向哨亭——他须写张收到四百六十三个囚犯的收据。他简短地向乌可华的副手普里亚可夫作了一番说明。

"K四六○，"普里亚可夫叫道。

深藏在队伍里的莫达安人，抽了一口气，然后走到廊道的右边。他还是一副垂头耸肩的模样。

"到这里来，"普里亚可夫命令道。并以手势叫他绕过队伍到前面来。

莫达维安人依言而行，他受命站在那里，双手背在身后。

这番举动意味着，他们正要控告他企图逃亡，他们要把他关进囚室。

就在"围马场"的门前，两个卫兵分立左右两边。那有三个人高的门已缓缓启开了，随之传出一道命令：

"按五人一伍排好！"（在这里，无需命令囚犯退离大门。所有的门都是向里而开的。囚犯们可随便集作一团，并在里面靠门推挤。他们是挤不出来的。）"第一伍，第二伍，第三伍……。"

正进行着傍晚的复点名，那是在他们返抵营区通过大门时顺便举行的。既冻又饿的囚犯们，此时又遇上了难以忍受的冷风。此刻，若是给他们一碗煮得半焦而又稀稀的包心菜汤，那么，他们准会象干透的大地迎接甘霖似的表现出最热

烈的欢迎。他们定会一口就把它吞下肚去。这一碗汤——可要比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自由和生命更可爱。

那些囚犯通过大门的时候，就象是出征归来的战士，活泼、整齐而热切——在为他们开路前去。

为了一个模范囚犯在干部办事处获得一份轻松的差事，又会使那些囚犯们在行进的途上煞费思量了。

在复点名之后，囚犯便又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了——这还是自卫兵们对他们发出早点名号以来，在一天中头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儿。他们通过了这个地带的大门，又经过中间地带的小门，再穿过二重更小的门（在操场处）——就可以随处解散了。

但小队长却不然，因为，指派工作的官员会扣住他们："所有的小队长都到计划处去。"

苏可夫冲过坐落在营房之间的监狱，朝包裹领取室跑去。同时，西沙也迈着庄严而平稳的步子，朝反方向而去。那里，人群围聚着一根上面钉了一块木牌的柱子。牌子上用拭不掉的铅笔写着待领包裹的姓名。

营区里大部分文字都写在夹板上，而不是写在纸上，那样较为确实而可靠。卫兵和看守者，也用木牌计算囚犯的数目，第二天可以擦掉再用，真经济。

整天留在营里做杂事的囚犯，可看到牌子上的姓名，在碰到下工回来要领包裹的人时，便把号码告诉他们。既不费事，又能赚到一根香烟。

苏可夫跑到包裹领取室——那是一间靠营房而建的附加小建筑物。而且，又挨次增建了一条小走廊通往那建筑物。

走廊没有门，两侧露天。然而，那样也是挺舒适，它毕竟还有屋顶。

沿着营房走廊的墙壁已排成了一列。苏可夫也排了进去。在他前面约有十五人，那情形意味着，要等一小时以上才轮得到他。

正好是等到锁门以前。在他后面仍然有人排队——打发电厂来的囚犯，他们已在牌子上找到姓名。也有打机械厂来的。看来他们明天早上还须再来一趟。

人们带着小袋小囊，站在队列里面。在门的另一边（苏可夫从未在营里收到过包裹，但，他却藉此在闲聊中结识别人），警卫们用斧头打开钉着包裹的木箱，取出所有的东西加以检查。他们割、敲、摸，什么东西都倒出来查，一个袋子查了，又查另一个袋子；如果有玻璃罐装的流质品，他们就打开来倒掉。虽然你拿不到那东西，但你还是会用手或布袋去接。他们不会把瓶子给你，因为他们怕生事。如果遇有家里寄来的烘烤的东西，或可口的蜜饯、腊肠，或熏鱼，卫兵就会禁不住在上面咬一口（你要是试图表示傲慢或抗议的话，他们会立刻告诉你，这个或那个是违禁品，而且会整个都不发给你）。每个收到包裹的囚犯，须从打开包裹的卫兵开始，不断地送礼。他们搜查完毕之后，并不把东西连箱子一起给你。他们将所有的东西扫入你的袋子，甚至外套的折边中……然后你就离去。有时他们会促你赶快走。因此，你须确定没有遗漏什么，不然，再回去取是没有用的，它也不会在那儿。

苏可夫在由司特－以色马的时候，曾收到过两次包裹。但是他写信告诉他太太，那是浪费——不要再寄了，不如让

孩子们多吃点儿。

虽然苏可夫发现，在他自由的时候养活全家，比现在养活自己容易些，但，他知道包裹所需的花费很大，他也知道，他的家过了十年难以维持的生活，不寄包裹总好过些。

虽然他作了那样的决定，然而，每当队里或营房里熟悉的人收到包裹时（几乎每天都有），他心里还是会涌起一阵酸痛，因为，没有一个包裹是寄给他的。虽然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也严禁太太寄任何东西给他。虽然除了替队上某些富有的伙伴看名单外，自己决没有想去看过。可是，他却时常觉得自己在渴望有人跑来告诉他："苏可夫，为什么不去领包裹？有一件是你的。"

但，没有人这样跑来过。

他毫无怀念坦及诺弗和在那儿的家的动机。打起床至就寝，集中营的生活已把你折磨得够累了，根本没有分秒时间去做无益的回忆。

现在，他站在一群人中间。而这些人却是有某些希望在支持他们：快要吃到腌肉，或是快要把牛油抹在面包上，或是快要在茶杯里加两块糖。苏可夫则是只有一个愿望——及时赶到食堂，趁热把大锅菜吃掉。要是冷了，吃起来可只有热时一半的滋味儿。

他想，如果西沙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他早就回营房去梳洗了。但是，他若发现名字在那儿的话，现在一定是在搜集袋子、塑胶杯和小盆子。做这些事就要花掉他十分钟。苏可夫曾答应等十分钟的。

在队列里，苏可夫听到一些消息。这周又将没有星期天

了，他们又要偷走一个属于囚犯的星期天。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盼望它的来到。因为，如果一个月正好有五个星期天，那么他们就会给三个，其余二个则要去为他们工作。苏可夫曾盼望着星期天的到来，因而，当他听到这消息时，便有一阵痛苦的痉挛扣住了他的心弦：谁不为损失这样一个好日子难过？虽然队列里的人所说的是对的：即使在星期天，他们也知道如何把囚犯们弄得疲惫不堪的。他们会来一套无中生有的事情——修补浴室，或在某一个地方建一垛墙，或是清扫庭院。要不然就是：垫子要换抖一番，床铺架上的臭虫要加以扑灭。否则，他们就动脑筋，说要以照片来核对你，或者是清点物品——叫你把所有的东西搬到庭院去，让你在那里待上半天。

最使当局忿怒的，就是每当早餐过后，囚犯们便恬然地打起瞌睡来。

队列在缓慢中移动。有人在插队，可是，连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只管往排头挤去——一个是营区理发师，一个是帐务员，一个是在文化教育处工作的人。他们不是士兵，而是受人尊敬的模范囚犯，在营区做轻松工作的头号猪猡。在营外工作的囚犯，认为他们连渣滓都不如（模范囚犯当然也会反骂）。抗议自然无效——模范囚犯们自成一党，而且确又得到卫兵们的支持。

现在，苏可夫前面只剩十个人，当西沙戴着一顶由外面寄给他的新皮帽，在门口出现的时候，又有七个人匆忙地在他后面排上。

他终于戴上了那顶帽子，为了能获得许可戴那顶干净而

时新的帽子，西沙一定贿赂过某个人。他们连别人用脏的工作帽都会抢。因为，营区里戴的是类似猪皮的帽子！

队列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他埋头在看报纸，西沙发现后马上向他走去。

“哈，波德·米海里奇。”

他们高兴得象两朵盛开的罂粟花。陌生人说：“看我弄到了什么！一份《新晚报》。他们用航空寄来的。”

“真的？”西沙说，说着将脸也凑近了报纸。在那不成样子的灯光下，他们怎么能辨认字体那么小的刊物？

“沙凡司基首相发表了一篇很有魅力的评论。”

那些莫斯科维人，就象是狗一样，老远就能嗅到彼此身上的气息；当他们遇上的时候，就会以他们自己特有的姿态穷扯不舍。他们说得很快，彼此都想压过对方，在他们象机关枪似的说话时，你几乎听不出他们说的是俄语，他们可能是在说拉脱维亚语或罗马尼亚语。

总之，西沙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般的什么都对他说了。

“我能……嗯……西沙·马可维奇，”苏可夫轻声说，“我要走了。”

“当然，当然，”西沙说，扬起他的黑短须，正好露出报纸顶端，“告诉我，谁在我前西？谁在后西？”

苏可夫告诉他在队列中的位置，然后以一种亲切的暗示问道：“你要我替你带晚饭吗？”（那意思是说，把晚餐用碗由食堂带到营房去。这种事根本违反规定——规定非常多。他们逮到你，就把你的饭倒在地上，然后把你关进禁闭室；然

而，还是照带走不误，以前有人带，以后还是继续会有人带。因为，假如囚犯有事情要做，便无法随队一起去食堂吃饭。）

虽然苏可夫在问："你要我替你带晚饭吗？"但是，他心里却在喃喃自语："说真的，他不会小气的，但他会把他的晚餐给我吗？其实，晚餐无粥可吃，只有一点儿大锅菜而已。"

"不，不，"西沙笑着说，"你自己吃了它，伊凡·丹尼索维奇。"

那正是苏可夫所希望的。此刻，他象是翱翔中的鸟儿，自走廊一冲而去，一处又一处地跑了过去。

囚犯们在四处疾走。有一度，营区司令又发布了另一道命令：囚犯们无论如何不准在营内单独走动。尽可能整小队一起行动。如果不是整队即时可做的事——比方说，上医务室或厕所——那么就四、五个人结伴而行，并指定一名资深囚犯领队，将他们集体带去带回。

营区司令对那道命令所持的态度非常坚定，没人敢违抗。卫兵们专逮单独行动的囚犯，抓到就记下编号，然后将之猛拖到囚室中——但，这一道命令失败了，象其他招人非议的命令一样，在无声无息中垮掉了。比如说，如果安全人员叫某个人去的话——你也须另带四、五个人跟你一道去吗？或者，你要去仓库里取你的食物，其他人就会问，为什么我要跟你去？某些人有要去文化教育处看报纸的怪念头，谁愿意跟你去？这个人要补靴子，另一个要去烘干靴子的小屋，第三个人只想去串营房的门子（这一点是比什么都严格地命令禁止的）——但，你哪有办法全都阻拦得了呢？

虽然，司令官那道命令连他们最后一点自由都给夺走了，

但是，任那肥猪怎么独断专行，照样还是行不通。

苏可夫沿小径跑着，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卫兵。为了安全起见，他脱帽向他致敬。最后苏可夫跑进了营房。整个营房喧闹不已：有人的配给面包在白天给偷了，那可怜的家伙正对勤务人员吼叫，勤务人员也在反唇相讥。但是，一〇四小队所在的地方却是空无一人。

苏可夫回到营房之后，如果发现他的床垫没有被翻动，而卫兵也没在这一带巡视，此时，他总是感到非常高兴。他边跑边脱下外套，匆忙跑到床铺处。带着外套、手套，以及那一截好好的锯片，爬上床去。他探手去摸床垫的深处——面包还在。把它缝在里头，总算做对了。

他跑了出来，直奔食堂而去。

一直跑到饭厅，他都没有碰到卫兵——只碰到两个囚犯在争论他们的面包配给。

外面，月亮比先前更加明亮。灯光此刻似乎也显得更为幽暗。营房投出了深浓的暗影。通往食堂的门口，躺着一条具有四级台阶的宽阔走廊。而今走廊也映在阴影中。走廊上吊着一盏正在摇曳的小灯，并在寒冷中沮丧地作响。也许是由于霜或污迹染在玻璃上的缘故，投射出来的灯光成了霓虹色。

营区司令颁布了另一道严格的命令：各队要排成两列进入食堂。并又补充规定：到达阶梯时，他们要停在那儿，不许踏上走廊；他们必须按五人一伍排好，然后仍旧待在那里，直到食堂勤务人员发令叫他们可以行动为止。

食堂那份勤务的差事，牢牢地由那个跛子把持着。由于

他是个跛子，所以，他设法让当局把他列为无用之辈，其实，他是个强壮的猪崽子。他手握一根桦木棒，站在走廊上，任何未经他吩咐而走上来的人，他就会挥棒撵打。没有一个人胆敢走上去。他很精明，在他企图单独示惠于一个人的时候，纵然在黑暗中，他也能把那个人辨认出来——不管是谁，只要是那个人有可能把外面快要寄来的东西送点给他。

他专打落魄的人。有一次他还打过苏可夫。

人家称他勤务人员，但，再仔细地调查一下，他可真是个王子——他总领所有的炊事。

今天所有的小队可能都出动了，要不就是有的人因在处理事情而迟到了。但是，走廊上的人实在已够拥挤了。在人群中，有跛子和他的助手，食堂总管也在场，他们正在指挥人群，并没有卫兵——爱打人的家伙。

食堂总管是一头肥猪，头象西瓜，双肩宽阔，精力充沛，走起路来只见一团肉在移动，手脚一弹一弹的。他戴了一顶上面没有编号的白羊皮帽，那顶帽子比任何老百姓的都好。他穿的短外套是用羊皮拼配而成的，上面有着一个编号。说真的，那编号几乎不比盖上的邮戳大——这要感谢乌可华了。他背上也全然没有佩带编号，他谁也瞧不起，而且，所有的囚犯们都怕他，因为，他手上掌握着数以千计的生命。有一次，他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所有的炊事员——一群头号凶手——都跳过去保护他。

如果一〇四小队已经进入了食堂，苏可夫可就麻烦了。因为，跛子认识每个人的面孔，又加上他的上司也在场，他不会让他混入别的小队进入食堂，准会用手指指着把他点出

来。

囚犯们已晓得，他们可以攀过走廊的栏杆，从跛子的背后溜进去。苏可夫也这样做过。但今天晚上，当着总管的面，那样做根本不可能——如果他发现你，定会狠狠修理你一顿，到时，你只有踉跄地走开去找医生的份儿了。

沿着走廊，他在那些穿着相似黑色外套的人群中，打量一〇四小队现在的位置。

他到达那儿时，正好赶上大家开始在往前挤（他们那样做有什么用？不久就都可以进去的）。他们好象正在猛攻一座要塞——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第四阶，到了！他们拥入了走廊。

"停！你们这些王八蛋，"跛子喊道，扬起手中的棍子对准前面的人，"退回去，否则打烂你的脑袋！"

"我们有什么办法"他们对他反吼道，"后面的人在推我们。"

虽然话是不错，但，前面那些人并没有抵住后面挤来的人，他们也希望冲到食堂中去。

跛子横棍胸前——就象巷战所用的障碍物——对前面的人猛冲过去。那个做他助手的模范囚犯同样拿着一根棍子，食堂的总管也一样——他显然已决定，因此而不怕把他的手弄脏。他们用力推，这几个家伙的力气很大，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囚犯们不得不向后退，前面的人跌倒在背后的人身上，就象是麦杆倒下去一样，大伙人仰马翻。

"你这个王八跛子，我们要揍你。"人群中有一个躲在别人的背后喊。至于其他的人，都一声不吭地倒下去，又默

默无语地爬起来——趁别人还没踏在身上之前，尽快站起来。

台阶上的人清除了。食堂总管走回了走廊，但跛子仍留在台阶的顶端。

"按五人一伍排好，笨蛋们，"他叫道，"我准备好了就会让你们进去，我这样告诉你们多少次了？"

苏可夫自忖，他已看到森卡的头就在走廊的前面。因此，他很得意，于是，以肘用力向前挤，但，看看那么多背挡着，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过不去的。

"二十七小队，"跛子叫道，"去吧。"二十七小队走了上来，向门口冲去。其他的人也随后蜂拥而入。苏可夫夹在他们里面，浑身起劲地推过去。走廊震颤了，头上的灯摇晃着，发出了尖锐的抗议声。

"又来了，你们这些渣滓？"跛子怒吼道。他的棒子击在人们的背上、肩上，把那些人推开，又一阵人仰马翻。

他又一次清除了在台阶上的人潮。

从底下，苏可夫看到巴夫洛在跛子的身边，是他领着小队去食堂的——杜林不愿因加入喧哗而自贬身份。

"一〇四小队，按五人一伍排好，"巴夫洛在走廊处喊道。"给他们让路吧！朋友们。"

朋友们——只见到他们正在让路，操他妈的！

"让我过去，前面的，那是我的小队。"苏可夫推着一个人的背，诉苦地说。那个人很愿意让开，但，四周的人却在不断地挤着他。

人潮汹涌，挤得没人能喘气。为的只不过是大锅菜，

只不过是为了吃合法的大锅菜。

苏可夫则在试用别的办法：他紧抓住左边的栏杆，抱住一根柱子爬了上去。他踢到别人的膝盖，自己的脚部也挨了一拳；虽然挨了一点骂，但总算过来了。他把一只脚踏在走廊的边缘，靠近台阶的顶部，在那里等着，于是，几个他同队的伙伴便趁机帮他的忙。

食堂总管走到门口，并回头看。

"快点，跛子，再叫两个小队进来。""一〇四小队，"跛子叫道，"你在廊里爬什么劲儿？饭桶。"

他用棍子猛打那个人的颈项，因为，他是另一小队的人，想混在一〇四小队中进入食堂。

"一〇四小队。"巴夫洛叫道，随之，他便将他的人领进食堂。

"咻！"苏可夫在食堂内喘了一口气。不等巴夫洛发令，他赶紧开始去找三个空托盘。

食堂里象平常一样，浓密的蒸气，穿过门口，卷吹而入。那些人正并肩坐着，——象向日葵中的种子。有些人在桌间穿梭开路般地前进，有些人正端着装了碗的托盘。苏可夫几年来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他那双锐眼已看到S二〇八托着一只装了五个碗的托盘。意思是说，那是他端给他那小队的最后一盘，否则，托盘里该是装得满满的才对。

他跑上去，对那个人耳语："托盘用完后给我。"

"有人正在柜台那里等，我答应……"

"让那个懒杂种去等吧！"

他们终于取得了谅解。

S 二〇八把托盘端到桌子上，将碗端了出来。苏可夫随手就将托盘夺走。这时，那个先前被答应的人也跑上来要抢，但他比苏可夫瘦小，苏可夫用盘子推开他——你拉什么鬼？他把那人推撞在一根柱子上，然后将托盘夹在腋下，向供应食物的窗口走去。

巴夫洛站在那里排队，正在为没有空托盘的事烦恼。看到苏可夫他很高兴。苏可夫推开前面挡路的人，"你站这儿干啥？你没看见我弄到托盘了吗？"

看，哥普奇克在那儿——拿着另一只托盘。

"他们正在争吵，"他笑着说，"我便将它抢了过来。"

哥普奇克会干得很好的，再给他三年时间看看——他还在成长中——他不会比一个切面包的人差，他注定要变成那样一个人。

巴夫洛叫他把第二个托盘递给叶莫莱耶夫。他是一个健壮的西伯利亚人，正服着十年的牢狱，和苏可夫一样，罪名是曾被德军俘虏，然后又派他去留神注意，看看是否有哪一桌快要吃完了。苏可夫则放下托盘等着。

"一〇四小队，"巴夫洛在柜台喊。

这里一共有五个柜台：三个做供应正常的食物用，一个是为吃特定的食物的囚犯而设的（患胃溃疡的，记帐人员。这算是一项施惠），一个是收脏碗碟的（那些好吃鬼正挤在一起互相殴斗）。柜台低低的——约及腰那般高。看不到炊事员们，只见到他们的手和勺子。

炊事员的手雪白，保养得很好。然而，大而毛茸茸的手，那是拳击家的手，不能当炊事员。他拿笔在墙上记事——把

名单放置在那里。

"一〇四小队——二十四份。"

班达雷也夫溜进了食堂，那猪崽子居然没事。

炊事员用一把大勺子在锅里搅了又搅。汤锅又添满了，几乎打锅边溢了出来。蒸气从锅中腾散而出。放下大勺，他换用一把较小的勺子，开始盛二十盎斯一份的大锅菜，他决不会多盛一点儿。

"一、二、三、四……"

经搅拌之后，锅底漂上来的真货色还未见下沉之际，有些碗便已盛好了，另有些碗装的则是伪品——光是汤。苏可夫便在心里记下了那几碗。他取了十碗放在托盘里，然后便端走了。哥普奇克在第二排的位子上招手。

"打这儿来，伊凡·丹尼索维奇，这儿来。"

端着这么多碗的大锅菜，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苏可夫小心地迈着步子，嘴里还在忙着念叨，"嘿！你，Ｈ九二〇，小心点儿，老伯！让开，小子！"

在象这样拥挤的人群中，能端一只碗而不打翻，已够难了。而他却端了十碗，并且，竟能安然地把托盘直放在哥普奇克清出来的那张桌子的头上，一点都没溅出来！他设法使菜较多的两碗，正好对着他要坐的位子。

叶莫莱耶夫端来了另十碗。哥普奇克溜开了，炊启又和巴夫洛一道回来，手上端着最后的四碗。

吉加斯也端回来装着面包的托盘。今晚他们是依照工作量来分配面包的。有的人得六盎斯，有的人得九盎斯，苏可夫则得十二盎斯，他取了一片带面包皮的给自己吃，从那块

面包中间剥下来的六盎斯则给西沙。

而今，整个食堂都是苏可夫队上的人在流动。分别取走他们的晚餐，并找地方去吃。在他递出碗的时候，他须注意两件事：必须记住碗给了谁，而且要当心托盘——以及注意托盘靠近他自己的那个部份（他把汤匙放进一只碗——份量多的一碗，如此，这一碗便是他的了）。菲杜可夫是头批进来的人之一，但随后又走开了。他想，那天晚上没什么可偷，不如在食堂四处晃晃，以便猎取残余的东西吃（如果有人没吃完便把碗递回，此时，常常有人会立刻象兀鹰似的扑上去争食）。

苏可夫和巴夫洛在计算分配来的食物，显然没有错。他推了一碗份量多的给杜林，巴夫洛把他的大锅菜倒进小而有盖的德制饭盒——你可以将之放在紧靠胸部的外套下带走。

空托盘都交回去了。巴夫洛拿着他的两份坐在那里。苏可夫也有两碗。现在他们彼此已无话可说了——神圣的一刻业已来临。

苏可夫脱下帽子放在膝上，他尝了尝这一碗，又尝了尝另一碗，不错——里面有点鱼。一般说来，晚餐的大锅菜要比早餐的少：如果要去工作，早上就须吃饱，晚上他们反正是要去睡觉的。

他埋头吃了起来，先只喝清汤，喝了又喝。在汤下肚之后，全身便都充满了温暖。他的五脏在体内一碰上这些大锅菜，立刻便有了生气。好呀！喝下去了。一个囚犯，便是为这短暂的一刻而活着。

而今，苏可夫已无所抱怨了：既不抱怨他的刑期过久，

也不抱怨白天太长，更不抱怨他们偷走了另一个星期天。这便是他现在所想的：我们会得救的，只要上帝允许，我们会一直忍受到苦难的过去。

他把两只碗中的热汤都喝光，然后将留在第二碗中的东西倒进第一碗，并又用调羹将之刮得一干二净。他已安心了，因为，他已不须去想第二只碗了，也不必以眼或手去注意它。

他既然有空可以自由观望，于是，他瞥了一眼邻座囚犯的碗。他左边的那一碗简直与水无异。下流的恶棍们！他们真会玩骗人的把戏！而且，居然骗到同是囚犯的伙伴身上来了。

他开始吃包心菜和汤中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有一只碗里居然有一片马铃薯——西沙的碗。很可能，那马铃薯遭霜打过，吃起来硬而发甜。鱼很少，只是偶尔能看到一点无肉的脊骨而已。但，你须嚼食每一根骨，每一片鳍，以便将它们的汁吸吮出来。因为，它们的汁有益健康。当然那是需要花时间的，不过，他并不忙着去什么地方。今天对他来讲，是个值得纪念的吉日：两份午餐，两份晚餐，别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搁下不忙。

也许，找那个莱特人买烟丝的事要算例外，因为，或许早上就已抽得一丝不剩了。

他在晚餐上没吃面包。两份晚餐外加面包——吃得太多了。面包留着明天吃。肚子是魔鬼，它是不会记得昨天你待它多好的；明天它就会喊着要吃得更多。

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并没有多大兴趣，只管把大锅菜吃

光。因为，没有那种必要。他没有注意额外的食物，他只吃自己合法的配给。然而，当坐在对面的那个人起身，而又在他的位子上坐下来一位高个子的老人——U八十一——时，他却注意到了。苏可夫知道，他是六十四小队的人。他在排队领包裹的时候，就听说六十四小队代替了一〇四小队，被派去社会主义者生活方式的村落。待在那里的整个时间都没有取暖的机会——设置倒钩的铁丝网，以筑起他们自己的天地。

他听说，这个老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已过了好些年不用佩戴编号的生活，可是，却不曾获得一次特赦。每当一个十年徒刑期满之后，他们随即又会给他加上另一个十年。

此刻，苏可夫仔细地凝望着这个人。他坐得笔直——所有其他的囚犯却是弓肩而坐——看来好象在凳子上垫坐了别的东西。他的头上已没什么好修剪的：头发老早就都掉光了——无疑，那是高等生活的结果。对在食堂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他瞧都不瞧一眼，只是以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姿态，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苏可夫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他用那坏了的木汤匙有节奏地插入稀稀的大锅菜里。但，不象别人低头俯在碗上，而是高举汤匙，把菜送至唇边。他的牙齿掉光了，是以铁质的假牙嚼面包。他的脸显示出：他所有的生命业已干枯，但留下来的却不是脆弱和病态，而是一如专供雕塑用的石头，坚硬而黝黑。由他那粗大，满是裂痕，而又发黑的双手看来，可知他不曾有机会做轻的工作。但，他不会屈服，哦！不！他没把九盎斯的面包放在肮脏而污秽的桌子上——他将它放在一块洗得洁净的破布上。

但是，他不能继续去注意这位老人——他有别的事情要做。他吃完了晚饭，舐干净汤匙，把它放进靴中，戴上帽子，站了起来，拿起自己和西沙的面包，便走出去。另外有一道走廊自食堂通出去，并加派了两个勤务人员守在那里；他们除了开门让人过去和关门之外，别无他事可做。

苏可夫吃得饱饱地走了出来，他觉得很满意。虽然快打晚钟了，但他还是决定跑去找那个莱特人。他没有把面包送回营房，便向七号营房大步走去。

月儿高挂——皎洁而雪白，好象是在天空里镌雕出来的。晴空万里，星斗数点——是众星中最亮的。但是，他既没有时间去注意食堂里的人群，更没有工夫去凝望星星。不过，他却体会出一件事：霜不会再大了。有一个老百姓曾说过，而且这种说法传得还挺广，晚间温度降到零下二十五度，到早晨便会低至零下四十度。

他听到在远处的村落中，传来了曳引机嗡嗡的响声。在大街的那一方，则有一架打洞机在刺耳地吼叫着。一双双的靴子穿在人们的脚上，在营区附近或走或跑，发出了叽嘎的响声。

没有风。

他想去以他从前付过的价格买烟丝——一卢布一满杯。但，在外面买却要花差不多三倍的价钱，若是加了一点工的，则更贵。不过，在奴工营里，所有的价格都是就地议定的：与其他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因为，你不能储蓄，由于钱实在难以弄到手，因此，根本没人会有钱。没有人能靠做工而得到百分之一的卢布（在由司特—以色马，他每个月至少可得

三十个卢布）。如果有任何人的亲戚寄了钱来，他也别想得到现款；它被存入了私人账户，每个月你可在补给站从私人的账户上提款一次，不过还是拿不到现款，只是一张上面写有款额的书面证明。你可以此购取肥皂、发霉的饼干，和"普通马"牌香烟。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些货物，你都得把该站主管所给你的那张款单花掉，如若不然，所领的钱就算没了——在账户上将你领取的款额注销。

苏可夫靠做私事赚钱，他用主顾的破衣服做拖鞋——一双两卢布——或补破夹克，价格面议。

七号营房不象九号营房，不是将整幢营房一分为二。它有一条长走道，走道两旁开了十扇门。每个房间住一个小队。房内满满挤放着七张两层床。另有一个小房间供放便桶。还有一个小房间给资深的勤务人员睡，几个画家也有一间小房。

苏可夫朝莱特人的寝室走去，他发现那家伙躺在下铺，脚架在一个架子上。他正在用拉脱维亚话和邻人聊天。

苏可夫在他旁边坐下。"晚安。""晚安，"莱特人答道，他并没有把脚放下。寝室小，因此，每个人都在静静地聆听。他是谁？他来干什么？

苏可夫和莱特人都体会出，其他的人都在对他们俩抱以好奇的心理，因此，苏可夫继续说他的话。过得怎么样？哦，还不坏。今天天气很冷。是的。

苏可夫直等到其他的人又开始聊天（他们正在争论有关韩战的事——而今中共参战了，会不会又要来一场世界大战？），他才凑近那个莱特人。

"有烟丝吗?"

"有。"

"让我看看。"

莱特人把脚从架子上放下，站起身来。那个莱特人是个小气鬼——只装了一杯烟丝，生怕多放一点进去似的。他让苏可夫看他的烟丝袋，然后把袋子解开。

苏可夫取了一撮儿放在掌上查看着。和上次的一样，棕黄色，切割粗糙。他将之凑近鼻子嗅了嗅，确实是真货色。但是，他却对那莱特人说："怎么不一样?"

"一样的，一样的，"那莱特人急躁地说，"我从来就没有别的货色，始终都是一样的。"

"好吧，"苏可夫说，"就装满一杯给我吧，我抽抽看，或许会再买上一杯。"

他故意说"装满"，因为莱特人向来都是把烟丝装得松松的。

莱特人在枕头下拿出了另一袋，比第一袋装得更满。他又从柜子里拿出杯子，那是一只道地的塑胶容器。但苏可夫认为，它的容量和普通杯子是一样的。

那莱特人取出烟丝往杯子里装。

"压紧点，压紧点，"苏可夫边说边把自己的拇指摁上去。

"我知道怎么办。"莱特人尖声地说。他挪开杯子，并轻压茶杯中的烟丝。他又放了一点儿进去。

就在这同时，苏可夫解开了夹克，在作夹克里子的棉花中摸索着钞票。只有他知道那钞票放在哪里。他用两个手指沿着里子的底边捏挤，将钞票逼到一个小洞处，小洞是在衣

服中一个特异的地方，那是经他用两片可以松动的布头缝上的裂缝。当钞票抵达洞口的时候，他就用指甲抓住那条线，并把钞票折成长长的一条（它原来就已经被折成长方形），然后从洞里把它拉出来。二卢布。因为钞票用旧了，所以没有丝丝的磨擦声。

寝室中，有一个囚犯叫道："你意思是说'老胡子'①会同情你？哈，他连自己的兄弟都不相信的。你这个笨驴别做梦了。"

在这些特别的集中营里，有一件好事——你可以随便发牢骚。在由司特—以色马，你只要悄声地说，外面虽然没人在监视，他们也会把你关进牢里，并在你的刑期上再加十年。在这里，只要你高兴，你可以在顶铺上随便发什么牢骚——告密者不会将之传出去的，安全人员也不管那么多。

问题是，你在室内说话的时间不多。"喔！你装得太松了。"苏可夫抱怨道。"好了，就这些了，"那莱特人说。

说着又加了一小撮儿在上面。

苏可夫从内口袋里拿出他的袋子，把烟丝从杯中倒进袋子里。

"好吧，"他说。他决心不要因抽得太急而糟蹋那第一支宝贵的烟。"再装满一杯。"

经过了一番争论，他才把第二个满杯倒进袋中。付了二卢布，便点头离去。

---

① 原文系OLd Whiskers，即指斯大林（staliN）。

一到外面，他马上加快脚步回九号营房。他不愿错过西沙取回来的包裹。西沙已经回来了，正坐在他的床铺上，垂涎着包裹。包裹里的东西散置在床铺和台架上。由于没有光线直接照着那儿——苏可夫的床挡住了——不容易看清楚。

苏可夫弓着背，从西沙和舰长的床中间走过，把西沙的配给面包交给他。"你的面包，西沙·马可维奇。"

他并没有说："好哇，你取到包裹了？"那样说无异是在暗示："是我在队列里占的位子，现在我该有权分一份了。"他知道他有权利这么要求，但是，虽说当了八年的囚犯，倒还没有使他变成一个豺狼型的人——在集中营待得愈久，他会使自己变得愈发坚强。

但，他的眼神却又是另一回事了。那两只老鹰似的囚犯眼睛，朝一方投射过去，并飞快地扫过展露在那里的东西；虽然食物没有启开，而有些袋子也还封着，不过，那迅速的一瞥，和鼻子所闻到的证据，却已告诉他西沙所获的有：腊肠、炼乳、一块熏鱼、腌猪肉、脆饼干、普通饼干、四磅方糖和类似牛油的东西，还有香烟与烟丝——全部还不止那些呢！

顷刻之间，他便把这一切都弄清楚了。随之他开口说道："西沙·马可维奇，你的面包。"

西沙简直是喜若醉酒（收到那样的包裹，谁不如此！），他挥挥手，示意把面包拿开："伊凡·丹尼索维奇，你留着吃吧！"

先是他的那碗大锅菜，而今又外加这六盎斯的面包——

那是一整顿晚餐的份。当然，苏可夫还是有希望分享到那包裹的。

他不让自已存着在西沙所呈摊出来的一切中获得一点可口食品的念头。因为，没有什么比毫无目的地去劳动肚子更糟的事了。

可不是，他原来就有十二盎斯的面包，而今，又多了西沙给他的六盎斯，外加垫子里的那块，至少又是六盎斯。真不坏！现在先吃六盎斯，待会儿再吃一点儿，因为工作，明天又还会有明天的份儿。啊，多海的生活！至于垫子里那一大块，就让它留在那儿吧！以前抽时间把那块面包缝进去，真是做对了。七十五小队有一个人，曾从他的柜子里偷走了一大块，那真是一次凭白的损失。拿它一点法子也没有。

人们都想，每个人收到的包裹，都是用又好又紧的袋子装的，只要打开来就感到高兴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盘算一下的话，这包裹的下场，还不是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而已。在一个人收到包裹之前，他会象别的人一样，靠做杂事来赢取一点额外的粥吃，或是讨些烟头抽。苏可夫见过好些这种事情。包裹收到之后，他又须与卫兵和小队长共享——又怎能不拿出一点儿来孝敬在包裹领取室服务的模范囚犯呢？否则，下一次这家伙就会乱丢你的包裹，而且，在你的名字再出现在名单上之前，也许已一星期过去了。在包裹领取室，另外还有一个家伙得侍候，因为你要把你的包裹交给他代为保管，以免被搜查的人和小偷拿走。早晨点名以前，西沙就会带着袋里每一样东西上那儿去——他不但要吃一份，而且要一份好的。如若不然，他就会一点一点地偷，加起来可比

你送他的还要多。这卑鄙的家伙，整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密藏人们的食物——你试试去看着他好了！——还须送些给象苏可夫一类为你做事的人，因为浴室的服务员发了合适的内衣给你，也得送他一点儿——不需多，意思意思就行。也少不了要送给理发师，因为在替你刮胡子时，他用"纸张"擦拭剃刀（平常他就擦在你裤子的膝盖处）。也无需什么，只要三、四个烟头就行了，为了你的信能在文化教育处被分别保管，而不致遗失，又是得送礼。假如你想不去工作，而躺在床上懒一、两天，你一定要塞一点儿给医生。而跟你共用柜子的邻人，又怎么打发呢（以西沙为例，他对舰长便是如此）？他也须分一份。毕竟，你拿回来的每一盎斯的面包，他没有不看见的，有谁胆敢不给他一份？

所以，让那些总认为别人手上的萝卜比你的大的人去羡慕吧。苏可夫是个懂得生活的人，他决不会希求以非分的东西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同时，他脱下了靴子，爬上了他的床铺。他从手套里把那截锯片取出来，并决定明天找一块好的小石头，着手把锯片磨锋利，把它做成一把补鞋匠用的刀子。他想，如果每天早晚都磨，只要四天工夫，他就可以做出一把刀刃锋利而有曲线的小刀。

但是，现在他要把它藏起来，只要直到天亮不让别人发现就没问题了。于是，他把锯片塞进大梁之下隔板的边上。趁舰长还没回到下铺来，锯屑不会落到他脸上去。于是，苏可夫把垫子的一端卷起来，动手把东西藏好。

与他同是睡在顶铺的邻居们，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例

如，那个浸信会教徒亚拉沙，以及甬道对面第二架床上的两个爱沙尼亚人。但，他并不因他们而引以为忧。菲杜可夫走进了营房，他啜泣着，伛偻着身躯，嘴上血迹斑斑。他在餐厅吃饭时，又挨揍了！他并没有掩饰眼泪的企图，也没看任何人一眼；他打全小队面前走过，爬上床铺，把脸深埋在垫子里。

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不得不为他感到难过。他是活不到刑期结束的，因为，他的为人处世态度完全不对。

正当这时，舰长神色愉快地出现了。原因是他提了一壶茶，你可以打赌，他拿的茶准是很特别！在营房里有三个茶桶，但你要叫它作什么茶呢？称他臭水吧！有一点颜色，再加茶桶本身那臭水沟的味道——茶桶的木头因长久受蒸气侵蚀而腐烂了。那就是给工人们所喝的茶。舰长一定会打西沙那里弄到一点儿真正的茶叶放在壶里，然后赶忙去热水龙头处冲水。现在，他心满意足地在他的柜子旁坐了下来。

"在水龙头那儿，几乎烫伤了我的手指。"他趾高气扬地说。西沙在柜子上铺开了一张纸，并开始把各种东西摆上去。苏可夫翻起垫子的前端遮住头，他不愿去看眼前所进行的事情。但，即使现在没有苏可夫，他们还是成不了事，西沙挺身笔直地站起来，眼睛正好和苏可夫相对，于是，他眨了眨眼：

"伊凡·丹尼索维奇，哎……你的'十天'①借我用一下。"

---

① 在集中营里，凡是抓到有刀的囚犯，都须被关十天，所以他们管刀子叫"十天"。

所谓"十天"，是指的一把削铅笔用的小刀。没有错，苏可夫是有这么一把刀——他把它藏在隔板里。虽然这把小刀比半个手指还短一点儿，但，却可以切五指厚的腌猪肉。是他自己磨的刀刃，并且镶着刀柄，磨得相当锋利。

他爬到木梁处，把刀子抽出来，递给了西沙。西沙点点头，说着便缩了回去。

全队都仰赖那把小刀。毕竟，你是会因拥有那把小刀而被关进囚室的，所以，只有没良心的家伙才会说："刀子借我，我们要切腊肠。你他妈的滚开吧！"

而今，西沙又欠了他一次人情债。

苏可夫藏好面包，把小刀借给西沙之后，便打开烟丝袋子。首先，他从袋里拿出了一点儿烟丝，份量和以前借来的一样多。然后伸手递过甬道，还给那边那个名叫艾诺的爱沙尼亚人，并向他道谢。

那爱沙尼亚人的嘴唇绽出一丝笑容，他对他的"兄弟"咕噜了几句，然后便两人一起把那一小撮烟丝卷成了一支香烟。让我们尝尝苏可夫的烟丝吧！

苏可夫心想，不比你的差。你高兴的话，不妨抽抽看！他自己也乐得一抽，但，脑袋里的计时器却告诉他，晚点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正是卫兵们在营房四处巡察的时候。如果现在想抽烟，就须到走廊去抽，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在床上比较暖和些。事实上，营房里毫无暖和可言——天花板上仍有着一层薄薄的霜印子。晚上他会冷得发抖，不过，现在倒还受得了。

苏可夫待在床上，开始从面包上掰下几小块来吃，他很

不耐烦地听着西沙和布依诺夫斯基在下面谈茶的事。

"随意吃吧！舰长，随意吃吧！不要客气。拿一点熏鱼去。吃一片腊肠。"

"谢谢，我会的。"

"面包上抹一点牛油，那是道地的莫斯科面包。"

"你知道吗？我简直不相信，他们还在什么地方烘制纯白的面包，这种奢侈品倒使我想起在亚康吉尔的那段日子……。"

二百个人的声音，在苏可夫这半边营房，造成了一片可怕的喧哗。然而，他觉得他听到了那截铁轨敲得正响的声音。别人似乎没有一个听到。他也看到那个人称"狮鼻子"的警卫进入了营房。他的个子并不比一个小孩高，身材矮小，玫瑰色的双颊。他手上正拿着一张纸。由这张纸和他进来的态度判断，很明显的，他不是来赶人出去晚点，也不是来抓吸烟的人，而是来找某个人的。

"狮鼻子"在单子上核对了一番，然后说：

"一〇四小队在哪里？"

"这里。"他们回答道。那两个爱沙尼亚人把香烟藏起来，用手将烟雾挥散。"小队长在哪里？"

"什么事？"杜林在床上问，不情愿地把脚放了下来。

"那些表格你的人已经签了吗？——有关他们穿规定外的衣服的事。"

"他们会签的。"杜林保证道。

"已经过期了，他们还没签。"

"我的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签那玩意儿可不是简单的事。（西沙和舰长也算在里面吗？这小队长真绝！答得真不费劲。）没有笔，没有墨水。"

"他们应该有的。"

"他们把我们的墨水和笔都拿走了。"

"算了！当心点儿！小队长，如果你再那样说，我就把你和其他的人都关进禁闭室。"虽然"狮鼻子"向杜林许下了这么一句话，但语气倒还温和，"关于那些表格——明天早点名以前务必交到卫兵室去。同时，传令下去，就说所有禁穿的衣服日后都会当私人财产发还的，懂了吗？"

"知道了。"

（苏可夫想，舰长真够运气，他一个字也没听到，他正忙着享受腊肠。）

"想想看，"卫兵又问，"S三一一是你的人吗？"

"我须查查名单，"杜林含糊其词地说，"难道你指望我把那些鬼编号全都记在脑袋里？"

（他在拖时间，想把事情拖到点名的时候，因为，他有意至少想要救布依诺夫斯基一个晚上。）

"布依诺夫斯基。他在这儿吗？"

"嗯？我在这里。"舰长在苏可夫床下的那个栖息所应声答道。

（你瞧吧！跑得最快的虱子，一定是最先被梳子捉到。）

"就是你？对，一点没错。S三一一，准备好。"

"去哪里？"

“你自己心里明白。”

舰长叹了口气，抱怨着什么。完了，此刻对他来说，要他率领一只驱逐舰队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海，都比要他忍痛离开这一场亲切的交谈，而到那冰冷的囚室容易些。

“几天?”他问道，语声低沉。

“十天。快点，快点，走罢。”

这时，营房的勤务人员喊道：“晚点，全部出去晚点！”

这就是说，来点名的卫兵已走进了营房。

舰长四处望了一眼。他该带外套吗？反正，一到囚室之后，他们也会把他的外套剥掉，只让他穿夹克。不如就这样去。他曾希望乌可华会忘记（但乌可华决不会忘记任何人），他没做什么准备——甚至他也没在夹克里藏一小撮烟丝。把烟丝拿在手上也没用，因为，在搜查的时候，那些家伙还是会将之取走的。

在他戴帽子的时候，西沙照旧塞给他二支香烟。

“哦，弟兄们，再见了。”舰长困窘地向囚犯伙伴们点头招呼道，便跟着卫兵走了出去。

好几个人齐声叫道：不要丧气！此外，你还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一〇四小队最了解牢房的情形，因为，那是他们盖的，砖墙，水泥地，没有窗子。他们所燃的一个火炉，只是为了把墙上的冰融掉，而融下来的冰水又在地上造成了一个个小水塘。睡的却只是光秃秃的木板。在他们给你饱餐一顿唠叨之后，如果你还有胃口吃东西的话，他们就会每天给你九盎斯面包，另外，只在第三天、第六天和第九天，他们才

有大锅菜给你吃。

十天，在囚室里过难以忍受的十天——如果真是坐满十天出来，那么，你日后健康的生命可就全部给毁了。光是因此而染上的肺病，就得叫你在医院里待到一命呜呼为止。

> 至于那些获罪关十五天而又熬满十五天的人——他们便是在一抔冰冷的黄土中直赴西天。
>
> 只要你还能呆在营房里——你所能做的，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和等待了。

"在我数到三之前，你们都给我赶快地滚出来吧。"营房总管嚷道，"没出来的人编号就会给记下，我会把记下的编号交给卫兵。"

那个营房总管，是个头号杂种之一，只要想想，他毕竟也是整夜被锁着和我们一道睡的呀！从表面上看，他的一举一动都挺随和，谁也用不着怕，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人人都是怕他三分。他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出卖给卫兵，有的则直接挨他的揍。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拇指，所以当局将他归为残废之列。然而，他却有着一副凶手般的心肠，其实，他就是一个有犯罪记录的凶手。不过，在控告他的罪名中，只成立一条——刑法五十八条十四款。这便是他何以会上这儿来与我们一道的缘故了。

对于把你的编号记下交给卫兵的事，他是不会细加考虑的。一旦榜上有名，便是禁闭两天，还须外带做工。因此，他们大家都分别打床上一跃而下，犹如一群熊般地挤向狭窄的出口，一窝蜂地冲出去，不敢慢条斯理地一个个往门口蹭。

苏可夫手里拿着一支香烟——他早想抽支烟，而且烟已卷好了——机警地跳了下来。匆忙地穿上靴子。他在离去的顷刻间，不禁因对西沙惋惜而感到一阵刺痛。那并非是他想从西沙那里多获得一点什么，他确系衷心为他难过。

他很佩服西沙，不过，在生活方面西沙有一点还不怎么样——在收到包裹之后，他不该对着它得意忘形地发笑；而应在晚点名之前，即刻将之送到库房去保管。因为吃的事是可以等的。现在西沙要把那些东西怎么办呢？他不能随身带着那个袋子去点名！不然，那将会带来一场多大的哄笑呀！四百个囚犯准会转过头来喧闹地望着他起哄。然而，把包裹留在房里更是不行，点名后，首先跑回来的人都会偷。（在由司特—以色马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当我们下工回来的时候，那伙率先进入营房的恶棍，便会把我们柜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

苏可夫看出西沙已体会到他那包裹面临的危险。他正在东奔西忙，可是，为时已晚。他把腊肠和腌猪肉往夹克下塞，尽力多多夹带，以设法保住最低限度的东西。

真可怜！于是，苏可夫对他做了一些建议："在这儿待到最后一刻，西沙·马可维奇。藏在这里的暗影中，一直留到每一个人都走出去为止。当卫兵和勤务人员走近床铺，用东西刺探床上床下的时候，才走出来，说你不舒服。我会先出去，并第一个回来，就这么办吧！"

他跑开了。

首先，他狠着心肠用肘拨开人群挤出去（他把香烟护在拳头里。）在把营房一分为二的廊道处，那些狡猾的野兽紧

贴住两旁的墙壁排成两排，仅留下一点余地给那些喜欢寒气侵身的傻子。他们都呆在这里。他们已在外面呆了一整天。为什么还要再挨十分钟莫须有的冻？这儿没有傻瓜！尽管你在抱怨今天，而我却想活到明天。

在以往任何时候，苏可夫也会贴墙而立。但是，而今他却大步地走到门口，甚至还在露齿而笑。

苏可夫心想："你们怕什么玩意儿，你们这些白痴？难道没见过西伯利亚的冷雪吗？出外让'狼式的太阳'暖暖你的身子吧。来点光儿！老伯。"

他在门口点燃了香烟，并出外向走廊走过去。所谓"狼式的太阳"，就是在苏可夫的家乡人们所称的月亮。

月儿升得高高的，再往高升，它便要抵达中天了。天空呈现出一片绿白色；稀疏的星儿灿烂地闪着亮光。雪上耀着白色的微光。营房的墙壁也闪出了微微的白色。那些灯光根本派不上用场。

有幢营房的外面，出现了一群密密麻麻而又黑鸦鸦的人。那些都是走出来点名的囚犯。他们也都正在那儿往外走着。不过，你听见的打营房传来的声音，并非是说话声，而是靴子踏在雪地上的雪碎声。

有些囚犯已走下了台阶，正面向营房排队。前排排了五个人，随之后排又排了三个，苏可夫便排进三个人的那伍中。他又吃了一小块面包，嘴唇上叼着香烟，站在那儿可真不赖！好烟丝——那来特人没骗他，抽起来够劲儿而又好闻。

慢慢地，别的囚犯也都从门口拖沓地走出来。在他身后的五人一伍，又排上了两三列。他们发火了，为什么这些卑

鄙的家伙都挤在营房里的廊道中？为什么他们都不出来？为什么我该为他们受冻？

没有一个囚犯见过钟和表，不过，钟表对他又有啥用呢？他所须知道的就是：就要打钟了吗？距点名还有多久？距吃饭还有多久？距最后的钟响还有多久？

每一个人都说，晚点名是晚间九点钟举行。但，在九点钟是绝对完不了事的——他们有时候要重点两次名，甚至三次。反正，在十点之前你别想走。同时，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他们又会用第一声钟响把你打床上赶起来。难怪那个莫达维安人在今天收工之前会在修理所打盹儿，只要是能够碰到有一点暖气儿的地方，无论谁都会当场呼呼大睡。由于你失眠过度，因此，碰上星期日——按规定他们是不会派你去工作的——全营房的囚犯都会睡上一整天。

现在，他们都拥出来了。终于，营房总管和卫兵也伴着他们一道出来，杂在那群驴蛋中踢着他们。好好整整那伙不安好心眼儿的杂种们吧！

"怎么了？"站在前面的囚犯对后来的人嚷道。

"真俏啊？你们这帮下流鬼，想舐老子的屁股吗？如果你们出来得早一点儿，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的。"

整个营房已经空了，四百个人——以五人为一伍。正好八十伍。他们排成一个纵队，排头的几伍确系各为五人，而别的伍则是零零落落，什么样子的都有。

"排到那边去，你，在后面的人。"营房总管在台阶处吼道。

他们没动。他妈的。

西沙装着一副生病的样，颤抖着走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四个勤务人员—— 营房两边各两人。另外还有一个跛了的囚犯。由于他们是与队伍相向而立，所以如此看去，苏可夫是在相当靠后的一排中。西沙被派往队伍的后面。

那卫兵也出来了。

"按五人一伍排好！"他暴怒地向队伍的后面嚷道。

"按五人一伍排好！"营房总管更加凶狠地吼着。

那些人却是一动也不动，他妈的。

于是，营房总管从走廊冲到队伍的后面，连骂带打地发作起来。

但是，他对所打的对象倒是很小心地选择。

挨打的人仅是些性格温顺的家伙。

队伍整好了，他又走了回来，随他吼道：

"第一，第二，第三……"

他们一被点过之后，便飞奔冲入营房。当局今天总算是一切弄得清清楚楚了。

一切停当了，除非再来一次复点。那些寄生虫都是些笨蛋，他们算数的能力简直比任何牧人还差劲儿。虽然一个牧人既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然而，当他们赶着牛群的时候，若是有一只小牛走失了，他却晓得。再说，这些寄生虫都是受过训练的呢！——对他们却是一无用处。

上一个冬天，根本没有专供烘干靴子的小屋，每天晚上囚犯们都须把靴子放在营房里。因此，如果要重点名的话，每个人又须再度被赶出去。搞不好，还有两次、三次，四次也不定——已经宽衣解带的，只好就那样把靴子裹在身上

了。打从烘干靴子的小屋筑好以来，虽然它的大小无法一次容下所有的靴子，但是，至少每隔两、三天，每一小队都可受惠一次。因此，任何复点都是在室内举行的。他只把囚犯们由营房的半部调到另半部。在他们排成纵队通过的时候，便着手清查他们的人数。

苏可夫不是首先回到营房的，但是，他却小心地注意在他前头的人。他跑到西沙的床铺，然后坐在上面。他脱下靴子，爬上靠近火炉的顶铺，把靴子放置在火炉上——这是捷足先登者的特权——然后又回到西沙的床上。他跷起二郎腿坐在那儿，以一只眼睛替西沙留心着卫兵（他们可能会从他的床头下偷窃他的包裹），另一只眼则留意自己的事（他们或会把他的靴子从火炉上推开）。

"嘿！"他嚷道，"嘿！你！雷德。你竟胆敢动那靴子？把你自己的放上去，可别碰别人的。"

囚犯们泉涌般地一拥而入。

二十小队的人吼道："把你们的靴子给我们。"

他们拿着靴子一离开营房之后，门便在他们身后锁了起来。当他们跑回来的时候，便嚷叫："人民长官，让我们进去吧！"

卫兵们则聚在他们的宿舍，拿着计数板在做清点的工作，看看是否有人逃亡？或是，一切是否都没问题？

不过，苏可夫却不用在晚上为这种事操心。西沙来了，钻进床铺面躺着。"谢谢你，伊凡·丹尼索维奇。"

苏可夫点头示意，说着就象松鼠般地猛跳上他的床铺。现在他可以把面包吃光，抽完第二支香烟，然后就寝。

他过了这么一个好日子，觉得很高兴。然而，不知为什么，至今他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现在他须整理他的床铺——没什么好整理的。掀起盖在睡垫上的邋遢的毯子，往上面一躺（回想起最后一次睡被单的时候，那已是一九四一年的事了——是在家里；妇女们为被单所生的麻烦，看了似乎叫人好笑。所有的被单都是经特别洗涤过的）。头枕在塞满木头刨屑的枕头上；双脚放在夹克的袖子中；外套盖在毯子上。然后便是——荣耀归于你，哦！主啊！另一天又过去了。感谢你，我今晚不会在囚室中度过。这里倒还可以受得了。

他头靠窗子躺着，而亚拉沙则是睡在他同层的隔壁，只隔开一道低低的栏杆，朝反方而躺着，以便照着灯光。他又在读他的圣经了。

电灯很近，他可以读圣经，甚至还可以用来做活。

亚拉沙听见了苏可夫悄声的祈祷，于是，他转身对他说道："你瞧！伊凡·丹尼索维奇！你的灵魂此刻正乞求着祈祷吧！为什么你不给它自由？"

苏可夫偷望了他一眼，而亚拉沙的两眼却亮得有如两支蜡烛。

"算了！亚拉沙！"他叹息一声说道，"不过如此而已！祈祷就象我们所作的那些投诉一样，既达不到目的，而且也只是在上面打个驳回的叉叉被退还而已。"

在干部办公室外面有四个密封的箱子——箱子每月由一个安全官清理一次。许多投诉都塞到那些箱子里，诉状投入之后，写的人便数着星期，等待着回音：在一、二个月里总

归有个回答。

但是，回音却始终不见来到。或者，就是有回音，也不过是遭受驳回的命运罢了！

"可是，伊凡·丹尼索维奇呀！那是因为你很少祷告，而且你做的祷告，又不确实。你也没真正地试过，那就是为什么你的祷告一直没有回音的缘故。一个人须不停地祷告。如果你真有信心，那么，你叫一座山动，它也会照动不误的……"

苏可夫露齿而笑，并卷好另一支香烟，他从那个爱沙尼亚人处取来火点上。

"别瞎扯了！亚拉沙！我向来没见到山动过。不过，说真的，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山。但是，而今你与你那所有的浸信会的弟兄，不是在高加索山祷告吗？你们使一座山动过吗？"

他们也是一群不幸的人。只知道向上帝祈祷，他们又对谁产生过什么伤害呢？他们每一个该死的家伙都给判了二十五年。因为，时下当局量刑的标准都是如法炮制——一律二十五年。

"哦！我们并不为那种事祷告，伊凡·丹尼索维奇！"亚拉沙一本正经地说。手执圣经，他又向苏可夫凑近了些，直到两人面面相对为止。"对一切世俗和必死的东西，我们的主令我们只能为生计而祈祷。'把今天的面包赐给我们吧！'"

"你的意思是指我们的配给？"苏可夫问道。

亚拉沙还不罢休，他的眼神比他的言词还要争辩得厉害。他拉住苏可夫的衣袖，击打他的臂膀，说道："伊凡·丹尼索维奇，你不该祈祷想获得包裹或额外的大锅菜，不要为那些

东西而祷告。人们珍视的东西，在我们主的眼中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当为有关心灵方面的事祈祷——那样主基督便会把我们心中忿怒的渣滓去掉……"

"听我说，在波罗姆尼亚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个神父……"

"不要对我谈你们的神父。"亚拉沙央求地说道，苦恼地皱着眉头。

"不！要谈！"苏可夫用一只胳膊肘撑住身子，"在波罗姆尼亚我们的教区中，没有人比那个神父更富有。就以盖屋顶来说吧！我们修理屋顶，向普通人收费是三十五卢布一天，但是，对那位神父却是收一百。尽管如此，他还不是象哑子吃黄连，一声也不吭？他要付生活费给住在三个不同村镇的女人，而他又和第四个女人泡在一起。我还可以告诉你，他竟让他的主教上他的圈套，哦，是的！他与主教处得很好，所以一切都不成问题。而且，他还会把他们派来的每一位神父撵走，那是为了他不愿与他们一道分享他的既得利益。"

"为什么你要与我谈论神父们的事？希腊正教已脱离了圣经，因为他们的信心不稳定，因此他们不会受到囚禁。"

苏可夫继续安然地抽着香烟，并望着他那激动的伙伴。

"亚拉沙！"他一边说，一边缩回手臂，并在亚拉沙脸上喷了一口烟，"我并不反对上帝，这点你要了解。我也是信仰上帝的，但，我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之说，何以你把我们都当成傻瓜，并将天堂和地狱的故事塞给我们？那就是我不喜欢的。"

他躺了下来，小心地把烟灰抖落在床架和窗户之间，以

避免烧到下铺舰长的东西。他沉醉在自己的思潮中，没有再去听亚拉沙的嘟囔。

"好了！"他仿佛总结似的说道，"不管你祷告得多勤，它也不会缩短你的刑期。无论如何你都得由始至终坐满为止。"

"哦！你也不应为那种事祷告，"亚拉沙战栗地说道。"为什么你要自由？在自由中，你最后一点信心都会被香烟阻塞掉。你该为坐监而喜乐才是，在这里你才有时间去思索你的灵魂。正如使徒保罗所写的：'为什么所有的这些人都流泪？为什么你试欲使我的决心软弱？就我而言，我不仅准备为主基督的名接受束缚，而且甚至愿意领受死亡。'"

苏可夫沉默地凝视着天花板。现在，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想要自由了。起初，他确是渴望着它的到来。每晚他都在数着刑期的日子——已过去了多少？有多少正待来临的？而今，事态已很清楚了，象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允许回家的，他们会被放逐。那么，他在那儿过的生活会比此地好吗？——谁知道？

对他而言，"自由"一词所指的就是——家。

亚拉沙说的是实话。他的话语和眼神，无疑地都显示出，他在囚禁中是快乐的。

"你没错，亚拉沙！"苏可夫对他解释道，"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你说得对：基督要你坐监，于是，你便照坐不误——因他而待在那儿。可是，我又是为了谁而在这里呢？因一九四一年我们没有备战吗？是为了那桩事吗？然而，那算是我的错吗？"

"看样子，好象不会有复点名了。"吉加斯在床上喃

喃自语道。

"对了!"苏可夫说道,"我们应该高高地写在灯罩里面。没有第二次点名了。"他打了个哈欠,"不如马上睡觉。"

正当此时,门螺栓咔嗒一响,划破了营房内的寂静。两个把靴子送往烘干小屋的囚犯,打室内的廊道上跑了过来。

"第二次点名。"

他们嚷道。在他们脚后走来了一个卫兵。

"所有的人都到另外一边去。"

有的人已然进入了梦乡。他们开始在报怨,并一面四处挪动。他们穿上了靴子(没有一个人曾在夜晚把棉裤脱掉过——除非你穿着棉裤盖上毯子,不然,准会被冻僵)。

"该死的家伙。"苏可夫说道。口气倒还温和,因为他还没有就寝。

西沙举起手,给了他两块饼干,两块糖,以及一片腊肠。

"谢谢你,西沙·马可维奇。"苏可夫趴在他的床边上说道,"快点儿把你的袋子递上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垫子下。"(在你打床边走过的当儿,想要偷顶铺上的东西并不那么容易。再说,有谁会在苏可夫的床上找东西呢?)

西沙把袋子递了上去,于是,苏可夫将之藏在垫子下。然后,他便等着有更多的人被打发出去——这样他就不须赤脚在廊道上站太久了。但是,那个卫兵却对他怒目吼道:"赶快!你!在角落上的那个人。"

苏可夫轻轻地跳到地上（他的靴子和袜子还好端端地放在火炉上，将之拿走太可惜了！）。虽然他曾替别人做过许多双拖鞋，可是，他却不曾为自己做过一双。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点名不会耽搁太久的。

如果他们在白天发现有穿拖鞋的，也是会将之没收的。

至于那些已把靴子送去烘干的小队，对他们也并无大妨，因为，现在复点名是在室内举行的。这时候，有的人穿拖鞋，有的人光穿着袜子，有的人则是赤脚去的。

"快点！快点！"那卫兵咆哮道。

"你们想被带出去吗？你们这帮废物！"营房总管吼道。

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推到营房另一边去，一些吊儿郎当的家伙走入了廊道中，苏可夫则在便桶近处倚墙而立。脚下的地湿湿的，一缕冰冷的罅缝风打走廊处偷偷地吹了进来。

他们已全部给驱到一边去了。那位卫兵和勤务人员又巡视了一遍，寻找可能在角落中打盹儿的人。如果短少了数，可就又得麻烦一遍。那就是说，又须再点一次。他们四处巡视了一番，然后才走而门口。

"一，二，三，四……"而今他们很快地就会放你回去，因为，他们是一个个数的。苏可夫想挤到第十九名去。他跑回床铺，脚踏在一个凸桩上爬了上去。

万事皆休。双脚放进夹克的袖子中，盖上毡子，然后又加上外套，接着便睡将起来。现在，他们会让每一个人从营房的另外一边到我们这边来了，不过那不用我们操心。

西沙回来了，于是，苏可夫把他的袋子递下来还给

他。

亚拉沙也回来了。不切实际便是他所遭遇的麻烦。虽然他善待每个人，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使他对别人所作的施惠施得到反报。

“拿去吧！亚拉沙！”苏可夫说着递给他一块饼干。

亚拉沙笑了。“谢谢你，但是，你自己可没得吃的了。”

“尽管吃吧。”

（我们是一无所有，不过，我们却经常有获得额外东西的办法。）

现在该吃那片腊肠了。把它放进嘴里，只管用你的牙齿嚼吧！你的牙齿！有肉的滋味！有肉的汁！真货色！一直吃下肚去。

吃下去。

苏可夫决定把余下的东西留待明天早上吃，当然是在点名之前啰！

他把头埋在既薄又脏的毯子里。现在，对另外一半囚犯因等着点名而在床架间拥挤发出的声音，他已充耳不闻了。

苏可夫心满意足地睡着了。那一天，他遇到了一连串的好运：他们没有把他关进囚室中；也没有把他们那小队派到那个村落去；在午饭时，他偷到了一碗粥吃；小队长把工作比率分配得很好，他砌了一道墙，而且对那工作感到满意；他终于偷拿进来一小截锯片；那天晚上，他获得了西沙对他的施惠；他买到了烟丝，而且，他没有病倒，他的病还是痊愈了。

那是没有乌云的一天，几乎是快乐的一天。

在他的刑期中，有三千六百五十三天象那样的日子。从那截铁轨所发出的第一响，到它的最后一响为止。三千六百五十三个日子。

多出的三天，是因为闰年的关系。

附　录：

右　　手（短篇小说）

那年冬天，前来塔什干的时候，我几乎是个要死的人。我来这儿的目的，无非是一死而已。不过，他们总算暂时使我起死回生了。

我的病情，只能拖一个月算一个月了！不经意中，塔什干原有的春天在我们的窗外来了又去，而且，已进入了夏季。到处已是一片碧草如茵。当我拖着不稳的脚肢开始出外散步的时候，天气倒是蛮暖和的。

我不敢对自己承认，我是在逐渐好转中；即使在我最狂妄的梦想里，我也不是以年来寄望自己的寿数。而是以月计算着属于我的短暂生命。我缓慢地在公园中由碎石和柏油铺成的小道上踱着牛步。那些小道是打医学院的病房间伸展出去的。我经常必须坐下来歇一会儿，因为，间或会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呕吐感，迫使我躺下来倒挂着脑袋。

从表面上看，我与周围的病患并无二致，事实上，我和他们是大有区别的：我享有的权利不及他们，同时，我有比

他们更为沉默的必要。他们不但有人前来探望，而且有亲属为他们一掬伤感之泪。在生活中，他们只有一项顾虑，也就是他们的目标——康复。然而，对我而言，却是毫无康复的理由：三十五岁的人了，在遍世间我竟一个亲人也没有。再说，就是连一张护照也不可得。纵然我现在痊愈了，我就得离开这块翠绿而肥沃的土地，而回到我那被判永久放逐的穷乡僻壤去。在公开的监视下，逼得我每两周要报到一次。甚至在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那儿的警察长官公署，还曾认为放我去接受治疗是极其不当之举。此事我一点儿也不能告诉周围的自由病患，况且，就是我说了，他们也是不会理解的。另外，由于我对过去的十年作了一次悠然的回顾，我已察觉到一项真理，那就是：要了解人生真正的情趣，并不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而是在蛛丝马迹的小事中。例如，以依然不稳的脚肢，在踉跄地走动；谨慎地呼吸，以便不要引发胸口的疼痛；在汤中捞出一块独有的而未经霜打的马铃薯。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春天是极其痛苦的，然而，却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对我而言，可以说每一件事都已被遗忘，或从未见过，也可以说一切都是有趣的；即使是一架卖冰激凌的小车，纵然是一辆装有洒水器的清道机，就算是一个拿着一束束长萝卜的街头小贩，至于一匹打墙裂口处穿出，向新生的草地走去的小马，就更不用说了。

每天我都会提起比往日更大的勇气，离开诊所，走进公园的更深处。那公园一定是在上世纪末与这些精美的砖砌建筑物同时设置的，这些建筑物都有着尖凸而不平的墙壁。从

胜利的骄阳升起直到金黄色的傍晚，一整天，公园里都充满了生气蓬勃的活动——健壮的人在匆忙地过往如梭，病患则在来来去去地安步缓行。

在几条大道的交会点上，形成了另一条大道，直通公园的大门处。在那儿立着一尊巨大而雪白的石膏像，须眉间绽露出一丝冷酷的假笑。再往大门走去，又有一些间隔相等而体积较小的半身像。再过来，便是一个文具摊，经售小型的塑胶铅笔和诱人的袖珍笔记本。但是，不仅是我的钞票明确地列上了用场；而且，在我的生活中，我曾有机会拥有过笔记本，由于出了毛病，所以我便停止使用笔记簿，因此，我认为不如没有它们来得好些。

正好位于公园的大门口，有一个水果摊和一家茶馆。虽然我们这些身着条子睡衣的病患不许进茶馆，但是，篱笆是敞开的，我们可以透过此处看到那里。有生以来，我从来没见过一家真正的茶馆——那些个别的茶壶，装着绿茶或红茶，给每一个人饮用。

茶馆里开了一个欧洲部，设置了一些小桌子，另外由一个乌兹别克式的桌子组成一个大台子。人们坐在小桌边匆匆地又吃又喝，把小小的零角儿留在他们那空而无把的杯子里付账，然后，才又行离去。在芦苇搭成的凉篷下，他们会在编成的垫子上坐靠几小时，甚至好几天。一面把大台子上的茶一壶壶地喝光，一面玩骰子。他们就好象整天无所事事似的。虽说水果摊是开放给病患们的，可是，我那放逐的钱却贬了值，于是，我只好打趣地凝望着那一堆堆脱水的杏子、葡萄干，和新鲜的樱桃，然后便走开了。通过此地，便有着一道

高墙，他们是不让病患走出门外的。乐队演奏丧曲的声音，一天总有两、三次会越过此墙而传入医疗殖民队，因为本市有一百多万的人口，而墓场又正好就在隔邻。直到缓慢的送丧行列走过殖民队为止，他们会听到十分钟左右的音乐声。鼓击出了一种悲伤的节奏，群众却一点儿也没受到影响；鼓声奏得更加迅速，健壮的人在匆忙地走向目的地之前（他们精确地知道在上哪儿去），对眼下的情形只是稍稍一瞥而已。但是，病患们却会全神灌注在丧曲的声音上，或站在那儿聆听，或从病房的窗口探头出来。

我愈是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在解脱病痛，或是确定自己还会活下去，便会看到自己越发显得沮丧，因为，我已对要离开这一切而感到难过了。

白色的身影在医生的运动场上，正往返地打着网球。我终生都想着打网球，可是，始终就没有这机会。那泥黄色而又狂暴的塞拉河，汹涌地在陡峭的河岸下奔流。公园中种满了橡树，树影投射在柔软的日本刺槐上。一个八角形的喷水流，将新鲜而带银色的水滴喷在它的顶上。（草地上的青草多美呀！在集中营里，它会在命令下似敌人般的被铲除掉；在我的放逐地却一点儿也没长过。）只要俯首在草地上，恬然地去闻草儿的味道和经阳光暖过的水蒸气，就已令人乐不可支了。

我并非是单独地躺在草地上，到处都是来自医学院的女郎们，她们正在娇媚地研读那厚厚的教科书；或者在她们实习课后的归途上，哄然开怀地谈着趣事；或者轻快地摆动着她们的运动袋，取道往运动场去。在视线莫辨的傍晚，尤其

引人入胜。穿着绉乱或整齐衣裳的女郎们，在喷水池的四周散步，脚步踏在碎石小道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此际，使我对某种人产生了一股怜悯的刺痛之感；或为与我生当同代的人而发，他们中有的冻死在丹姆杨斯克，有的在奥斯威兹大火中烧成了灰烬，有的在塔西斯卡于受迫害，有的则死在西伯利亚——这些女郎们决不会是我们的。或者我的伤感是对这些女郎而生——我决不能够告诉她们这一切，而她们也决不会知道的。

在碎石和柏油小道上，整天都是川流不息的女人，女人！年轻的医生、护士、实验室助理、挂号员、护士长，以及探望病患的女性亲属。她们穿着柔软整洁的睡衣和光耀夺目的南方服饰，自我身边走过。她们的衣着经常都是半透明的布料制成的。富裕的人在头上撑着时髦的中国洋伞，柄是竹子的——金色的、蓝色的，还有粉红色的。

她们每个人的瞬间一闪而过，都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她在我眼前所过的生活，以及她与我结识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我是个可怜的人儿，我憔悴的形容上挂着一副往日的痕迹——由集中营逼出来的满面凶气。死白色粗硬皮肤，因病和药物毒性而造成的慢性不良影响，这一切结果的总合，使我的脸颊变成了青色。因在经常遭受毒打时防护自己，使我的背已弯曲了。我那条子夹克只能笨拙地穿到背部。而那条子的长裤却又长及足踝。袜子的四角，不但因年久而变成棕色，而且我那肥短的脚趾也露了出来。再加上我所穿的一双集中营的毡靴。而对这副尊容，即便是她们中最令人讨厌的女人，也不会自动走过我跟前的。但是，我却见不到

自己的模样，而我那比她们看得更为透彻的眼睛，则对我内在的自我承认……这个世界。

因此，有一天，在正趋傍晚的时候，我便站在大门边观望着。一股形同平常的人流正穿梭而过；在各处摇曳的洋伞。丝质的衣裳在我眼前闪耀，美丽而佩着绶带的丝裤，还有刺绣的衬衣和便帽。响声随处而起：卖水果的，篱笆后正在喝茶及掷骰子的；在篱笆边，有个容貌丑陋的矮子倚靠在篱笆上，样子就象个叫花子。他不时在喘息中说道："同志们……同志们……？"然而，各色各样而又忙碌的人群却充耳不闻。于是，我走到他跟前，"怎么回事，朋友？"

那人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肚子，比一个孕妇的肚子还要大。那肚子松垂着好似一只布袋，把他那污秽的卡其裤都撑裂了。他那换过鞋底的靴子，既重且又染满尘埃。双肩上压了一件沉甸甸而且是敞开的大外套，油腻腻的衣领，邋遢的双袖，头上戴着一顶陈旧而破烂的便帽，俨然一副吓人的模样。他那水肿的眼睛，满布着一层愁云惨雾。他困难地举起一只手，手指的关节已紧握成一个拳头。我自他的拳头中，抽出一张汗渍而绉乱的纸头，它是由公民巴布洛夫所写的一份申请书，是用钢笔挺别扭地写的一些不甚通畅的文字。在申请书中，他请求被送进医院。那份申请书曾免费邮递过两次，上面还批注过蓝色和红色的文字。蓝色的字是市方卫生当局写的，振振有词地批驳了住院的请求；红色的字则是，饬令医学院的诊所准该病患住进一间长期病房。蓝色的字是昨天写的，红色的字则是今天写的。

"好的！"我大声地对他嚷道，好象把他当成聋子似的。

"你须去第一病房的候诊室。你往前去那儿，看着！经过这些……牌坊……直走过去。"

可是，就在此刻，我却看出，以他所剩的力气，要走到眼前的目标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不仅再也没有问路的能力，或是举步踏上那平坦的柏油路，而且，他几乎也没法抓牢他手中那只陈旧而有三磅重的袋子。于是，我说，"好吧！老兄，我带你去，赶快，把你的袋子交给我。"

他的听觉还很健全，安心地把袋子递给了我，靠在我伸给他的膀臂上。他几乎提不起他的下肢，穿着靴子，东倒西歪地走在柏油路上开始前去。我以手臂搂住他身上的外套，领着他走。那件外套因积染的尘埃而变成了红棕色。他那肿胀的肚子几乎是摇摇欲坠地在向前推进。他不时地发出深沉的叹息声。

形同两个流浪汉一般，我们沿着脚下的大街走着。在我的思潮中，我却想象着是和塔什干最俏的佳人在挽臂过市。我们正慢吞吞地走过那些半身的石膏像，随后我们便折路转道而行。在途中，有一条有靠背的凳子，我的同伴恳求坐下来歇歇，我也开始觉得不适了，因为，我站得稍久了点儿。于是，我们坐了下来；打从这儿，那喷水池依然清晰可见。

于我们还在途中的当儿，他曾告诉我一些事情，而今，还有一点儿没说完，因此，他继续说。他本该去乌拉尔的，他那护照上的签证便是乌拉尔——整个问题的难处就在于此，重病使他只到了近塔克纳——塔沙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我的记忆所知，他们正在那儿开凿一条运河）。在乌格兰琪，他们让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医院曾把他肚里和腿上

的肿水抽出来，可是，反倒使他的病情恶化，于是，他们便解了他的职。

他曾乘火车至恰兹鲁和乌沙维卡两地，可是并没有地方愿意收容治疗他。他们没叫他去乌拉尔——那是他签证的目的地。因为，他既没有乘坐火车的足够体力，也没有余下的钱买车票。而今，在塔什干，他设法蘑菇了两天，要他们收留他。至于他在南方做什么，以及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则没有麻烦地去问他。根据医疗证明的记载，他的病情是很复杂的。由他实际的面容来判断，这次所患的病才是他的致命伤。我曾有机会见过许多病人，因此，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出，他已了无求生的意志了。他的双唇软弱无力，他的话声几乎让人听不见，他的眼神混然无光。

即使那顶便帽，对他也是一项麻烦。他困难地举起手臂，把帽子放在膝盖上。虽然在他头部的四缘还有着一圈蓬乱、结成泥饼、而且呈现金黄的头发，可是，他的头顶却秃了。并非是年纪的关系，而是疾病才使他来到这儿。他那三角形的喉核向前凸出而自由活动的当儿，在他瘦弱得似鸡脖子般的颈子上的外皮，便会重叠着垂挂下来。用什么来支撑他的脑袋呢？我们还未及坐好，那个头便陷落在他的胸前了。他就用那副姿态定坐着，帽子放在膝上，闭上了眼睛。他似乎已忘记了，我们只是坐下来歇一会儿而已。他还须到候诊室去的。

在我们不远的前方，宁静的喷水池正飞舞着银丝般的水线。在另一端，有两位女郎正并肩在走，我发现她们很可爱。我的邻伴则在出声叹息．在胸前来回滚动着脑袋，掀起灰

黄的眼睑，对着我上下左右地打量。"你不会刚好有烟可抽吧，同志？"

"死了这念头吧，老家伙！"我对他嚷道，"纵是不抽烟，我们要举步慢行已是一桩难事了。拿镜子照照你自己吧，还想抽烟！我都在上个月戒掉了，当然那是件难受的事。"

他喝哧喝哧地喘了一阵儿，然后又从他那黄色的眼睑下盯着我，就象是狗在看东西一样："好吧！那么你给我几个卢布好了，同志！"

我迟疑着，不知该不该给他。无论如何，我总还是个政治犯，然而，不管怎样，他是个自由人。我不知在那儿做了多少年的工——他们竟是一文不付。可是，当他们开始付工资的时候，却又从我的工资中扣警卫人员费、营区电灯费、警犬费、行政费和麦片粥等费用。

我从夹克胸前小口袋里，笨拙地掏出了一只用油布做的钱包，并查看着里面的钞票。我在叹息中递给了那个老人一张三卢布的纸币。

"谢谢！"他咕哝着说。他又在困难中继续举起手，把那张纸币塞进他的口袋。随后，那只没事可做的手突然啪的一声又垂落在膝上，接着他的头又陷了下去，下颚埋进了胸部。我们又重新沉默地坐着。

在这期间，有一个妇人打我们跟前走过，然后又来了两个女郎。我觉得她们三个都很楚楚动人。好些年都不曾听过女人的说话声，或是她们那高跟鞋的咔嗒作响声。

"至少，你总算运气，他们给了你一张推荐信，没有它，你准得在这儿穷等一星期，不用说，象你这样的人多着哩！"

他把头自胸前抬了起来，并转脸注视着我，露出一副谅解的眼神。他的声音是颤抖的，而他的话也清楚了些："小伙子！他们收我住院，也是因为我卖命得来的，我是参加过革命的退伍军人，他们该付我养老金才是。"

他的脸颊和嘴唇微微一动——一副引以为荣的笑影——这种表情显现在他那未加修饰过的面容上。"那么，为什么他们不付给你呢？"

"事情总是不如人愿的。"他叹息道，"现在他们不承认了。因为，有些档案烧掉了，另一些却遗失了。而证人又不能一下子聚在一块儿。他们把凯洛夫给杀了……那是我自己的错，我没有把文件收起来……而唯一的一张文件我又把它……"

他的右手——手指的关节都肿胀着，而且肿得彼此挤到一块去了——移至他的口袋，并开始往里伸。不过，就在此时，他那瞬间的兴奋又顿时消逝了。他又垂下了手臂和脑袋，跟先前一样地定坐着。

太阳已落在病房的背后。因此，我们须赶紧到候诊室去（还有一百步远）——依我的经验，要想在诊所中找一个空位，经常是很难的。

我扶着那位老人的肩膀。"醒醒，老兄！看！看到了那边的一扇门吗？你看到了吗？我先去跟那儿的人打个招呼。若是你能的话，就随我身后来，如果不能，就在这里等我。我把你的袋子先带去。"

他点点头，好象他懂了似的。

那候诊室——一个大而粗陋的厅堂的一小部份，是用粗

糙的隔板隔起来的（其后的一个地方有浴室，更衣室，和一间理发室）——整天都挤满了病人，他们在那儿久等到受诊为止。真奇怪！而今却是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敲着那关上的夹板窗口盖子。

盖子被一个很年轻的护士猛力地推开了。她有着一个狮子鼻，嘴唇上擦了一层深紫红色的口红。"你要做什么？"她正坐在桌边，读着似是一本侦探漫画的书。她长了一双凸出而小的眼睛。

我把上面注了两次推荐文的证明递给了她，随后又说道："他几乎不能行动了，待一会儿我会把他带过来。"

"你竟敢带人到这儿来？"她尖声地喊道，甚至一眼也不看那文件，"你难道不晓得制度吗？我们只在早上九点过后才收病患。"

她才是不知道制度的人。我连头带手一块儿尽量伸入那开着的窗口，用手抵住那块三夹板盖，以免她猛力盖上时伤到我。然后，我便弯弯地翘起我的下唇，并象只猩猩似的扭歪着我的脸，以下流的话声嘘声骂道："听着，小姐，我不是那帮专来找你麻烦的人！"

她向后退缩，把椅子往屋里挪得更远一些，并以一种与刚才不同的腔调说道："候诊室不开放，公民！上午九点再来。"

"你读读这张文件罢！"我以低沉而恶毒的声音促逼着她。

她读了。"算了！那有什么关系？制度是一视同仁的。就是明天这儿也没空位，今天早上就没有了。"她在说今天没有空位的时候，显出一副满足的模样，好象那样一说就把我骗

住了。

"可是那人是打外埠坐车来的，你不懂吗？他已无处可以容身了。"我自窗口退出来，不再用在集中营的调调说话时，她的脸又装出了先前那副尖刻的表情："所有的人都来自外埠！让他在镇上找个地方住吧！"

"好吧！你出来看看他的景状好了。"

"愈说愈不成话了！要我出去和病人混在一道？我不是值班的人，你知道吗？"她的狮子鼻傲慢地震颤着。她那尖刻而快速的回答，就好似专为此而上了发条一般。

"那么你坐在这里是干啥的？"我的手猛拍在那三夹板做的柜台上，噗的一声扬起了石灰尘埃。"你不如马上关门打灯算了！"

"没人问你话，讨厌鬼！"她发起火来了，跳起来，跑来跑去，随后又冲到走廊上。"你是什么东西？敢叫我该做些什么！救护车自会把他们送来交给我们！"

如果没有那俗不可耐的紫色嘴唇和紫色的指甲，她会显得很可人的。她那个小鼻子就是一项装饰，那两道眉毛也很善于传情达意。因为天热，白色的外套敞开在他的胸前，一条围巾也因而露了出来，粉红色而且很奇怪，并挂着一颗可姆索莫尔的徽章。

"什么？如果他不能亲自来，那么救护车也会在街上把他装回来。你反倒把他带来了，那是合规定的吗？"

在我打量她的当儿，她也在傲慢地打量着我可笑的身材。我全然忘了我的袜子已跑到靴子外来了。她一面对我嗤之以鼻，一面又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最后仍是语调强硬地说："是

的，病号！那是规定。"然后又回她的隔板后去了。

我听见身后有一股沙沙的响声，回身一看，我的伙伴已经到了这儿。他听见了我们的谈话，而且也知道了目下的情势。他靠在墙上，挣扎着要走向一张凳子，那是专供访客坐的。他正设法挥动他的右手，手里握着一个破烂的皮夹子。"这里……"他精疲力竭地喃喃道，"这里，给她看这个……让她……这里……"

我设法及时去那儿扶住他，把他放在凳子上。虽然，他试着要以他的无名指，从皮夹中把唯有的一张证明掏出来，但是，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从他那儿取出了那张绉乱的纸头，在纸的折线上用胶水糊着，以防断成两半。我将纸头摊开，上面是用打字机打的紫色文字：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吧！

证　明　书

兹证明巴布洛同志，于一九二一年确曾光荣地服务于×省所属之"世界革命"特遣队，该员并亲手砍杀过许多残留的不良分子。

委员……（签名）

我用手捶着胸口，并悄声地问道："什么'特遣队'？属哪一类的？"

"啊哈。"他回答道，微微地睁开眼，"给她看。"

我见过他的手，他那只右手——小小的，暴露着茶色的

血管，肿胀的手指关节，几乎连皮夹里的证明书也取不出来。而且，我还记得骑兵曾如何反手自如地砍杀人。将人杀倒，然后从人的身上跨过去。

真奇怪……手须弯着拿马刀，才能把人的头、颈和一部分肩膀砍下——而那只右手怎么能行呢？而今他连一只皮夹子也握不住。

我走到那三夹板做的窗口盖处，又把它推了进去。

那职员竟然头也不抬，仍在继续看她的漫画书。我在颠倒的位置上，看到了她正在看着的那页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位卓越的战士，手持一把左轮，跃身至一个窗棂处。

我悄悄地把那张绉乱的证明书放在她那本书上，然后便转身回来。我想呕吐，因此，在我走向门口之际，一直按摩着胸口。我须尽快躺下来，还得倒挂着头。

"你把这张纸递过来干啥？拿走，病号！"那女郎透过窗口在我身后嚷道。

那个退伍军人把右手啪的一声垂放在凳子上，那摊开的手指无力地晃来晃去地吊着。他敞开的外套在两边垂挂着，肿胀的肚子变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弓形，搁在大腿上。

他的脑袋，甚至他的双肩，也不知所然地沉入了他的身躯。

[General Information]
□□=□□□□□
□□=
□□=178
SS□=0
□□□□=
Vss□=75527405